



說部叢書

第二集
第八十四編

歷史小說

卷下

法宮秘史後編

上海商務印書館發行

常 識 談 話

孫 毓 修 編

科學之需要、人皆知之、吾人於此種常識獨為缺
乏、編者特創此體、為科學普及之基礎、特色列下、

千里眼

小世界

縮地奇方

飛行使者

空中戰

每種一冊

每冊八分

(一) 取眼前之物、說明其理、由淺入深、人人能解、

(一) 用故事體、貫串聯絡、趣味深長、閱過之後、永不能忘、

(一) 全用白話、無不達之意、附列圖畫、表難顯之情、

(一) 處處揣合兒童之心理、無過高不及之弊、

今已出以上五種、其餘陸續刊行、有志家庭教育者、當無不先睹為快也、兒童教育社會教育者、

歷史
小說

希臘興亡記

定價
二角

是書敘古代希臘國中各小邦興滅及互相吞併爭戰事紀元前二千年起至紀元時希臘為羅馬所滅亡其間或徵諸史傳或採諸訶謠或見諸詩人詠歎者皆有攷據當作希臘古史不當僅作小說觀也

曾志華譯

戊申年三月廿五日印刷
戊申年四月十二日初版發行
中華民國四年九月廿七日再版發行

(法宮祕史後編二冊)

(每部定價大洋壹元貳角)

著 法 國 大 仲 甫
作 譯 述 者 君
發 行 人 上 海 棋 盤 街 中 路 有 鮑 咸 日

印 刷 人 上 海 北 河 南 路 北 首 寶 山 日
印 刷 所 上 海 北 河 南 路 北 首 寶 山 日
總 發 行 所 上 海 棋 盤 街 中 路 有 鮑 咸 日

分 售 處 上 海 棋 盤 街 中 路 有 鮑 咸 日
商 務 印 書 館 分 館 北 京 天 津 保 定 奉 天 龍 江 吉 林 長 春 漢 口 濟 南 開 封 成 都 重 慶 漢 口 西 安 太 原 蘇 州 無 錫 南 京 南 昌 杭 州 嘉 興 紹 興 寧 波 溫 州 廈 門 汕 頭 廣 州 潮 州 桂 林 雲 南 澳 門 香 港



此書有著作權翻印必究



法宮祕史後編卷下

第一百五回 羅連報復

再說奧林斯公爵。看見羅連回來。很高興。問道。你怎樣回來的。他們說你沒得下落。這是真的麼。羅連道。公爺是真的。公爺道。大約是你的怪脾氣。羅連道。倒不是的。我對待公爺。那裏敢這樣無禮。公爺道。你再不要提這箇禮字。你是全不懂的。你爲什麼走開的。羅連道。我因爲公爺這裏。用不着我。公爺道。這是怎麼講。羅連道。公爺身邊。很有能同公爺解悶的人。我敵不過他們。只好走開。公爺道。你說的話。太無禮。你敵誰不過。吉士麼。羅連道。我只好不提名字。公爺道。胡說。我曉得你說的是吉士。羅連道。我並沒說是誰。請公爺也不要追問我。公爺是曉得的。吉士是我的朋友。公爺道。到底是誰。羅連道。我再求公爺不要追問我。羅連原曉得公爺的脾氣。越不告訴他。他是越要問的。公爺道。我還是不滿意。你到底爲什麼事走開。羅連道。也罷。我告訴公爺罷。但是你聽我說的話。不要生氣。我只覺得有人不喜歡我。公爺道。是誰。羅

連道。公爺夫人。公爺道。怎樣的不喜歡。羅連道。很容易解說的。大約因爲公爺待我好。故此公爺夫人。喫醋不願意。公爺道。怎麼樣。喫醋。羅連道。我很留心的。夫人有好幾天沒對我說一句話。公爺道。你幾時看出來的。羅連道。自從夫人喜歡吉士時時見他之後。就不理我。公爺聽了。滿面怒容。說道。你說是夫人時時見他麼。你說話要小心。羅連道。我曉得的。我說出來。你是不高興的。公爺道。我並不是生氣。不過你說得太過火了。夫人怎樣喜歡吉士不喜歡你。羅連鞠躬道。我只好不再說了。公爺道。我要追究到底。你如果因爲這事走開。你一定是很喫醋了。羅連道。有戀愛纔喫醋。公爺現在不是喫醋麼。假使你看見有人留戀在夫人身邊。夫人待他是特別的好。你看見了。難道不生氣麼。交朋友也是一樣。公爺不是當我是箇朋友看待麼。公爺道。是的。但是你剛纔用的字眼。我不許你用。羅連道。什麼字眼。公爺道。你剛纔不是說特別兩箇字。你是什麼意思。羅連道。這是很易解說的。譬如說的話。有一箇丈夫看見他的老婆同一箇人要好。那箇人常常的跟住這箇女人不離。左右的女人坐。

馬車他就騎馬在車旁。伴着兩箇人常常的在一處說私話。那箇人掛的帶子。顏色是同女人戴的花相配。兩箇人常常在一處頑音樂。常常的兩箇人在一處喫晚飯。面對面的做祕密談。這兩箇人談得熱鬧的時候。丈夫來了。登時不響。這箇人向來是不理那箇丈夫的。現在却十分的敷衍他……公爺道。你往下說。羅連道。倘若有一種樣的情形。怪不得爲丈夫的喫醋。不過我並不是說公爺。公爺很有點難爲情。停了一會。說道。你還沒告訴我。你爲什麼走開。你剛纔說是用不着你。你還說新夫人喜歡吉士。不喜歡你。羅連道。我沒這樣說。公爺道。你說的。羅連道。即使是我說了。我並無惡意。公爺道。你大約是看見點情形。羅連道。公爺這樣問我。倒叫我左右爲難。公爺道。你只管把實在情形告訴我。羅連道。我向來是說實話的。不過我聽別人說的話。不便再說。公爺道。原來有人對你說的。那人是誰。羅連道。做出不高興的樣子。說道。你爲什麼用審訊犯人的法子。對待我。凡是箇君子。都不該聽旁人的閒話。公爺不要聽謠言。公爺生氣道。怪不得你走開了。羅連道。外人說吉士太留戀夫人。是

有的。但是。都不甚要緊。同公爺不相干。公爺不必理會罷。公爺道。夫人的名字。同吉士纏在一塊。還說同我不相干。羅連道。吉士留戀夫人。是光明正大的。我剛纔對你說的話。當着他們兩位的面。我也可以說的。我只怕人家說我喫吉士的醋。其實不對。爲的公爺向來待我很好。我不願意傷了交情。夫人特別的同你身邊一箇人要好。那箇人的相貌。原生得俊俏。確能動人。夫人的勢力。是很大的。難保公爺不爲夫人所動。將來公爺就要把身邊的朋友。待得冷淡了。你雖然待我好。難保不久也要丟開我。我那時自然是要難過的。夫人待我不好。已經穀受的了。倘若公爺也丟開去。我怎麼樣好呢。我很羨慕吉士的運氣好。我只好走開。讓他難道。你還怪我麼。公爺聽了。兩手托腮。想了好一會。後來擡頭說道。來罷。你開誠布公的對我說。羅連道。我向來是開誠布公的。公爺道。很好。你還記得巴金汗在這裏的時候。我們所看見的情形麼。羅連道。公爺。我望你不要說。夫人放蕩。倘若你要說這樣的話。我不能聽的。你說的。難道你當真疑心新夫人麼。公爺道。不是的。我並不這樣說。但是我覺得……

……羅連道。巴金汗是箇馱子。公爺道。不是你勸我防這箇馱子的麼。羅連道。不是我。是吉士勸你的。公爺不要弄錯了。公爺道。是的。但是你也對我說過。喫醋的原是吉士。羅連道。無疑的了。却也難怪。最可寶貴的。利益如何不爭。公爺道。這是怎麼講。羅連道。我不過說是他不肯丟了公爺府裏的好差使。公爺道。我從前說巴金汗的行爲很不堪。現在吉士的行爲。也要叫人說閒話。羅連道。並沒人評論吉士的行爲。請你還是讓我走開。你不要引我說出話來。令你疑心到夫人。夫人聽了。是不饒我的。公爺道。譬如你做我的話。你怎樣辦。羅連道。我只好隨他們不再提這件事。公爺道。讓我自己想想。羅連道。是的。凡事不要鹵莽。我剛纔對你那樣說。原是不想丟了你的交情。你既然安慰我。叫我不必害怕。我現在很滿意了。我原無他意。公爺聳聳肩。其意若曰。你沒得意。我却有許多主意。到了這箇時候。正要開飯。公爺打發人去告訴夫人。那箇人回來說道。夫人不出來。在自己房裏喫。公爺道。這不是我的錯。他們今早非常之快樂。是我喫醋。把他們打散了。故此夫人生氣。羅連歎口氣道。我們

只好自己喫爲什麼。吉士不來。公爺道：吉士的脾氣是好的，他不會久生氣的。羅連忽然想出一箇好主意，說道：我想起來了。我去找吉士來。公爺道：很好。羅連道：公爺有點詫異的意思。公爺道：你自己也曉得的。你向來不是這樣好說話的。羅連道：不管怎樣，請你略等一等。我去找他。公爺道：很好。你去罷。我趁這箇時候去試試我的新衣服。於是羅連走了。分付家人各處去找吉士，却把一箇心腹家人喊到房裏，說道：你去打聽吉士是否在公爺夫人房裏。你辦得來麼。家人道：容易得很。我只要問梅力康。我看吉士此時不在宮裏，因爲他的家人都走了。羅連道：你只管去打聽。回來告訴我。家人出去。過了十分鐘，回來對主人使眼色。把羅連領到樓下一間房子。羅連問道：你鬼鬼崇崇的做什麼。家人道：你看。羅連道：看那裏。家人道：看花園栗樹下。羅連道：我只看見滿尼甘。他在那裏等誰。家人道：一會就看見了。你看。羅連道：我只看見幾箇樂工。後頭跟的是吉士。他在這裏幹什麼。家人道：他等樂工開門進去。就是女伴們的房子。再過去就是公爺夫人的房子。吉士陪夫人喫飯。樂工們奏樂。

羅連道。誰告訴你的。家人道。梅力康告訴我的。羅連道。他是你的朋友麼。家人道。他是很佩服公爺的。要在公爺手下當差。羅連道。我把他薦給公爺。隨即拿出一百畢士度給家人。說道。這是賞你的。家人道。多謝主人。你看小門開了。有箇年輕女人請樂工進去。羅連道。這是孟小姐。家人道。不要說得太響。恐怕梅力康聽見。梅力康很戀愛孟小姐。羅連道。你要記得。我算是沒看見什麼。家人說道。我算是並沒得錢。隨即把那一百畢士度放在袋裏。羅連曉得吉士的確到了夫人房裏。纔走回去。看見公爺穿了新衣服。果然好看。公爺自己樂的了不得。羅連又極力恭維他。說道。王上拿太陽當自己的徽章。我看只有公爺一箇人比得上太陽。公爺聽了很高興。問道。吉士在那裏。羅連道。他走得無影無蹤。大約他因爲你生氣。走了。他不在自己房裏。公爺道。大約是跑回鄉下了。可憐見的。我們打發人去請他來。我們喫飯罷。羅連道。我有箇意主。公爺道。什麼主意。羅連道。你說夫人同你生氣。不爲無因。你該先下氣纔是。你爲什麼不去陪夫人喫飯。公爺道。這却使不得。這樣一來。豈不是乾綱不振。

了嗎。羅連道。不然。你若是先下氣。更顯得你的脾氣好。度量大。夫人一箇人喫飯。是怪寂寞的。也許現時在那裏哭。也難說。做丈夫的。不該叫老婆哭。我們去安慰他罷。公爺道。我已經分付在這裏開飯了。羅連道。我陪你喫飯。你也是很沒趣的。我想起來。夫人一箇人在房裏獨坐。心裏很難過。我曉得的。你雖然裝出無情的樣子。你不久就要起首長嗟短歎的了。我們去罷。出其不意。探望夫人一趨。今早的事。原是你不是。公爺道。也許是的。羅連道。無疑的了。公爺道。羅連。你出的主意不好。羅連道。不然。你不久就要曉得。我的主意並不錯。你打扮起來。實在好看。夫人見了。不曉得幾多喜歡你。我們走罷。公爺道。也好。我們就去。公爺先行。羅連落後。低聲告訴心腹家人道。你先去把守小門。不許放一箇人出來。於是跟着公爺走到了前廳。家人要進去通報。被羅連攔住。

第一百六回 奧林斯恨吉士

再說。公爺夫人喫飯的時候。聽見奏音樂。就站起來。離了飯桌。同吉士兩箇人跳舞。

吉士是樂不可支。伸手屈膝。眼睛半閉。在那裏跳舞。夫人的神氣。同吉士一樣。常常的斜了眼看吉士。又對他微笑。孟小姐做旁觀。拉小姐坐在一隅。想心思。夫人同吉士兩箇人跳舞得落花流水。兩箇人此時是彷彿已經到了極樂世界。公爺忽然闖進去。看見兩箇人跳舞。那時心裏的情形。同臉上的神氣。實在非筆墨所能形容。那兩箇跳舞的人。看見公爺進來。立刻停住了。一言不發。羅連靠住門。站在那裏偷笑。公爺聲音抖抖的說道。我看見你們如此快樂。我心裏很高興。吉士。我向來不曉得。你如此喜歡跳舞。回頭對夫人說道。夫人。你往後有跳舞的局面。我求你務必請我。我覺得無人理我。很寂寞的。吉士定一定神。走過來說道。公爺曉得。我是很願意替公爺出力的。公爺要我死。我是肯死的。今天只請我跳舞。我只好跳舞。公爺道。這是應該的。對夫人說道。夫人。你爲什麼把陪伴我的人弄來。你倘若要自己開心。你有女伴。倘若我要自己開心。我有我的人。夫人聽了。自然有點不安。滿臉通紅。答道。我從前不曉得。我到了法國宮闈來。是要拿土耳其對待女人的法子待我的。我也不

曉得是不許我同男人周旋的。你只要分付下來。我是能遵守的。你若是要在我的窗子加鐵條。也可以的。吉士同孟小姐聽了。微笑。公爺聽了。却大生其氣。說道。也罷。原來我在我自己家裏。你是這樣待我的麼。羅連裝出要作和事老的神氣。說道。爵爺。爵爺。公爺拉了羅連的手。說道。我們走罷。到了自己房裏。公爺是怒不可支。羅連兩手交胸。一言不發。公爺問道。你看這件事情怎麼樣。羅連道。我看這件事體。關係很大。公爺道。我見直的是受不來。羅連道。原是不幸得很。我們原以為巴金汗走了。從此可以太平。誰曉得還有今日。公爺道。這一趟的事更不好。羅連道。我却不一樣說。公爺道。巴金汗是不敢這樣明目張膽的。裝病在自己房裏。偷偷的跳舞。真是豈有此理。羅連道。並不是這箇樣。公爺道。是的。我不再受這種氣。羅連道。恐怕許多人說閒話。公爺道。他們一點都不顧我。我還怕什麼閒話。你在這裏暫等。等我回來。公爺跑出去。問內侍。母后從教堂曾否回來。且說。太后因為國內的百姓。同王上的感情很好。賦稅興旺。小兒子又娶了老婆。自己心裏倒很高興。忽然腓立走進來。先

關了門。喊道。我特爲來告訴母親。現在那種情形。我實在受不來。太后看看他。很疼愛的。說道。你說的是什麼事。公爺道。我說的是夫人。太后道。又說你的老婆。大約那箇瘋子巴金汗。寫了一封告別的信給夫人。公爺道。你以爲我還是爲巴金汗煩心麼。太后道。你從前是很爲巴金汗煩心。公爺道。並不是爲他。夫人找了巴金汗的替身了。太后道。腓立。你說話要小心。公爺道。夫人又叫我生氣。太后道。現在這一趟又是誰。公爺道。母親總看見。吉士常在夫人身邊。太后聽了。拍掌大笑。說道。大約是你胡思亂想。不然。你是有了病了。公爺道。不管什麼。我是不能再受的了。太后道。看你這種情形。不能同你講理的。勸你不要喫醋。也是枉然。你又是說你的一番道理。公爺停了一會。說道。我把情形告訴你。你自然就相信。太后道。你所說的話。是難令人相信的。因爲喫醋人的眼睛看事體。是不同的。公爺道。既然這樣。我何必再說。不如走罷。太后道。腓立。我不過勸你不要無理取鬧。你不要把老婆看是箇沒道理無恥的人。公爺道。我把情形告訴母親。今早十點鐘。夫人招了一班人。在房裏奏樂。太后

道。這是無礙的。公爺道。吉士同夫人在一處說私話。我還要告訴母親。吉士是永遠不離夫人左右。有一箇禮拜了。太后道。他們若是有什麼要緊的事。是不會這樣明目張膽的。公爺道。我曉得。你一定是這樣說。請你再聽。今早我出其不意的闖進去。我對他們說了。我很不以他們的舉動爲然。太后道。我看你是說得太過了。少年女人。是不肯受的。你太嚴厲了。反不好。公爺道。我還沒說完。母親剛纔說。是說得太過了。又說他們明目張膽是無礙的。太后道。我是這樣說。公爺道。我原以爲早上的話。說得太重了。吉士生氣。躲在自己房裏不出來。我因爲他不出來。我去探望夫人。誰知他們兩箇人。又弄音樂。又跳舞。全不給我曉得。你聽了。又是不相信的。太后繡眉說道。他們很歡氣。你老婆說什麼。公爺道。沒說什麼。太后道。吉士說什麼。公爺道。也沒說什麼。嘴裏不曉得唧咕些什麼。太后道。腓立。你看怎麼樣呢。公爺道。我看巴金汗還是冤枉的。真的罪人是吉士。太后聳肩道。你打算怎麼樣呢。公爺道。我先把吉士關走了。把這件事對王上說。除非……太后道。除非什麼。公爺道。除非你替我辦

了。我自然不動手。母親向來最能辦這種事。太后道。腓立。我不來。公爺道。爲什麼。太后道。腓立。你聽着。我不能常常干預你們的家事。假使我干預太過。少年人是不聽我勸的了。況且吉士並無過犯的憑據。公爺道。我很討厭他。太后道。那是有的。公爺道。我自自辦法。太后有點不安。問道。你打算怎麼樣辦法。公爺道。倘若我再碰見他在夫人房裏。我把他摔在大浴桶裏。把他淹死了。腓立以爲這樣說。他母親聽了。一定害怕。誰知不然。太后只說道。這箇辦法。只好請你照辦罷。腓立聽了。大生氣。說道。我的事沒得一箇人管。連我自己的母親也不來管。太后道。母親比你明白。不肯亂做。勸你。你不聽。只好不管。公爺道。我立刻去找王上。太后道。我也是這樣想。我看王上快要到我這裏來。你何妨等他來。告訴他。話纔說完。腓立聽見前廳有脚步響。認得是王上。腓立有點害怕。另外開了一扇門。溜了。留下他母親對王上說。太后不覺得好笑。王上走進來的時候。還沒笑完。王上進來。先同母親請安。隨後說到芳田浦大宴會的事。看見太后微笑。心裏很高興。問母親笑什麼。太后拉住王上的手。說道。

我自己是箇西班牙人。我覺得很名貴的。王上問道。這是怎麼講。太后道。西班牙女人。比英國女人好。王上道。請母親解說。太后道。你從娶親到如今。沒得不喜歡王后的意思。王上道。自然。太后道。你過了娶親的日子許久了。你的兄弟娶親不過半箇月。倒跑來兩趟。同我說新娘子不好。王上道。不是兩趟都爲的是巴金汗麼。太后道。第二趟是說吉士。王上道。新娘子是箇風流跌蕩的。太后道。那是有的。王上大笑。說道。我也有點替兄弟發愁。太后道。你看新娘子沒得什麼大毛病。王上道。我看沒得什麼。新娘子並不是沒良心的人。太后道。是的。但是你的兄弟。看新娘子的舉動。很生氣。還要把吉士淹死。王上道。這未免太過了。太后道。並不是說笑話。他很認真的。生氣的了不得。我們總要想法子。王上道。母親的意思。是要救吉士。不讓他淹死。太后道。假使你的兄弟曉得你取笑他。他是要同你作對的。如同當日你的伯叔同你父親作對一樣。王上道。那是不能的。我們兄弟是很親愛的。萬不會相反對的。但是他的意思。要我怎樣辦。太后道。他要你設法。叫新娘子不要同人調情。叫吉士不要

太親近新娘子。王上道。不過怎樣麼。大約我的兄弟。以爲教管不安分的老婆。是王上該做的事。太后道。你打算怎麼樣。王上道。吉士是箇明白人。只要一句話就彀。太后道。你打算怎樣對待這位英國公主。王上道。這却很有點爲難。我只好安安靜靜的坐下。先把一番規勸的話。寫好了。慢慢的對他講。彷彿要同教堂裏教士講經一樣。太后道。你那裏有這箇閒工夫呢。王上道。我立刻就去想法。我們今晚演習跳舞。太后道。難道你當着跳舞的時候。教訓你的弟婦麼。王上道。是的。太后道。你拿話去勸他麼。王上道。我要勸到他聽。不然。我就要下辣手。太后道。很好。不過你不要提我的名字。不然。他要恨我的。我們婆媳之間。不要失和。王上道。母親請放心。我是王上。我擔責任。我看還是不如我到他房裏勸他的好。太后道。你去原是很好。不過是小題大做了。王上道。要去教訓人。還是莊重的好。跳舞的時候。被音樂攪擾。倒是不好。況且我恐怕小兄弟性急。鬧出什麼亂子來。我還是趕快去罷。你看公主在房裏麼。太后道。我看此時他在房裏。王上道。公爺不高興的是那幾件事。太后道。他嫌音樂

太多。跳舞的時候也太多。吉士太過留戀公主。他們兩箇人又常常的說私話。王上道。這些事有憑據麼。太后道。那裏有什麼憑據。王上道。我就去見公爺夫人。說完跑到鏡子跟前。照照鏡子。照完了。十分得意。王上道。大約他們新夫婦見面。彼此都是很冷淡的。太后道。我恐怕他們兩箇很水火。王上道。讓我看就曉得了。暫別了。太后道。我盼望你這箇和事老。和解得下來。王上道。我自己親身去。不用大使。大約總還可以得手。說完大笑。對太后鞠躬。走出房門。

第一百七回 和事老

再說。公爺同夫人吵鬧的事。衆人都知道了。現在王上忽然要自己去見公爺夫人。衆人都以為是事體不妙。吉士自己也不敢露面。吉士的好朋友。也都躲起來。王上在公爺夫人門外走過的時候。那些女伴站立兩旁。王上看一看。對他們還了禮。這班小姐們。見王上看他們。飛紅了臉。內中只有一箇頭髮很長的。見了王上。登時臉上變了色。很有情不自禁的神氣。這一位就是拉維力小姐。王上向前走。又回頭再

看。那班小姐又低了頭。只有拉小姐不動。王上走進去。看見弟婦靠在榻上。公爺夫人站起來見禮。嘴裏還說多謝王上來探望的話。隨即又坐在榻上。彷彿是軟弱無力的。其實他那時臉上的顏色。鮮艷可愛。眼光四射的。不過微帶淚痕。王上細看顯理阿公主是很有不安之意。房裏也有點亂。王上做出很高興的問道。我特爲來問你。幾時演習跳舞。公主搖頭說道。我今天很不舒服。我若是不出來演習。請陛下饒了我。王上道。這却不好。爲什麼不傳醫生來。公主道。他們治不了我的病。王上道。我聽了很着急。公主道。我要求陛下准我告假回英國。王上道。回英國麼。你當真有這箇意思麼。公主道。我原也捨不得離開。不過我說的是真話。我老實說。我在這裏。很不快樂。想回英國。王上喊道。當真的麼。公主道。陛下是曉得的。我年紀雖小。受的折磨可多了。王上聽了。着急起來。公主說道。我從前常以爲上帝要降罰於我們。故此叫我父親不得其死。叫我受許多困難。那箇時候。我是很不快樂的。還帶累我的母親不快樂。我那時候就打好了主意。將來有一天可以自由。我甯可做了乞丐。也不

再受人家折磨了。我現在算是轉了運。恢復我從前所失的位分。又回到宮裏去。我嫁給你們法國王室。我以為嫁給一箇可以戀愛我的人。不然。也要以友誼相待我。誰知我嫁了一箇極苛刻的丈夫。要當我是箇奴才。我不是當奴才的。這些事體。我是不告訴我的父親。但是你是我最尊重。最戀愛的。……王上聽公主說來是娓娓可聽的。聽得很入神。聽到這裏。不禁一跳。公主道。你現在來探望我。你一定都曉得我們夫婦的事情了。大約你還可以明白我的意思。假使你不來的話。我也要去。找你的。我現在不過求陛下准我的假。我知道你是箇誠實人。顧名譽的人。恕我的罪。保護我。不令我再受羞辱。王上道。我的弟婦。你想透了麼。你這一舉。是很有關係的。公主道。我不必想了。人家攻打我的時候。我曉得的。我要自保。還有什麼話好說呢。王上道。他們怎樣待你的。請你告訴我。這位公主原是很有手段的。現在先發制人。路易第十四。願要來問罪的。却不知不覺的。讓公主做了原告。王上反去問他。他們怎樣的不是。公主道。他們怎樣待我麼。你自己是箇女人。纔得明白的。說來話長。

總而言之。他們叫我很不快樂。說完。兩手蓋臉。在那裏哭。王上抓住公主的手。公主讓他抓。王上說道。我求你不必動氣。公主道。第一件。是我哥哥的好朋友巴金汗公爵。讓你們闕走了。他向來待我是很好的。他又是箇英國人。曉得我的脾氣。原是我的老朋友。常常陪我在湖上頑樂。王上道。你要曉得。巴金汗很戀愛你。公主道。這都不過是藉口的話。況且他戀愛我。有什麼相干。難道會鬧出什麼亂子。說完。微笑。王上見了。很動情。王上道。你雖是這樣說。我的兄弟看見就喫醋。公主道。也許有的。不過你們何必把巴金汗闕走了。王上道。並沒把他闕走。公主道。你說不是闕。就是驅逐。堂堂的一位歐洲第一人。被你們法國宮廷。當他是箇罪人。驅逐出境。他犯了什麼罪呢。不過偶然送我點鮮花。你們法國。向來是最講究尊敬女人的。做出這種事來。豈不可惜。陛下。我現在所說的話。恐怕有點說到你自己身上。你却不要見怪。王上道。並不。原不是我要巴金汗走。我很喜歡他的。公主道。原來不是你的意思。我聽了很喜歡。停了一兩分鐘。公主又說道。巴金汗是走了。我現在纔曉得是因爲什麼。

緣故。是誰之過。我當初以爲他走了之後。我可以過箇太平安樂日子。誰知不然。公爺又找出什麼錯來。王上聽了。心裏也覺得好笑。說道。這是自然的。誰叫你長得這樣豔麗。愛你的人。自然是多的。公主道。看來我不如一箇人過日子。他們的意思也是這樣。我還是回倫敦的好。我娘家的人。曉得我的脾氣。曉得對付我。我到了倫敦。我的朋友。是隨便都可以來探望我的。沒得人多方攔阻。我在這裏。公爺的疑心太多。這真是豈有此理。他待我如此苛刻。我是不能敬重他的。王上道。算了罷。我的兄弟不好。也不過因爲戀愛你。公主大笑道。公爺戀愛我麼。他自己太過戀愛自己。不會戀愛女人的。他喫醋喫得最不好。他只管喫醋。却並不戀愛我。王上同公主。此時談得津津有味。說道。你認了罷。吉士却是很戀愛你的。公主道。我全不曉得。王上道。男子的情形。是最容易流露的。他是否戀愛你。你總看得出來。公主道。吉士却從來沒流露過。王上道。我曉得了。你護吉士。要護到底。公主道。陛下。如果你也疑心我。我更難受了。王上趕快說道。不是的。我並不疑心你。你又要哭了。我勸你不要生氣。公

主那時果然流下淚來。王上抓住弟婦的手。顯理阿的淚眼。很悽慘的。看着王上。王上此時很感動。幾乎支持不住。很溫柔的問道。你當真不喜歡吉士麼。顯理阿道。我自然不喜歡他。王上道。我可以告訴我的兄弟。說是他疑心疑得沒道理。顯理阿道。你說他也是不相信的。他不但好喫醋。他這箇人。本來就多疑。又好聽閒話。王上道。說到你。他更疑心。顯理阿低頭。王上也低頭。却還是不放手。停了一回。兩箇人不說話。顯理阿覺得這場官司。自己打贏了。慢慢把自己的手縮回去。王上道。我的兄弟。說你喜歡同別人在一處。不喜歡同他在一處。顯理阿道。公爺終天同羅連談不相干的話。不談的時候。自己照鏡。王上道。你說得太過了。我的兄弟何至如此。公主道。我說的是實話。你留心看就曉得了。王上道。也罷。我去留心看是不是的。但是我該對兄弟怎樣說。叫他放心呢。公主道。你只要告訴他。我要回國。王上以爲公主後來改變了主意。現在聽他還是這樣的口氣。着急了。問道。你一定要回國麼。公主道。陛下。我在這裏。永遠不得快樂的。公爺恨極了吉士。一定要把他鬩走了。路易微笑說。

道。闕走了吉士。有什麼要緊。公主道。我却覺得難爲情。王上道。他走了。你難過麼。公主道。自然。他同我很好的。很能替我解悶。王上道。假使公爺聽見你這句話。他又不要曉得要說什麼了。我不曉得怎麼樣。才能替你們和解。我只好罷手的了。公主道。只要有人同我親近。你是萬不能。穀叫公爺不喫醋的。我說這句話。却並不是指吉士。王上道。你又提吉士了。我老實說。我也起首有點不喜歡吉士了。公主道。陛下不要跟着公爺走。陛下是箇王上。是該獨立的。王上道。你的話很動聽。怪不得男人們都被你吸過來。你只管頑耍他們。他們還是要來的。公主道。陛下也幫着別人說我的不是。我更傷心。王上道。我並不說你不是。上帝可表。公主道。既然這樣。只好隨我喜歡什麼做什麼。王上道。你喜歡什麼。公主道。回英國去。王上道。我是不能准的。公主道。我豈不成了一箇監犯了麼。王上道。是的。公主道。我怎樣好呢。王上道。你聽着。你同他們親熱。你的丈夫是不高興的。你以後就不必同他們親熱。你却也不能自己。關在房裏。我勸你到我們那邊住。我們彼此都可以快樂。我原曉得吉士是很聰明。

的。我恐怕不如他公主道。陛下太謙了。王上道。我說的是實話。一箇人只管當了王上。却不能一定能動人的。公主道。陛下說的都是不由衷之言。王上道。我要你應許我一件事。公主道。什麼事。王上道。你該應同我們在一處的時候。却不許自己一箇人關在房裏。我們何妨。兩箇人連盟同拒一箇仇敵。公主道。同陛下連盟麼。王上道。爲什麼不能呢。你現在要算你自己是列強之一。公主道。我不曉得拉了你做同盟。你靠得住靠不住。王上道。你可以看。公主道。我們連盟。幾時起算。王上道。從今天起算。公主道。我寫條款。王上道。很好。公主道。你肯簽字麼。王上道。我閉着眼。都肯簽字。公主道。很好。我是很滿意的。你原是宮闈的獨立的一顆明星。沒得你宮闈是不會發光華的。王上道。夫人。夫人。你曉得。你是我們宮闈裏的明星。所有光華。全是你放的。公主道。陛下。你現在要恭維同盟麼。說到這裏。伸手指。王上說道。你却。不許騙同盟的。王上道。你以爲我肯騙你的麼。公主道。我不放心。王上道。你爲什麼不放心。公主道。爲一件事。王上道。是那一件。只要有一件事。你不喜歡的。我心裏也是難過的。

公主道。你原可以自改的。王上道。是件什麼事。公主道。我說的是從前的事。王上心裏是很明白的。裝糊塗。說道。我不懂。公主拿了王上的手。說道。我當小女孩子的時候。有一趟不幸。令你不高興。我現在却要追問你。既然不喜歡我爲什麼要我做弟婦。王上問道。你令我不高興麼。是那一件事。公主道。你是記得的。王上道。我的確……公主道。我却沒忘記。王上道。不管怎的。我們連盟是從今天起。我們都不許提舊事。我要講求現在的快樂。我的意思可以給你。看王上於是把顯理阿領到大鏡之前。顯理阿照見自己。臉上通紅。說道。這不算什麼。我如何能相信你。這箇同盟是始終不背約的。王上這箇時候把持不住了。說道。難道你要我對天發誓。你才相信我麼。顯理阿道。你如果肯發誓。我倒覺得可以放心。於是路易第十四果然跪下。顯理阿微笑。把自己的兩隻手放在路易兩隻手內。路易低頭親手兩箇人。好一會不說話。後來顯理阿把兩手收回去。在路易臉上輕輕的摸了一下。路易隨即起來走了。那班宮裏的人。看見王上臉上的顏色發紅。很不安靜。以爲是王上同弟婦大吵了。

一場。惟有羅連那箇人。是最乖覺的。曉得不是的。說道。王上生氣的時候。臉色是發白的。不是發紅的。

第一百八回 吉士被逐

再說。路易第十四。從弟婦房裏走出來之後。神色極其不安靜。從前他原是很不喜歡顯理阿公主的。現在不知不覺的。入了迷。況且他是年輕。動起愛情來。是攔不住的。顯理阿公主是最喜歡使手段去迷人的。已經迷了巴金汗同吉士兩箇人。弄到他們失魂落魄。心裏還不厭足。現在引動了王上。覺得新鮮有趣。心裏很高興。且說路易出來。就去找他的兄弟。對他說了許多好話。表出顯理阿很戀愛他的話。還說顯理阿向來是臉皮很薄。火氣很猛的。腓立聽了。很不高興。說是既然臉皮薄。就不該做被人批評的事。王上聽了。有點着急。答道。好在顯理阿所處的地位。是出乎批評之外的。腓立道。他只管出乎衆人批評之外。却逃不了我的批評。王上道。我就不曉得。這位新夫人有什麼不是。年紀輕的人。好行己意。那是有的。不過存心是很好。

的。英國人的脾氣。我們法國人是不大懂得的。英國女人。很能自信。故此很享自由之福。腓立道。我說我的老婆不對。陛下說他無罪。他自然就是無罪。我還說什麼。王上道。不論我說了什麼。做了什麼。我都是爲你的好。我聽說你們夫妻反目。我就盡力的解勸。凡是你的事。我總該留心。你既然沒得什麼大不高興。我心裏也舒服了。腓立道。你既然說我的老婆無過。我不能不遵你的判斷。不過我要問你。你看這場熱鬧。是誰之過。路易道。你同我說了。我倒喜歡。我自然要查考的。腓立聽他說到這裏。再沒得別的話好說。就走開了。路易隨即去見太后。太后起初聽路易所說的話。覺得他把事體看得太輕了。誰知路易現在同從前不同了。做了快有一年的王上。有了些閱歷。很得了點奸詐的手段。很留心聽太后說。略略覺得太后以爲王上自己也被顯理阿迷住了。心裏一想。如果太后也幫自己的忙。那是很有力量的。如果反對。是很可怕的。立即打定主意。改變了方略。跟着太后的意思。很說公主的不是。很替兄弟抱不平。太后說吉士的不是。王上也隨着說是他不是。很露出同太后表

同情的樣子。一直等到太后都說完了。才走。到了晚上。宮裏的男男女女都聚會在一處。演習跳舞。當下吉士見了幾位客。到三點鐘的時候。羅連來見。對吉士說。滿天黑雲。被一陣風吹散了。王弟的火氣已經下去了。不等幾天。公爵夫人又重新得意。那時同夫人要好的人。還可以照常的去探望。吉士有點不相信。說道。顯理阿公主這箇人。不是好惹的。羅連道。怎樣講。吉士道。你是曉得的。公爺是不喜歡在女人隊裏的。故此公主就想出許多法子。來引動公爺。要公爺喫醋。動他的愛情。不管什麼人。走到公主眼前。公主都是同他要好的。羅連大笑道。你所說這番道理。太覺深奧了。我却不理會。吉士道。却是真道理。原來這兩箇人。彼此相待。說的都不是實話。吉士嘴裏只管這樣說。心裏是很不舒服。惟恐公主聽見生氣。羅連更是箇壞種。要慢慢的不知不覺引吉士到極危險之地。吉士就問羅連。公爺爲什麼那樣生氣。看見公主喫飯的事體。怎樣收場。羅連道。提起這件事。誰不好笑。公爺自己還笑箇不了。吉士道。我聽說。王上自己去見公主的。羅連道。是的。衆人雖然好笑。公主却不笑。故

此王上親身去安慰他。以後就沒事了。吉士道。今晚還演習跳舞麼。羅連道。自然。說到這裏。洛奧爾走過來。臉上很有憂愁之色。羅連是向來同他不對的。看見他來了。就要走開。吉士問道。你看我。應該怎麼樣。羅連道。我看你只管放心。不必煩惱。洛奧爾插嘴道。我却不然。吉士道。你勸我怎樣呢。洛奧爾道。我勸你立刻騎上馬。到你鄉下的地方歇歇。你到了之後。就按着羅連勸你的話做。只管放心。不要煩惱。羅連問道。吉士爲什麼一定要走開。洛奧爾道。你是曉得的。誰人不談論吉士同公爺相爭。吉士聽了。臉上登時變了死白色。羅連道。那裏的話。一定是你聽錯了。洛奧爾道。沒有的話。我打聽得很的確的。我是吉士的好朋友。我勸他走開了。吉士看看兩箇人。沒了主意。羅連道。吉士。你是曉得的。公爺同你鬧。並不是十分利害的。洛奧爾又並不是在場親眼看見的。洛奧爾道。鬧事情形的輕重。是不相干的。最要緊是鬧過之後的結果。我曉得的。公爺說的話。是很可怕的。公爺夫人只是哭。吉士道。公爺夫人哭了麼。羅連大笑道。我却沒聽見。大約你的消息。比我的真。洛奧爾道。因爲這樣。故

此我力勸吉士離開巴黎。羅連道。我却不是這樣想。我看他離開巴黎。也是無用。洛奧爾道。我看是最要緊的。羅連道。爲什麼要他離開宮廷呢。洛奧爾道。因爲王上要辦這件事。羅連道。這也不相干。王上是很喜歡吉士的。況且吉士忽然走開了。豈不是自己招認了有罪麼。洛奧爾道。不然。也可以當做是自己被人冤枉。生氣走開。我們可以對衆人說。是勸他不住。只好讓他走。吉士。請你打定主意。離開巴黎罷。羅連道。吉士。我勸你不要走開。你既無罪。爲什麼要躲避。洛奧爾道。你有你的意思。據我看來。吉士還是走開的好。原不必走開太久。等到再來的時候。自然衆人都歡迎他。現在他若不走開。恐怕王上先不高興。羅連微笑。想道。我原要王上不高興他。却被你說破我的意思。吉士原捨不得離開巴黎。又恐怕人家說他懦弱不勇。說道。洛奧爾。我不想走開。洛奧爾道。我很不願意聽你說這句話。你不走開。一定要後悔的。吉士道。你可曉得。今晚演習跳舞麼。洛奧爾道。演習的。吉士道。既然演習。可見王上並不把事體看得甚要緊。洛奧爾搖頭道。我的意思已經告訴你。我沒得再說的了。羅

連道。子爵。我是終日在公爺身邊。爲什麼你的消息。比我的還確。你是從那裏聽來的。洛奧爾道。你是公爺身邊的人。消息靈通。是不錯的。你既然說你的見解是對的。那就是了。我沒得說的。說完。就坐在一把交椅上。吉士分付家人來穿衣裳。羅連看見這箇情形。正要告辭。後來一想。恐怕走開之後。洛奧爾又重新勸吉士走開。於是說道。今天晚上。公爺夫人打扮起來。不曉得要迷多少人。我聽說公爺夫人今晚要扮一箇仙女。吉士道。我曉得。羅連道。洛奧爾。你可曉得。王上今晚扮一箇春神。吉士道。今晚一定是很華麗很熱鬧的。早已說好。我今晚扮一箇男仙。要同公爺夫人跳舞。倘若我今晚不出現。恐怕要敗興而散。我不先去請准王上。是不能走開的。羅連道。我今晚不過是人羣中之一。我的兩隻腳。生得不好。不會跳舞。衆位。我先告辭了。吉士。你却不要忘了。拿那籃子花果。今晚獻給仙女。吉士很高興說道。請你放心。我不會忘記的。羅連出門的時候。自言自語道。我可以保他萬不會走開的了。羅連走過之後。洛奧爾並不再勸吉士走開。曉得是勸不來的。只好對吉士說道。我不能不

先警告你你這樣做法終遇大險我深知你爲人你向來是過火的你所戀愛的那箇女人也是過火的你試想想看萬一有一天那箇女人當真的戀愛你……吉士道。那是萬不會有的。洛奧爾道。你爲什麼說萬不會有呢。吉士道。因爲當真有了這一天。我們兩箇人都不得了。洛奧爾道。你既然是這樣想。讓我對你說。我起初以爲你不過是鹵莽。我現在看你。簡直是瘋了。你老實對我說。你不是要設法叫那箇女人犧牲了自己。失身於你麼。吉士道。我從來沒得這箇意思。洛奧爾道。既然這樣。你何不敬而遠之呢。你既然想不到他會從你的心願。離遠離近。不是一樣的麼。你何妨改做戀愛一張畫像。或是一樣記念物呢。吉士響了一聲。洛奧爾道。我說的是由衷之言。我老實對你說。你何妨崇拜一箇影。或是一場夢呢。你爲什麼轉過頭去。你的家人來了。我只好不說。我只要你牢記一樣。吉士。你到了有爲難的時候。你不要忘了。我是你的好朋友。吉士道。這一層。我是記得的。洛奧爾道。我沒得說了。我告辭了。吉士道。你今晚不來看熱鬧麼。洛奧爾道。我有事不能來。暫別了。且說到了晚上。

各人都到王上那邊去。最先到的是王后太后。隨後是公爺夫人。女伴。還有好幾位廷臣。公爺進來的時候。手裏拿了一張圖。就是他照着打扮的。進來的時候。臉上還有不高興的意思。見着太后同王后。是很恭敬很親熱的。對着自己的老婆。却是很冷淡。在場的人。是都看見的。吉士的兩隻眼。只管看公爺夫人。夫人的兩隻眼。却很親熱的回看他。吉士從來沒有比今天晚上扮得好看的。公爺夫人想起日中同王上所辦的事。覺得很有點對不起吉士。正要趁這箇時候。敷衍他一番。一心都在吉士身上。公爺打扮得也很出色。却比不上吉士。女人眼裏見情人。總是比丈夫好看的。況且公爺當着衆人。待他的老婆很冷淡。夫人自然覺得吉士更好看。最後是王上進來。衆人都很留心看王上。看見他非常高興。那班廷臣把衣服的樣子呈上來。看王上挑選了幾樣。隨後王上的兩隻眼。四圍看。看見公爺夫人同吉士眉來眼去的。滿肚子不高興。只好暗暗的咬牙。對旁邊人說了幾句話。就走到太后王后身邊。說道。我聽說他門在芳田浦預備一切了。衆人聽了。都很高興。很留心聽。王上請那

幾位去。王上說道。我今天走。我請今晚在場的人都陪我去。衆人聽了。更是高興。惟有公爺一箇人不舒服。於是男男女女。一箇一箇的。走到王上面前。鞠躬謝他。吉士也走上前。王上說道。吉士。我剛纔却沒看見你。吉士正要謝王上請他到芳田浦。王上先攔住。說道。我曉得。這箇當口。正是農忙的時候。你回去看看他們農人。他們一定是很喜歡的。說完了。就掉過頭去。吉士聽了。如同冷水澆背。竟忘了宮廷的規矩。說道。我恐怕誤會了陛下的意思。王上很嚴厲的看他一眼。說道。我再說一遍。你還是回鄉下的好。吉士臉無人色。兩手發抖。手上拿的帽子。跌在地板上。王上對着太后。露出得意之色。隨後看看兄弟。又看看弟婦。那時候公爺夫人。正同一位夫人說話。並不理會。羅連是滿面懷恨的意思。各人慢慢的散了。只剩了吉士一箇人。只好走回自己房裏。原來洛奧爾在那裏等他。先問道。怎麼樣了。吉士倒在交椅上。說道。你勸我的話不錯。洛奧爾道。公爺夫人怎樣。吉士道。他不過稱讚自己的衣服。說完。忽然狂笑。倒在地板上。不省人事。

第一百九回 芳田浦

再說。柯羅孛拿了四百萬法朗。把那芳田浦的離宮。弄成一箇花花世界。好不熱鬧。凡是與會的人。各人都有各人的打扮。只是各人古裝衣服。就花錢不少。那些扮男仙女仙的。花錢更多。晚上放煙火。每夜至少花十萬利華。河邊同林子掛的燈火。一晚要花到三萬。果然辦得空前絕後。十分華麗。王上陪着公爺夫人。日裏隨處打獵。有時在林子裏開宴會。與會的人。來的很多。有時演萬國來朝。那些隨扈的人。都改扮做東方部落酋長。前來進貢。王上賞賜甚厚。有些好文雅的。做了許多詩詞。歌功頌德。把王上比做太陽神。把公爺夫人比做月仙。公爺同王后。却是沒得人理。若是外來的人。不曉得的。一定要誤把公爺夫人當做王后。隨扈的人。看見王上被公爺夫人迷住了。都覺得詫異。王上是不離公爺夫人左右。流連在這箇溫柔鄉。有點忘其所以了。公爺自己。一向都是以爲是國內第二人。如今只好做第三人了。覺得十分難受。從前吉士同老婆要好。還有法子好想。現在是王上同老婆要好。却是一點

法子也沒得。只好心裏叫苦。王上同公爺夫人。天天在外跑。不是打獵賽馬。就是到河裏洗浴。或是在林下跳舞。但是公爺夫人不過是箇弱女子。受不起這許多辛苦。往往到了天快黑的時候。就要休息了。到了晚上。公爺夫人是住在太后王后那一邊。公爺是輕易見不着的。不知不覺的。醋意又發作起來。羅連常在他身邊。言語四。公爺聽了。更是動火。公爺喫醋。喫到不成人境。却又不肯發作。他的日子。却真是難過。有一天公爺起來較晚。穿衣服也就擱了些時候。打好主意。要同夫人去某處逛逛。那箇地方。他原有幾所大房子。於是午後兩點鐘的時候。跑到太后那一邊。去找夫人。跑到那裏的時候。看見連一箇人影也沒有。平常的內侍也不曉得到了那裏去了。左邊一扇門。是通到公爺夫人房裏的。右邊一扇門。是通到王后那裏的。他走入夫人房裏。只看見一箇女人縫衣服。公爺問他。他說是王上帶了許多人。早上到河裏洗澡。公爺夫人帶了自己的女伴。隨後趕去的。公爺道。這箇主意倒不錯。天氣很熱。我也洗澡去。喊人。却沒得人應。只好跑到馬房。管馬房的人說。馬車都走

了。公爺要兩匹馬。那人說馬也沒得了。公爺聽了。很生氣。只好走到太后那邊。那邊原來也是沒得人。但是從帷幃旁邊。看見房裏有人。公爺往裏一看。看見王后跪在太后面前。彷彿是哭得很淒涼的。房裏的人還沒看見公爺。公爺就躲在幃後偷聽。聽見王后說道。王上天天開心。都不帶我去。把我丟在一邊。太后用西班牙話說道。我的好媳婦。你耐煩點就是了。又說幾句。公爺却不懂。後來公爺聽王后一連說了幾句話。就曉得王后是因爲他們去洗澡生氣。公爺恐怕有人來看見不好看。只好先咳嗽兩聲。走進太后房裏。王后見公爺進來。趕快站起來。擦眼淚。公爺對他們鞠躬。太后微笑。說道。你來做什麼。公爺道。沒得什麼。我不過來找……太后道。找誰。公爺道。我找夫人。太后道。他到河裏洗澡。公爺很嚴厲的問道。王上呢。太后看他這種神氣。有點害怕起來。說道。王上同隨扈的人都去了。公爺對王后鞠躬。說道。只有你不去。王后道。他們不喜歡我同他們在一塊。公爺道。他們也不喜歡我在一塊。王后這箇時候。大哭起來。太后使手勢。王后走出來。公爺繃了眉頭。問道。母親。我們兩三

箇人在這裏。實在是無謂。你看怎麼樣好。太后道。人人都是喜歡頑的。公爺道。那些不喜歡頑的人。因爲這樣。更不好過。太后道。腓立。你的話說得很奇怪。公爺道。我不過說我的意思。太后道。你解給我聽。不然。我不懂。公爺道。請你問王后罷。他剛纔不是對你訴苦麼。太后道。訴什麼苦。你說的是什麼。公爺道。我碰巧聽見王后訴苦的話。他很不以他們去洗澡爲然。太后道。胡說。公爺道。不是的。女人無故是不哭的。我聽王后說洗澡。說了好幾遍。太后道。我老實告訴你罷。王后很喫醋。公爺道。我老實告訴母親罷。我也是喫醋。太后道。你也不以他們遠出洗澡爲然麼。公爺道。自然不以爲然。王上把夫人拖了去洗澡。却不帶王后去。我的老婆跟了王上去洗澡。却不同我去。並且不告訴我。你難道還要怪王后怪我麼。太后道。腓立。你也未免太過了。你先把巴金汗鬪走。隨後又把吉士鬪走。難道你現在要把王上鬪走麼。公爺冷笑說道。這一層。大約是辦不到的。我只好把我自己鬪走。太后道。你當真的喫王上的醋麼。公爺道。我是當真的。難道還不該麼。太后裝做很生氣樣子。喊道。可了不得。我

恐怕你是瘋了。你大約是不許我過箇安樂日子。我受不來。我了不了你。說完。站起來走了。公爺停了一會。走到馬房裏。要馬要車。還是要不出來。順手拿了一條馬鞭。打馬夫。馬夫跑開。公爺追他打。打得一箇落花流水。手顫脚戰的。跑回到自己房裏。又打碎了幾件玻璃磁器。靴子也不拔。就跑到上牀睡下。一面大聲喊侍者。

第一百十回 羣浴

再說。河邊柳陰樹下。繫了一條大平底船。船的兩旁。放下梯子。梯子兩旁有帳幔圍住。預備那些夫人小姐們下河洗澡。岸上有許多隨扈的人。在馬背上常常向河裏看。要看那些洗澡的女人。衆人最留意看的。自然是公爺夫人。他在水裏好一會。後來洗完了。一離開水面。就有女侍趕快把一件白袍子。同他罩住岸上的大臣們。看見齊聲喝采。有許多人極力恭維的。就說是從公爺夫人身上滴下來的水點子。比珠子還要值錢。王上恐怕他們恭維得太過火了。夫人聽了生氣。不許他們再說。等到夫人穿好衣服。王上分付預備起行。各人又鬧忙了一會。王上下了馬。大臣們也

下馬。王上走過去。伸手去扶公爺夫人。那時夫人改了騎馬裝。披了銀邊袍子。黑頭髮拖在頸後。頭髮是其黑如漆。頸頸子其白如雪。烘托得加倍好看。況且是新浴之後。眼神是加倍的有光彩。一箇女侍撐了一把玫瑰紫的遮陽夫人。在其下行。走上緊隨身邊。一路走一路說。說笑笑。走到一匹白馬旁邊。公爺夫人要上馬。夫人故意做出嬌弱無力。王上扶他上馬。王上又故意的做出不得勢的樣子。公爺夫人只好一手摟住王上的頸子。好容易纔上了馬。夫人謝王上。王上纔上了自己的馬。隨扈的人也都上了馬。王上同夫人的兩匹馬並排走。先勒向一邊。讓那些馬車同行的人先走過去。有些自己曉得不必跟隨王上左右的。也跑上前去。同那些女伴在一塊。王上同公爺夫人。按轡慢慢的走。有幾箇隨扈的。離王上遠遠的押後。這幾箇人談的。都是最新最後的宮闈瑣事。有時挖苦公爺。有時說吉士。王上同公爺夫人說了一會子的話。兩箇人拍馬趕上前。同先走的人在一塊。這箇時候。談笑得格外熱鬧。到芳田浦村子的時候。有許多鄉民歡迎。一到離宮。公爺夫人自己也覺得

不安。先去找公爺。王上也覺得不對。趕快去找王后。誰知公爺是早已睡覺了。王后在自己房裏。太后憑欄等王上。一見他回來了。就同他到王上的房裏。太后同王上說些什麼話。却沒人曉得。只有人看見王上出來的時候。很繃住眉頭。

第一百十一回 撲蝶

再說。王上回到自己房裏。看見桌上有一封信。拆開讀道。請你趕快來。我有許多話告訴你。王上知道是公爺夫人的信。不曉得纔分手一會。就有許多話說。心裏很狐疑。穿好了衣服。就走到公爺夫人房裏來。當下公爺夫人。不要人曉得。他等王上來說話。先同着女伴在花園散步。王上聽說是夫人在花園。也找了幾箇侍臣。同到花園裏。到了花園的時候。看見夫人在那裏撲蝴蝶。過了一會。夫人叫女伴們撲蝶。自己在那裏很不耐煩的等王上。後來聽見有脚步聲。回過頭來。看見王上走過來。拿棍子打了一箇蝴蝶。有一箇侍臣就拾起來。王上說道。夫人。我來幫你打蝴蝶。回頭對侍臣們說道。衆位。你們替夫人小姐們打蝴蝶。侍臣們會意。都分開了。去打蝴蝶。

在那花叢裏。打得好熱鬧。王上伸手過來。扶着夫人。到一箇亭子裏。那亭子是四面沒遮闌的。可以看見外頭的人。王上先看一會打蝴蝶。隨後把他所打的那箇蝴蝶。原用金針插在帽子上的。取了下來。裝做談論蝴蝶的樣子。說道。我們現在可以談談心了。夫人道。是的。我有很要緊的話告訴你。王上道。我也有話對你說。夫人道。你得着我的信。詫異否。王上道。我看見你的信。很嚇一跳。我很有要緊的話告訴你。比你要告訴我的。還要緊。夫人道。那是不能的。公爺不肯見我。你曉得麼。你爲什麼要這樣。王上道。你還猜不出來麼。我們彼此要告訴的話。恐怕是一樣的。夫人道。怎麼講。你那邊出了什麼事。王上道。我告訴你罷。我回來的時候。我母親等着我呢。看見我回來。就拉我到房裏去。夫人道。是麼。大約鬧了什麼亂子。王上道。是的。母親告訴我。……我先要問你一句話。夫人道。什麼話。王上道。公爺常說起我來麼。夫人道。常說的。王上道。他對你可說過他喫醋的話。夫人道。那是常說的。王上道。說的是我麼。夫人道。不是的。說的是……王上道。大約是巴金汗同吉士。夫人道。是的。王上道。

夫人。你可曉得。他現在爲我喫醋。夫人微笑道。是麼。王上道。我同你所做的事。怎麼會叫他喫醋呢。夫人道。那是萬萬不會的。你怎麼樣曉得。腓立爲你喫醋。王上道。太后告訴我的。公爺同瘋子一樣。跑到太后房裏。告訴太后。說你太放蕩。我看他不該說這種的話。夫人道。我很感激陛下這番好意。王上道。太后很勸慰他。他總是不聽。嘴裏只說是受穀了。夫人道。他何必這樣大驚小怪。王上道。可不是。夫人道。現在的世界真不好。大伯子同弟婦談箇天。也招人說閒話。我心裏原沒什麼。我看你心裏也是很乾淨的。說完那兩隻媚眼。斜看王上。那時任你是箇最心冷的人。也要變熱了。王上歎氣答道。原是的。夫人道。他們若是只管的欺負我。我是不答應的。我來問你。我同你兩箇人的舉動。有可以指謫的麼。王上道。我們兩箇人的舉動。是很正大的。夫人道。我們兩箇人。雖然常在一塊。却爲的是我們的意見相同。却並無過分之事。我看你不過是箇大伯子。王上聽了。縐眉。夫人說道。譬如說的話。你抓我的手。我並不覺得有什麼戀愛的感動。王上說道。罷了。罷了。原來你是箇極無情的人。夫人

道。怎麼樣了。王上道。難道你真不理我麼。夫人道。我並不是這樣說。我的愛情……
王上道。顯理。阿。不要再說了。你若以爲我是塊木石。你就想錯了。夫人道。我不懂你的意思。王上歎氣道。也罷。原來我們談了許多心。約會了多少趟。眉眼傳情。不知多少。趟。原來都是空的。我知道你的意思了。你原是不錯。說完把臉藏在兩手裏。夫人趕快說道。陛下。你要小心。愛安很留心看你。王上生氣說道。我自然是不得自由的。要把心裏的話告訴人。也是不能的。我心裏想。我得了箇靠得住的好朋友。誰知他倒做了奸細。我死心蹋地的去戀愛人。誰知人家不過當我是箇大伯子相待。夫人聽了。低頭不語。後來很柔媚的擡起頭來。看着王上。說道。公爺。喫醋。王上道。我曉得。夫人又使出平生手段。兩眼斜瞅着王上。說道。你是可以愛做什麼。就做什麼。你這裏。是不會有吵鬧的。王上道。可見得你是不知道人情世故。你還不曉得。王后也在那裏。喫醋。夫人道。王后喫醋麼。王上道。喫醋到要瘋了。他跑到太后那裏。哭訴。說是我們結隊去洗澡尋樂。夫人道。我們的確是很樂。王上道。大約是腓立在門外偷聽。

聽說洗澡兩箇字。就闖進太后房裏。大鬧一場。太后不耐煩。走開了。你有丈夫。喫醋。在家裏胡吵。我有箇老婆。喫醋。在家裏終日的愁眉苦臉。對住我夫人。把手放在王。上。手。中。說。道。那。是。很。沒。趣。的。王。上。抓。住。夫。人。的。手。兩。箇。人。都。低。了。頭。裝。做。很。用。心。看。蝴。蝶。的。樣。子。兩。箇。人。的。頭。是。靠。得。很。近。兩。箇。人。的。手。是。抓。得。很。緊。的。却。是。相。對。無。言。那。班。侍。臣。雖。然。是。在。那。裏。撲。蝴。蝶。其。實。是。很。留。心。看。那。兩。箇。人。的。舉。動。

第十二回 撲蝶之結果

再說。公爺夫人同路易第十四。在亭子裏。頭靠頭。手拉手。好一會不說話。夫人是兩眼看路易。很曉得他的愛情發動。但是他深曉得。路易爲人沒長性。不得不再用手段煽動。過了幾分鐘。說道。怎麼樣呢。路易道。你說什麼。夫人道。你第一次同我說起公爺喫醋的話。我那時就定了一箇主意。你忘記了麼。路易道。若是件不幸的事。你總要對我提起的。夫人道。只算是我一箇人不幸的事。我只好忍受。王上道。到底是那件事。夫人道。我一定得走開。王上道。你還是這樣忍心麼。夫人道。我原也覺得極

難受。然而沒得別法。只好走開。王上喊道。我不許你離開法國。夫人道。我只有這一條路走。我曉得太后是願意我走開。王上道。我的意旨也要算點數的。夫人道。你只好聽太后的分付。王上道。你不要再提了。我的心已經碎了。夫人道。這是怎麼講。王上道。你說要回國。說得舉重若輕。如同無事的。夫人很悽慘的說道。是我的命不好。我從小就受折磨起。總是不能從心願的。王上道。你當真以爲回國。就大違心願麼。夫人道。倘若我說是的。你能擔受分離之苦麼。王上道。你太忍心了。夫人道。陛下小心。有人來了。王上轉過頭說道。我看見有人來。又回過頭來。對夫人說道。顯理阿。你千萬不要因爲腓立喫醋。走開避他。你走了。我就要死。夫人聳肩。露出不相信的神氣。路易說道。你走開了。我是耍死的。這走開的話。你不要再提。另外再想法子。難道想不出法子來。勸他不要喫醋麼。夫人道。法子是有。我只要戀他一箇人。不同別人好。他就不喫醋了。路易道。我以爲你是說。我們兩箇要好的意思。先收藏起來。不要顯露。夫人道。真情是難以隱藏的。王上道。倘若出力做到。是很有有效的。我可以

當你是箇平常女人相待。就不犯疑了。夫人搖頭說道。我看這箇法子不好。王上很不滿意。說道。顯理阿。我的法子。你總是不以爲然的。你何妨想箇法子。夫人道。陛下。我倒有箇法子。你願意聽麼。王上道。這是我生死交關的大事。爲什麼不願意聽。夫人道。假使我喫別的女人的醋。我只要我的丈夫再不理他。我就放心了。王上道。可不是。我剛纔說的。就是這箇意思。夫人道。我的丈夫若是改了心腸。另外理別的女人。我是更放心了。路易微笑說道。我明白了。你應該也曉得。你的法子。雖然甚妙。却未免太毒了。夫人道。怎麼講。王上道。這樣做法。他雖然不再鬧。你却傷害他更利害。夫人道。你說的也有理。好在他不曉得。誰是他的真對頭。也就不干預了。總而言之。我的法子。可以使人不喫醋。而兩箇情人都還可以自由。除了你之外。我從來沒聽過。有人可憐喫醋的人的。凡是好喫醋的人。無緣無故的。自尋苦惱。這原是一種天生的心病。沒得法子治的。說到這裏。我想起某醫生說的話。他說道。一箇人。若是同時得了兩種病。病人先要留心那輕的。那重的病。自然就容易治了。王上微笑說道。

醫生的話說得很聰明。夫人道：我們倫敦很有些聰明人。王上道：這些聰明人。很有些可愛的病人。你剛纔說的那位醫生。我打算從明天起。賞他一點恩俸。顯理阿。你就聽那醫生的話。只要留心那輕的病。你只是笑。不說話。據我看來。你被強逼。住在法國。就是你的輕病。你只好遷就點。在法國受點屈曲。借此治那箇重病。我立刻就要另外找一箇人。我裝做同他要好。免得衆人犯疑。夫人低頭。摘一朵花。說道：不要響。當真有人來了。原來有一羣女孩子。同一班侍臣。追趕一隻蝴蝶。追到這邊來。却被格倫德小姐一網打着了。高興的了不得。坐在一箇橡樹之下。離亭子不過十來步路。這位小姐。原長得甚美。那班侍臣。丟了別位小姐。都走來恭維他打着一箇蝴蝶。路易同公爺夫人。在那裏看。王上說道：他們很快樂。夫人道：只要有年輕美貌的女人。男人們是可以快樂的。路易道：你看格小姐怎麼樣。夫人道：太白了。路易道：又白又美。夫人道：你看他美麼。路易道：是的。夫人道：我看也是很美。王上道：他們總是跟着他。不肯離開的。夫人道：是的。那班人都很喜歡他。我們今天若是捉情人的話。

倒可以捉着幾箇。王上道。譬如我混在那他隊裏。你看還有人喫醋麼。夫人道。據我看來。格小姐很可以醫公爺的喫醋病。但是恐怕又惹一箇女人喫醋。王上喊道。顯理阿。我聽你說這句話。我很高興。你說的不錯。格小姐長得太美。不好借來當件外衣。遮掩人的眼目。夫人道。王上的外衣。原是要美的。王上道。你願意我挑他做外衣麼。夫人道。倘若我讓你挑他。當外衣。恐怕於我自己的利益有損。我當真讓你戀愛一箇。比我長得美的女人。我豈不成了箇獸子麼。王上聽了非常之高興。緊抓夫人的手。兩隻眼很看着夫人。低聲說了幾句極柔媚的話。做書的人。原該什麼話都可聽見的。這一趟只好告罪。他們兩箇人所說的話。却一字沒聽見。後來王上聲音高些。說道。你去替我挑一位小姐。治公爺的喫醋病罷。無論你挑什麼人。我除了辦國事之外。全副精神都注重在他。一箇人身上。我從前摘的花。是獻給你。我改獻給他。我有許多私話。是向你耳朵邊說的。我改向他的耳朵邊說。我兩隻眼睛。常要看你。的我改看他。你却要小心。的挑。不然我只管面上纏他心裏。還是想你。恐怕人家

看出破綻。來夫人聽得很入神。知道王上被他迷住了。十分高興。說道。我只管盡心替你找。不過你崇拜他的法子。要改變些纔好。不然我也是會喫醋的。我只好替你找一箇不會把你引入迷津的。奪不了我的利益。王上道。你也不要太難爲我。我聽你這番話。很害怕。我還要告訴你。我宮裏的女件。同你們府裏的女件。我沒一箇不喜歡的。當王上說話的時候。夫人站起來。向草地上看了一會。叫王上到身邊來。說道。你看見那山邊的一堆花麼。那裏有位小姐。落在後頭。兩眼低着。只管看花。王上道。那位是拉小姐。夫人道。你看合式麼。王上道。你看看。他太瘦小了。夫人道。我不是也是瘦小麼。王上道。他臉上常帶愁容。夫人道。却同我相反。人家都說我太風流。王上道。他的脚跛的。夫人道。你說他跛麼。王上道。是的。因爲這樣。故此纔讓同伴趕過頭。免得被人看出毛病。夫人大笑道。既然這樣。你若趕他。不怕趕不上。王上道。顯理阿。你身邊的女件。很有好的。你爲什麼挑這箇最不好看的。夫人道。他是我的女件。王上道。怎麼講。夫人道。照宮裏規矩。你不能同他說私話。你要當我的面。纔能

同他說話。你來找我的時候。人家以爲你是找拉小姐。就沒得人喫醋。王上道。他是跛腳的。夫人道。不過跛一點。不大看得出來。王上道。他向來不開口的。夫人道。但是他說話的時候。露出雪白的牙齒。有你照應他。他會一天比一天好的。王上道。顯理阿。你爲什麼這樣說。夫人道。原是你叫我挑的。我已經挑好了。就是他罷。王上道。倘若你挑的。是箇女鬼。我也只好要的了。夫人大笑道。拉小姐是最柔和的。你要他怎樣。就怎樣。不會抗命的。你若告訴他你戀愛他。他就讓你戀愛。王上道。看來你是不怕我同他多說話的。夫人道。無論你同他說什麼。自然都是爲我的。王上道。很好。夫人道。我們的條約。算是商妥了。王上道。是的。夫人道。你從此以後。就做出大伯子同王上的樣子待我。王上道。我的心是你的了。夫人道。我看這件事。辦得不錯。王上道。我盼望辦得是好的。夫人道。你看以後太后不當我是箇仇人麼。王上道。是的。夫人道。不曉得以後王后當着公爺的面。還說西班牙話否。公爺最怕人說外國話。總疑心人家是說他。以後旁人總不能說我們兩箇人的閒話了。王上道。恐怕還不免。

夫人道。旁人還能說什麼呢。王上道。恐怕人家說我沒眼睛。但是只要你心安。我是不怕人說的。夫人道。何止心安。我的名譽還可以保全。你不要不喜歡拉小姐。他雖然微跛。却是很明白的。況且做到王上。是會點石成金的。王上道。不管怎麼樣。我是很感激你的。你肯住在法國。我就心滿意足。夫人道。還有一句話。你是最小心謹慎的。從此以後。你更要小心。路易大笑道。我從今晚起。就另外換一副手段。你看我做得像不像。喫過飯。在林子裏騎馬。晚飯後十點鐘跳舞。夫人道。我曉得。路易道。柯羅。孛辦的燈火。都比不上我的慾火。我的慾火。燒熾的時候。恐怕連王后。太后。公爺的眉毛。都要燒着了。夫人道。陛下要小心。王上道。可了不得。我說了什麼。夫人道。我剛纔恭維你向來小心。我恐怕是說錯了。你倘若當真發起狂來。前後未免太不相像了。一箇王上。不能忽然戀愛拉小姐這樣的人。王上道。顯理阿。這怎麼好。我門還沒宣戰。你就先來攻打我。夫人道。不是的。我不過勸你。你不能忽然就戀愛拉小姐的。總得慢慢來纔好。凡事總要有箇起頭。你一看見拉小姐。就戀愛他。人家是不相信

的。人家只說你是箇瘋子。不然。你的舉動。會被他們猜着了。你不要當人家都是獸子。王上聽了。心裏很佩服公爺夫人的遠見。說道。讓我慢慢的想法。當大將的。都要很用一番心。纔有大舉動。你曉得的。攻打一座戀愛的堅城。是有許多法子的。我下手的時候。先陪小心。後來就用書柬往來。最後纔光明正大的戀愛。你看是很不容易的。夫人道。我們算是商量好了。我們暫時分手罷。王上道。有人來打岔了。我們只好分手。夫人道。是的。格小姐拿蝴蝶來了。王上道。我們是說好的了。晚上。我走到樹林子裏。去找拉小姐。夫人道。我借件事。把他支開。王上道。我在他同伴中。先放一箭去射他。夫人道。你要看准了。務必一箭射中他的心。說完。同王上分手。走入人隊中回去了。

第一百十三回 芳田浦之大跳舞

再說。王上回到自己房裏。把裁縫喊了來。收拾衣服。因爲晚上跳舞。王上扮的是春神。那套衣服。是要費點事的。又把兩位禮官傳了來。分付些話。隨後走過去。開了窗。

子。正是日落西山的時。還有點金光。從樹林裏射出來。那時月亮已出來。風平水靜。連池子上的天鵝。都是不動的。王上憑闌眺望晚景。心裏好不高興。忽然想起。就問兩位禮官道。你們的錢穀用麼。愛安答道。我們同柯羅孛都說好了。王上道。很好。愛安道。柯羅孛聽候王上分付。今晚大會。是否照着單子辦。王上道。你去告訴他。我有話分付他。原來柯羅孛在外候着。這時候走進來。王上道。我們剛好談你。回頭對兩箇禮官說道。你們先去罷。兩箇禮官走了。王上就在窗子旁邊的一張交椅坐下。說道。我們今晚演習跳舞。柯羅孛道。我明早就得發給各項工人的工錢。王上道。爲什麼呢。柯羅孛道。我應許過他們。演習過了。發工錢。王上道。既然應許了。你就發給罷。柯羅孛道。很好。不過沒得錢。王上道。福奇應許的錢。沒交到麼。柯羅孛道。交到了。王上道。怎麼樣。柯羅孛道。煙火、音樂、酒席、各項。不到一箇禮拜。就用光了四百萬。現在是一文沒有。陛下每趟分付把各處點燈。用的油何止一湖。王上道。我曉得了。你還要錢。柯羅孛冷笑。說道。是的。福奇還可以設法。那是無疑的了。王上道。你這句話。是

什麼意思。柯羅孛道。我的意思是說。六百萬的數目。福奇既可以咄嗟立辦。若是到了要緊的時候。要多用錢。他自然也能籌得出來的。現在正是要緊的時候。應該叫他來設法。王上縐眉很嚴厲的說道。你要明白。我不能強逼大臣。勒索他籌鉅款。福奇不到一箇禮拜。籌出六百萬。也就算可以了。柯羅孛聽了。臉無人色。說道。陛下從前聽說美人島的話。並不是這樣說的。王上道。那是不錯的。柯羅孛道。現在的情形。一點還沒變。王上道。我的意思却變了。柯羅孛道。如何變法。王上道。我早已告訴過你的。我要自己辦事。柯羅孛又是氣。又是怕。說道。我不曉得。我得罪了陛下。王上道。不然。你所做的事。我很喜歡。柯羅孛道。陛下既用不着我。喜歡也是枉然。王上道。我要等到辦要緊事的時候用的。柯羅孛道。眼前這件事。陛下要……王上道。你不是說要錢。柯羅孛道。是的。大約要七十萬利華。王上道。你就在我私款裏撥用。柯羅孛鞠躬。王上說道。你極力省。還是不敷用。我不如寫箇票子。你去支三百萬用罷。說完。拿起筆來。在票子上畫了押。交給柯羅孛。說道。你只管放心。我所做的事。都是王上

應該做的。柯羅李走過之後。王上又同裁縫商量那套衣服的事。不到一會。人人都知道王上在房裏試新衣服。都去忙他們自己的衣服。到了九點鐘。王上穿好衣服。上馬車。車上插滿的都是鮮花。湖邊搭蓋了跳舞臺。臺上有寶座。是太后王后坐的。天黑的時候。臺上湖邊各處。點起有萬支燈燭。剛好那天晚上。風靜無雲。天上是滿天的星。地下是徧地燈燭。十分好看。王上進來的時候。看見男男女女。穿的都是極華麗的衣服。衣服上頭上的珠寶金鋼鑽。光彩奪目。眼睛都看糊塗了。辨不出誰是誰。臺上裝的是箇樹林。樹陰之下。有許多人。扮做樹仙人男嬉戲。忽然有箇花仙人女走出來。樹仙追逐花仙。跳舞一會。正在熱鬧的時候。王上扮春仙。帶領一班人出來。隨後是夏仙。秋仙。冬仙。跟着出來。彼此相見。說了許多恭維的話。又跳舞起來。王上相貌本來是俊俏的。今天晚上。穿了極華麗的衣服。更是好看。出臺的時候。是無人不得喝采。忽然愛安。彷彿是要到王上身邊。同時公爺夫人出臺。他扮的是女菓仙。罩的是通花袍子。又輕又軟。又好看。通身的凸凹。是現出來的。脚上穿的是小緞子鞋。有

一班嘻噉大笑的女孩子們。跟着他。公爺夫人歸位坐下。那時候愛安跑過來。王上問道。什麼事。愛安很張皇的問道。菓仙跳舞的時候。怎麼樣。王上道。菓仙跳舞。是刪去的了。愛安道。王上却並未分付。樂工快要奏樂了。王上道。討厭得很。吉士不在這裏。是不能跳這一齣的。你趕快去分付。不要奏樂了。愛安道。吉士來了。王上繃眉說道。他來了。當真的麼。愛安道。他已經裝扮好了。陛下向左看。就看見他。王上果然回頭。當真看見吉士。在那裏穿得極其華麗。扮的是男菓仙。等候王上理會他。王上見了。十分詫異。公爺見了。却沒什麼。衆人此時都看見吉士。人人詫異。公爺夫人看見他。情人又來了。爲之一驚。王上站在那裏。很看吉士一會。吉士走上前。鞠躬說道。我現在走到陛下跟前來。聽候分付。如同臨陣的時候一樣。今晚的跳舞。若是缺了菓仙大會。是一定減色的。況且原是王上天聰。想出來的好意思。分付編這菓仙大會的。我不敢不來。以免今晚掃興。我故此從鄉下特爲趕來。聽候分付。路易起先很不喜歡他。嫌他大膽。後來聽他所說的話。恭維得體。只好說道。伯爵。我並沒叫你回來。

吉士道。是的。但是陛下却也沒分付叫我不來。王上一想。再要耽擱。恐怕誤事。偷眼看看公爺夫人。王上一看。覺得夫人的意思。是說同時有兩箇人。可以免得公爺喫醋。吉士却不明白夫人的意思。公爺是糊塗得很。不覺得是件什麼事。吉士見王上不再驅逐他。知道是夫人之力。王上一使手勢。音樂重新奏起來。吉士是用出十二分精神跳舞。使出平生手段。要引動公爺夫人。誰知夫人並不理他。他纔覺得有點不對。心裏難過起來。人人都是看王上。吉士覺得沒趣。無心跳舞。算是王上跳得最出色。得意之極。

第一百十四回 三箇花仙

再說。王上跳完了。歇息幾分鐘。看見人人都恭維他。覺得高興的了不得。吉士是沒得人理他。王上回到房裏。換衣服。腓立扮作女人。跳來跳去。吉士趁這箇機會。去找公爺夫人。原來夫人坐在樹林旁邊。女伴們都扮作花仙。圍繞着夫人。看見吉士來了。都走開。吉士走上。前對夫人鞠躬。夫人見直是不理。當是沒看見。吉士覺得沒趣。

大着膽。上前說道。我來同夫人請安。夫人很驕蹇的回過頭來。說道。吉士。原來是你麼。說完。又不響了。吉士很不耐煩。只好按住性子。說道。夫人今晚跳舞。跳得很好。夫人愛理不理的說道。是麼。吉士道。夫人今晚跳的那一齣。很同夫人的性情相像。夫人回過頭來。問道。這是怎麼講。吉士道。夫人扮的是女葉仙。女葉仙是著名的美貌。却是驕傲。而無長性。夫人道。你說的是女葉仙麼。吉士道。是的。夫人繙眉。停了一會。說道。伯爵。你也是箇跳舞的好手。吉士道。也許是的。但是無人理我。即使有人理我。那人是很容易忘記我的。說完。歎了一口氣。對夫人鞠躬。躲到樹林後邊。夫人聳聳肩。招了兩箇女伴過來。一箇是格小姐。一箇是孟小姐。夫人問道。你們可聽見伯爵說什麼。兩人答道。並沒聽見。夫人道。伯爵在鄉下住了幾天。倒沾了許多土氣。他跳得很不好。跳完了。沒得話說。說完。站起來。一面走。一面嘴裏哼跳舞的調。吉士在樹林後邊。聽見夫人所說的話。很不高興。恨夫人沒良心。大生氣。跑了。過了半點鐘。又走回來。還是捨不得離開夫人。那時候夫人剛跳完一齣。有一羣人跟着夫人。夫人

一眼看見吉士。吉士掉過頭。又走了。當下湖邊有一位小姐。坐在那裏。兩眼看着王上的廂。吉士剛好在這位小姐身邊走過。對他鞠躬。那小姐想心思。正想得入神。看見人來。嚇了一跳。吉士認得他。說道。拉小姐。你好麼。拉小姐答道。很好。吉士道。我見着你。很高興。小姐慢慢起來。說道。我見着你。也很高興。吉士道。你不要走。今天晚上天氣實在好。我看你我都是要躲了熱鬧的。說完。拿手摸額頭。拉小姐道。你怎麼樣了。你好像很憂愁。吉士道。我並不發愁。拉小姐道。我想起來了。我要趁這箇機會謝謝你。我當了公爺夫人的女伴。還是你薦的。吉士道。是的。我能够替你出點力。我倒很高興。你可曉得戀愛是什麼樣。拉小姐很驚異。說道。我麼。吉士道。求你恕罪。我自己也不曉得我自己說什麼。公爺夫人說得不錯。我在鄉下住了幾天。很沾了點土氣。拉小姐道。你原是沒請准就回來的。王上待你還好。吉士道。小姐說得不錯。你可看見波拉治子爵。拉小姐又一驚。問道。你爲什麼問。吉士道。我恐怕又得罪了你。我真是不幸。實在可憐。拉小姐道。我看你很不高興。我見了。心裏也難受。吉士道。

小姐。我只要有姊妹。或是有箇好朋友。我要同他談談心裏的事。拉小姐道。你的朋友不少。我曉得波拉治是你的好朋友。吉士道。是的。他是我的最好朋友。我要走了。暫別了。說完跑了。同一箇瘋子一樣。拉小姐兩眼看他。等到看不見了。自言自語道。他很難受。原是難怪。這箇時候。格小姐孟小姐來了。說道。原來你先到了這裏。拉小姐道。我到了有一刻鐘了。兩箇同伴問道。你不喜歡看跳舞麼。拉小姐道。我不喜歡看。兩箇同伴道。你說不好看麼。拉小姐道。我曉得沒甚好看。我甯可看看湖。星點照在湖上。或隱或現。很像人眼。格小姐道。路易賽。你很有詩意。孟小姐道。凡是有詩意的人。都是很討厭的。不論什麼時候。我們很高興。他就很憂愁的。倘若我們把衣裳撕破了。或是我們不得意。他只是笑。格小姐道。我們却不是這樣。有人戀愛我。就是恭維我。有人恭維我。就是叫我高興。有人叫我高興。就是……孟小姐道。你爲什麼不說下去。格小姐大笑道。我不曉得怎麼樣說。是很難措辭的。孟太理。你是聰明的。替我說了罷。孟小姐道。路易賽。有人叫你喜歡麼。拉小姐站起來。說道。這是我的事。

今晚天氣實在好。我們去頑頑罷。你們看月亮上來。到了樹杪了。樹上罩了許多月光。我們在這草地上走走。到那邊的橡樹林子下。宮裏的人。不久就要在林外坐馬車了。那些馬車都預備好了。我們找一箇僻靜的地方。不要他們來打岔。孟太理。你記得麼。我們常在李洛阿大樹之下說私話。格小姐道。我也有私意。不過我小心……孟小姐接着說道。不亂告訴人。你的心思。是不會有人曉得的。拉小姐道。不要響。我聽見脚步聲。孟小姐道。我們趕快躲在蘆葦裏頭罷。對格小姐說道。你太高。你趕快整下。格小姐果然整下。果然有兩箇男人。手拉手在湖邊的沙地走過來。三位小姐整下去。不讓他們看見。孟小姐附耳對格小姐說道。內中一箇是吉士。格小姐對拉小姐說道。那一位是波拉治子爵。當下那兩箇人。走得近了。只聽見吉士說道。那一位小姐。剛纔還在這裏。假使我只是看見他。我一定疑是箇鬼。好在我當面對他說話。但願他並未受驚。那箇人道。你怎麼會驚他。吉士道。那箇時候。我見直的是瘋了。我恐怕我對他說的話。他不懂得。波拉治道。你只管放心。他是絕頂聰明的。不會不

懂得你說的話的。也不會不同你表同情的。吉士道。倘若他曉得我的意思。難保他不對人家說。波拉治道。路易賽是很有分寸。不會亂說的。於是兩箇人往前走。走得遠了。說話的聲音聽不見了。格小姐道。爲什麼波拉治喊你做路易賽。拉小姐道。我們是從小兒在一處長大的。孟太理道。況且你們兩箇人已經定了親。那是人人都曉得的。格小姐道。我却不懂。是當真的麼。路易賽道。子爵對我說過。但是……格小姐道。什麼。路易賽道。聽說王上不准。孟小姐道。王上麼。同王上有什麼相干。他不該干預人家婚嫁的事。馬薩林常說的。國政是國政。戀愛是戀愛。不能牽掣的。倘若你戀愛波拉治子爵。子爵也戀愛你。你就該嫁他。我是答應的。格小姐聽了。大笑。孟小姐道。我說的是正經話。我曉得的。我的主意。很比得上王上的主意。路易賽。你看是不是。拉小姐道。他們走了。我們從草地上走到樹林罷。格小姐道。好的。我們快走罷。我看見遠遠有燈火來。大約王上。他們打從這裏走。孟小姐道。我們跑罷。說完了。拉了衣裙就跑。孟小姐同格小姐。把衣裙拉得很高。同箇小鹿一樣。跑得很快。拉小姐

向來是斯文的。只略爲拉高一點衣裙。況且原有點微跛。只好慢慢的走。一面走。一面喊那兩箇同伴等他。這箇時候。忽然有一箇男人。藏在柳樹林裏的。跳出來。向離宮而走。三位小姐到了園邊。那裏的小路。他們是很熟的。路旁有小樹籬笆擋住。外邊的人看不見。這三位小姐。過了一會。就有許多馬車同騎馬的人走過去。他們知道是王上帶同許多人夜遊。遠遠還聽見音樂之聲。三箇人再往前走。驚了麋鹿狐狸。各處的跑。林上的鳥亂飛。三箇人很害怕。再過一會。看見並沒得什麼。又大笑起來。走了一會。看見一棵大橡樹。這是園裏有名的大樹。樹下草長得很厚。三箇人就坐在樹下。

第一百十五回 拉小姐露真情

再說。三箇女子坐下之後。覺得風景可愛。不知不覺的惹起心思。各人肚裏都有許多祕密話要說。孟小姐是向來最風流的。首先歎氣說道。只有我們三箇人在這裏。什麼話都可以說。格小姐道。是的。你不要看宮裏的人。雖然穿得好看。滿身珠寶。其

實都是包藏禍心的。拉小姐道。我是不肯說假話的。我若不能說真話。我就不開口。孟小姐道。你真若是這樣。你是不會得意的。我們從前在李洛阿的時候。不管是喜事。或是悲事。我們都去告訴老公爺夫人。現在是不能的了。那位老公爺夫人。常記得他自己少年的時候。我們可以把她當朋友相待。他還常常把老公爺的故事。告訴我們。說老公爺當日如何戀愛他。我們還告訴他說。除了老公爺之外。他還有某某情人。老公爺夫人。是很老實的。聽了就大笑。他現在不曉得怎麼樣了。拉小姐說道。孟太理。你爲什麼又歎一口氣。這箇樹林。有點奇怪。能够改人的性情。你今晚纔算是箇有道理的人。格小姐道。我不曉得你爲什麼說宮裏不好。其實在宮裏。我們可以自由。做許多事。若是在家中。父母師姆。是一定不許做的。路易賽紅了臉。喊了一聲。孟太理道。格小姐今晚肯說實話。我們就趁這箇機會。說箇痛快。格小姐道。你只管說。我是很想同你們密談。孟太理道。可惜蒙特本不在這裏。格小姐搖搖頭。說道。你以爲我喜歡他麼。孟小姐道。他的相貌很美。是不是。格小姐道。是的。這一點。

原是要算數的。我不能不說。我眼所見的人。總要算他是長得最好看的了。又是最……拉小姐忽然跳起來。說道。什麼東西響。孟小姐道。不過是一頭鹿走過。格小姐道。只要不是箇男人。別的我都不怕。孟太理道。蒙特本雖是箇男人。也是不怕的。格小姐道。你不要取笑了。蒙特本雖然很留意我。也算不了什麼。你曉得的。吉士是很留意公爺夫人。公爺夫人却並沒得什麼意思。拉小姐道。這箇人很可憐。格小姐道。你爲什麼可憐他。夫人生得極美。又是箇公主。拉小姐搖頭。答道。大凡一箇人。戀愛一箇人。並不是爲的那箇人相貌好。也不是爲的那箇人位分高。愛情是從心裏生出來的。孟太理大笑。說道。什麼心裏生出來的愛情。沒有的事。拉小姐道。我原是說我自己。格小姐道。這種見解。原是很高的。拉小姐道。你以我的話爲然麼。格小姐道。是的。我不是說。吉士雖然留意公爺夫人。公爺夫人却並不是無意於他。我們何必可憐他呢。拉小姐道。不是的。只是吉士留意於夫人。格小姐道。何以見得。拉小姐道。公爺夫人並不曉得真戀愛。是什麼東西。他把戀愛當做頑意兒。如同小孩子喜歡。

放煙火一樣。只落得箇熱鬧。火星子把宮殿燒了。是不管的。公爺夫人只喜歡熱鬧。吉士雖然戀愛夫人。夫人却永遠不能戀愛吉士。格小姐大笑。說道。什麼叫做真戀愛。一箇女人。只要不上當。就是了。若是有男人來戀愛他。原是無妨。不過不要過犯。他要能彀說這一箇人不如別的人。討厭拉小姐拍手。說道。原來蒙特本。將來還要受你這一句話。格小姐道。那箇自然。他是要受我這一句話的。我已經說過他的好處。就是了。他還想希望什麼。你要記得我們女人。只能在十五歲至二十五歲。有點權力。當這十年之內。是要盡力施展的。過了二十五歲之後。只好再說到心字上。那箇時候。別的都是無把握的。只好靠心的了。拉小姐道。你爲什麼說這種樣的話。孟太理對格小姐說道。你的意思。我是很佩服的。好在是能說能行的。你處世一定是得法的。格小姐道。我所說的話。你以爲然麼。孟小姐大笑。說道。我很以爲然。拉小姐道。我不相信。你是心口如一的。孟小姐道。不然。我當真很佩服格小姐所說的話。不過我自己是做不到的。我自己的宗旨。是抱得很牢的。比荷蘭國西班牙的法律。

還。嚴。可。惜。一。到。要。施。行。的。時。候。我。就。不。興。了。格。小。姐。道。這。是。很。沒。力。量。的。但。是。你。總。還。可。以。自。己。揀。擇。孟。小。姐。道。我。連。這。一。點。都。做。不。到。我。總。是。終。身。無。希。望。的。了。我。日。夜。的。想。國。王。皇。帝。誰。知。只。得。着。……拉。小。姐。喊。道。孟。太。理。孟。太。理。你。不。要。開。頑。笑。了。戀。愛。你。的。人。聽。了。好。不。難。過。孟。小。姐。道。戀。愛。我。的。人。是。很。不。上。算。若。是。我。把。他。們。丟。開。了。還。算。便。宜。了。他。們。假。使。我。偏。愛。一。箇。人。那。原。是。我。的。不。是。不。過。那。別。的。戀。愛。我。的。人。比。我。自。己。更。喫。虧。拉。小。姐。道。你。爲。什。麼。說。這。樣。的。話。格。小。姐。道。你。說。的。很。不。錯。我。們。兩。箇。人。的。見。解。略。同。男。人。們。總。說。我。們。太。風。流。他。們。那。裏。曉。得。驕。傲。同。水。性。他。們。分。不。出。來。我。是。很。驕。傲。的。待。那。些。戀。愛。我。的。人。是。很。霸。道。的。有。些。女。人。好。恭。維。孟。太。理。就。有。這。箇。毛。病。這。是。很。不。好。的。幸。虧。這。樣。的。人。見。事。見。得。快。意。思。也。變。得。快。登。時。把。恭。維。他。的。人。闕。走。了。孟。小。姐。道。你。這。番。話。很。有。學。問。拉。小。姐。道。我。看。是。很。沒。道。理。格。小。姐。道。虧。得。我。們。賦。性。風。流。戀。愛。我。們。的。一。起。首。很。高。興。的。得。意。的。了。不。得。一。轉。眼。又。被。我。們。看。輕。他。叫。他。好。不。難。過。他。洋。洋。得。意。以。爲。大。勝。而。歸。的。時。候。我。們。使。

點手段立刻叫他棄甲曳兵而逃。故此我們的丈夫是不會喫醋苛刻的。我們的丈夫就是箇情人時時刻刻都是提心吊膽的。我們要他向東他不敢向西。無時無刻不是服從的他摸不透我們的脾氣。你要曉得一箇女人能毅風流跌宕。只要得法是最有益的。孟小姐道：你真聰明。我們女人家的脾氣。你倒摸得很清楚。格小姐道：我不過解明我們文弱女子如何善用他天生的溫柔性情。可以駕馭極強橫的男子。拉小姐不響。格小姐道：路易賽。你不以我的話爲然。拉小姐道：我不懂你的話。人生世上不能說這樣話的。孟小姐道：現在的世界。算箇什麼世界。格小姐道：現在的世界。男子崇拜女人。等到女人失身。就撇開一邊。路易賽道：誰人說過什麼失身的話。格小姐道：你若任從你的心去戀愛。誰去保護你。拉小姐仰天含淚說道：你們是不曉得什麼叫做戀愛。你們若是曉得的話。戀愛的力量是最大的。凡戀愛都是有來有往的。若只是單面戀愛。那就不是真戀愛。你們說用手段是遇着不相干的。老頭子纔被你們的手段籠絡住了。少年人是不輕易上套的。少年男子許暫時被

你們所迷過了一會就會明白過來的說到戀愛是要犧牲一世的是一件兩人同心的事倘若我戀愛一箇男人我要他使我快樂樣樣都要替我打算好了雖然有旁人引動他他戀愛我太深不能把我丟開如同小孩子待要貨一樣你們也許說我的戀愛人沒得這樣高的程度我若是碰不着這樣的一箇人我就不嫁我的戀愛就抵得過他的犧牲孟小姐道路易賽你只管說得好聽做起來却不容易拉小姐道你說什麼孟小姐道我們說洛奧爾罷他崇拜你到極處了但是因爲你的德性太高也很受罪格小姐道據我看來路易賽也是在那裏使手段不過同我們所使的風流跌宕手段不同罷了拉小姐道你如何能這樣說格小姐道你說是天性如此也罷你說是教育也罷據我看來也不過是手段不過力量來得大些說到對待男人的話我看還是你的法子好我看你的法子的確比孟小姐的法子好孟太理大笑拉小姐只是搖頭拉小姐停了一會說道假使你對我說的話被男人們聽見了幾句我却要羞死了格小姐道請你死罷雖然沒得男人聽見却有兩箇最親

密的女朋友聽見這兩箇女朋友說你這樣裝模作樣比那些風流跌宕的還可怕。拉小姐臉紅了。流淚說道。你們不要再說了。兩箇同伴不理他。只管大笑。孟太理道。我告訴波拉治子爵。看他怎樣說。格小姐道。波拉治麼。孟小姐道。是的。波拉治爲人有勇有才那箇可憐見的小孩子戀愛你有十二年了。據你說來他連你的手指尖也沒親着。格小姐道。我看你是最溫柔的。爲什麼這樣狠心。拉小姐道。你許是不曉得我向來是很羞怯的。孟太理提住他的手。說道。路易賽。你老實告訴我們罷。拉小姐道。你要我說什麼呢。格小姐道。隨你說什麼。我還是說你是箇最會用手段籠絡男子的人。拉小姐道。不是的。你再不要這樣說。格小姐道。你苛待洛奧爾有十二年了。拉小姐道。十二年前。我不過五歲。那箇時候。我不過是箇小孩子。我待他或有過分的地方。沒得人可以怪我。格小姐道。你現在十七歲了。你苛待你的戀愛人。至少也有三年了。他只管戀愛你。你還是不理他一點兒不肯輕狂。拉小姐道。是的。我說的都是實話。格小姐道。我恐怕是沒有的事。拉小姐道。爲什麼呢。格小姐道。請你告

訴我們幾句可以相信的話。拉小姐道：聽了你的。一番話。大約我自以為戀愛的。其實並不是戀愛。格小姐道：這是怎麼講。拉小姐道：因為我的戀愛。同別的女孩子戀愛。兩樣。我只好說。我還沒起首戀愛。孟小姐道：路易賽。你要小心。不然我要拿你的話駁你。洛奧爾現時不在這裏。你不要因為他不在這裏。就亂說他。你倘若是真的戀愛他。你爲什麼不當他的面告訴他。格小姐道：剛纔路易賽還在那裏。可憐吉士。大約他戀愛吉士。也未可知。拉小姐道：你們只管說你們的。你們那裏懂得我的意思。孟太理道：你發脾氣。快要哭了。我們不過是說笑話。你以爲我們真是沒良心麼。你看看格小姐。他是驕傲極了的。他說不戀愛。蒙特本假使蒙特本不戀愛。他他曉得有多少難過。你看看我。我常常笑。梅力康。他却曉得。有時我讓他親我的手。我們三箇人裏頭。沒得一箇到二十歲的。我們將來怎麼好。拉小姐道：你不要發獸氣了。孟小姐道：你說的不錯。只有你說的話在理。我們都是在這裏發獸。格小姐道：是的。原來你不戀愛。洛奧爾。孟小姐道：也許路易賽的主意。還沒打定。格小姐。我有一

言奉勸。格小姐道。是什麼。孟小姐道。假使拉小姐當真不要洛奧爾的話。我勸你留情。先把洛奧爾看清楚了。不要過於鹵莽。先收了蒙特本格小姐道。可以商量的。男人多了。何止洛奧爾一箇。照你說的話。吉士就很不錯。孟小姐道。可惜他今晚並未出色。我聽說公爺夫人很討厭他。格小姐道。愛安今晚却很出色。我看有許多女人。今晚都着了他的迷。路易賽你看怎麼樣。拉小姐道。你爲什麼問我。我見直沒看見他。我不認得他。格小姐道。你沒看見愛安麼。你不認得他麼。拉小姐道的確的。格小姐道。你是裝糊塗了。難道你沒得眼睛麼。你看不見跳舞的人麼。拉小姐道。跳舞的人。我是看見的。格小姐道。你所看見的人。你最喜歡那一箇。孟小姐道。你還是喜歡愛安。抑或吉士。抑或……拉小姐道。我看他們都是一樣的。沒得什麼。高下。格小姐道。法國的宮廷。是天下有一無二的了。難道沒得一箇。你看得上眼的麼。拉小姐道。我並不是這樣說。格小姐道。你何妨把你的見解。告訴我們。拉小姐道。那些人都不過爾爾。格小姐道。原來你有箇意中人。拉小姐道。我不懂得你們說什麼。你們兩箇

人。有的。是。心。有的。是。眼。有。王。上。在。面。前。你。們。都。不。看。見。只。曉。得。去。看。什。麼。吉。士。什。麼。愛。安。拉。小。姐。說。這。幾。句。話。的。時。候。是。很。感。動。很。激。昂。兩。箇。同。伴。聽。了。大。爲。詫。異。同。時。喊。道。王。上。麼。拉。小。姐。道。是。的。你。們。看。見。過。別。一。箇。人。比。得。上。王。上。的。麼。格。小。姐。道。路。易。賽。你。剛。纔。說。你。有。眼。睛。說。得。不。錯。你。真。有。遠。見。看。得。太。遠。了。可。惜。我。們。不。配。這。樣。高。拔。我。們。那。裏。能。夠。叫。王。上。正。眼。看。我。們。拉。小。姐。道。可。不。是。太。陽。的。光。是。很。大。的。有。幾。箇。人。能。夠。看。但。是。我。却。不。怕。假。使。看。了。之。後。眼。睛。瞎。了。我。還。是。要。看。的。話。剛。說。完。三。位。小。姐。聽。見。後。面。樹。葉。有。響。聲。趕。快。站。起。來。還。看。見。樹。枝。子。動。却。看。不。見。是。什。麼。東。西。孟。小。姐。喊。道。不。是。狼。就。是。野。豬。我。們。跑。罷。三。箇。女。子。果。然。跑。了。一。直。跑。到。林。子。外。邊。纔。歇。喘。息。略。定。遠。遠。看。見。離。宮。的。燈。火。就。要。回。去。拉。小。姐。文。弱。無。力。兩。箇。同。伴。扶。住。他。走。孟。小。姐。道。我。們。跑。開。了。真。是。萬。幸。拉。小。姐。道。我。很。害。怕。恐。怕。不。是。野。獸。我。甯。願。被。野。獸。喫。了。不。願。意。有。人。偷。聽。了。我。們。所。說。的。話。我。真。是。箇。獸。子。爲。什。麼。說。出。那。種。話。來。說。完。支。持。不。住。低。頭。垂。手。倒。在。草。地。上。

第一百十六回 路易追花仙

再說那三位小姐從樹林裏跑出來。不到二十來步。樹林裏的樹枝又響動。鑽出一箇人來。一看沒得人。大笑。使手勢招呼。又有一箇人慢慢的走出來。說道。陛下。我們把那班小姐驚散了。王上說道。是的。他們走了。你可以出來了。那人道。陛下小心點罷。他們若是回頭看。就認得是陛下。王上道。他們走得無影無蹤了。那人道。倒很有趣。我同陛下去趕他們何如。王上道。他們走得遠了。追也無益。那人道。不見得。他們若是曉得有什麼人追趕。必讓我們趕上的。王上道。你爲什麼這樣說。那人道。陛下沒聽見麼。有一位小姐是喜歡我。那一位把你比作太陽。王上道。愛安。既然這樣。我們可以不必露面。你曉得的。太陽是晚上不出現的。愛安道。可惜陛下不好奇。若是我做你的話。我一定要打聽那三位花仙是誰。這樣的恭維我們。王上道。我不必追趕。就曉得他們是誰。愛安道。陛下怎麼會認得他們的。王上道。我認得他們的聲音。我曉得他們一定是宮裏的人。那箇說我的人。聲音非常之細嫩。愛安道。我纔曉得。

原來陛下也是受恭維的。王上道。我却不能說你是箇會恭維的人。愛安道。我也曉得。我自己拙笨的很。王上道。不要緊。我們去找他們罷。愛安道。陛下告訴我。戀愛一箇女人。難道就把他忘記了麼。王上道。不然。拉小姐的兩隻媚眼。是世上罕有的。愛安道。那一箇聲音細嫩的怎麼樣。王上道。你說的是那一箇。愛安道。我說的是戀愛太陽的那一位。王上道。不相干。我雖是喜歡細嫩的聲音。也可以喜歡媚人的眼。但是你這箇人。善於造謠言。我曉得的。到了明天。你就四處同我宣布。愛安道。陛下太多心了。王上道。我不過不願意人家糟蹋這些女孩子。愛安道。請陛下放心。王上道。你不亂說麼。愛安道。我決不亂說。王上想道。也罷。我曉得的。到了明天。一國人都曉得我留意拉小姐。隨後大聲說道。不好。我們到了樹林深處。迷了路了。愛安道。還不至於迷路的。王上道。這條小路是到那裏去的。愛安道。是通到某處的。王上道。我們聽見說話聲音的時候。原是要到某處的。愛安道。是的。我聽見他們很恭維我。還恭維太陽。王上道。你爲什麼總要說到這件事。愛安道。陛下不要見怪。我無意中聽說

有人很喜歡我。我自然是高興的。陛下長得又俊俏。所處的分位又高。自然有人喜歡的。與我不同。王上道。愛安。那箇女子向來不能引動我。我現在聽了他親自說的話。我却動了好奇之心了。假使不被拉小姐這番話打岔……愛安道。只管打岔。陛下還可依計而行。時候還多呢。王上道。這是怎麼講。愛安道。我聽說拉小姐是很羞怯的。王上道。我們趕快追。我很着急的要看他。原來王上並不十分着急要看拉小姐。不過要使點手段。果然兩箇人急忙往前走。忽然站住了。王上說道。你聽見呻吟之聲麼。愛安道。我彷彿聽見叫喊之聲。王上指道。是從這一方來的。愛安道。好像是女人哭聲。王上道。我們快跑罷。於是兩箇人從一條小路出去。跑過一塊草地。一面走。一面聽見喊人幫忙之聲。兩箇人加快的跑。還聽見喊救之聲。叫得很急。忽然看見小溝那一邊。有一箇女人跪在地下。扶着一箇女人。這箇女人彷彿是暈倒在地。另外有一箇女人在那裏喊救。看見人來了。相離遠。認不清。還在那裏大聲喊救。王上從溝上跳過去。同時有十來箇人。從離宮那邊也跑到了。王上問道。小姐們。什

麼事。孟小姐喊道。王上來了。心中一驚。兩手一鬆。把拉小姐的頭放在草地上。王上道。不錯的。我是王上。你不該把他放鬆了。他是誰。孟小姐道。陛下。他是拉小姐。暈倒了。王上道。可了不得。趕快喊醫生來。愛安在旁邊看着。王上雖然是很可憐那位小姐。倒並不十分動情。是很冷淡的。對愛安說道。你在這裏。不要走開。看着醫生替他治。我去告訴公爺夫人。愛安在那裏張羅。先要把拉小姐送回離宮。王上趁這箇機會。跑去同公爺夫人說話。剛好有一輛馬車走過。愛安他們就叫馬車停住。叫坐車的人出來。把拉小姐扶上馬車。到了離宮。拉小姐醒過來。慢慢的下了車。格小姐孟小姐把他扶到樓下的一間房。在客廳旁邊。拉小姐倒在一張椅子上。有幾位陪着來的。看見拉小姐漸漸好了。仍舊走了。到樹林裏去頑。當下王上找着公爺夫人。在一棵樹下。王上就坐在他身旁。拿脚去壓公爺夫人的脚。夫人低聲說道。你要小心。你既然不理會我。爲什麼還要這樣。王上歎氣道。我同你約好的事情。我恐怕不得如約的了。隨即高聲問道。你聽見出了一件事麼。夫人道。沒聽見出了什麼事。王上

道。我一見了你。就忘了。我特爲來告訴你的話。你的女伴拉小姐。暈倒在樹林裏。我心裏很難過。夫人道。可憐見小女孩子。怎麼樣會暈倒的。於是低聲說道。你要記得。你要叫衆人曉得。你戀愛這女孩子。你爲什麼這箇時候。還來纏我。你該去照應他。纔是。恐怕他這時候已經死了。也是難說的。王上歎氣道。我們這一齣戲。你是演得很好的。比我好得多了。一點臺步也沒走差。說完。站起來。高聲說道。我要走開了。拉小姐的事。我心裏很難過。我要去看看他們。照應好他。沒有說完。走了。有許多人聽見王上同公爺夫人所說的話。都曉得王上在拉小姐身上很用心。

第一百十七回 路易之祕密事

再說。王上在半路上。碰見愛安。特爲做出很關切的樣子。問道。拉小姐怎麼樣了。愛安道。我不曉得。慚愧得很。王上裝出很不高興的樣子。喊道。你不曉得麼。愛安道。陛下恕罪。我因爲碰見一位花仙。被他迷住了。見直把拉小姐忘了。王上問道。你碰見的是誰。愛安道。我碰見的。就是背地裏恭維我的那一位。我碰着他。我就要找恭維

你的那一位。誰知就碰着陛下。王上道。別的先不管。我們還是先照應拉小姐。愛安道。事有湊巧。我們剛好要找他。他却暈倒了。王上道。你的戀愛人是誰。是否祕密的。可以告訴我麼。愛安道。原是件極祕密的事。不過在陛下面前。只好宣布的了。他是格小姐。王上道。他的相貌長得好麼。愛安道。長得極美。我一聽聲音。就曉得是他背地裏恭維我。我問了他許多話。他說在橡樹下坐着談心。忽然來了一箇狼。他們害怕。就跑。看來他們不曉得是我們兩箇人。王上道。還有兩箇是誰。愛安道。我說出來。王上不要把我關監。王上道。你說什麼。愛安道。我因爲聽了那恭維話。自己非常之得意。忘了問那兩位是誰。又因爲陛下很關切那位拉小姐。我就以爲陛下不想追問了。我同格小姐不過說了幾句話。他就走開了。王上道。但願我的運氣同你的一樣好。愛安道。原來陛下還不滿意。還要追問。再使手段。我可以去打聽那兩箇人的名字。就曉得其中的底細了。王上道。那箇女子的聲音。我一聽見就認得。我們說別的話罷。你領我去找拉小姐。愛安道。王上爲什麼這樣關切這位小姐。我爲什麼

總不能相信。於是愛安領王上到了拉小姐養病的房子。王上先進去。愛安跟進去。看見拉小姐胸前的衣襟解鬆了。脖子上蓋着很長的黑頭髮。兩眼含淚。臉色發白。柔媚動人。帶了病容。覺得加倍的可憐可愛。躺在那裏。不響不動。彷彿是死了一般。王上進去。走近拉小姐身邊。小姐還是不曉得。月光照在臉上。王上一見。喊道。難道他果真死了麼。孟小姐道。陛下。不是的。他覺得比剛纔好得多了。路易賽。是不是。拉小姐不響。孟小姐說道。路易賽。王上特爲來問候你。拉小姐聽了。王上兩箇字。忽然精神復元。如死去更生的樣子。說道。王上麼。孟小姐道。是的。拉小姐不轉頭的问道。王上在房裏麼。王上附耳對愛安說道。這箇聲音。我認得的。愛安低聲說道。不錯的。戀愛陛下的。就是這位花仙。王上低聲說道。不要響。於是走近拉小姐身邊。說道。拉小姐。你不好過麼。我們在樹林碰見你。你暈倒了。你是因爲什麼暈倒的。路易賽聲音發抖。答道。陛下。我忘記了。王上說道。大約因爲你跑得太快。過於辛苦了。孟小姐接着說道。恐怕不是這箇緣故。我們在大橡樹下坐了好一會。王上道。在大橡樹下麼。

對着愛安說道。我猜得不錯。愛安說道。我明白了。你們是不是同格小姐坐在大橡樹下麼。孟小姐道。你怎麼會曉得的。愛安道。是他親口告訴我的。孟小姐道。大約他告訴過你。拉小姐爲什麼暈倒的。愛安道。他告訴我。來了一隻狼。或是一箇強盜。我現在記不清了。拉小姐聽了。眼睛睜得很大。心裏是撲撲的跳。王上看見。以爲他因爲受驚。驚魂未定。王上有點動情。說道。你不要害怕。叫你受驚的那隻狼。不過只有兩條腿。路易賽問道。原來是箇人麼。他一定聽見我們所說的話。王上道。就是聽見了。有什麼要緊。你們所說的話。原不怕人聽見的。拉小姐滿臉通紅。只好拿兩隻手去遮羞。拉小姐道。聽我們說話的。究竟是誰。王上伸出手。抓了拉小姐的手。說道。拉小姐。剛纔令你受驚的。就是我。拉小姐聽了。喊了一聲。又暈倒在椅上。王上剛好伸手來扶着。幸免倒在地板上。那時格小姐孟小姐都在那裏。曉得他們所說的私話。被王上偷聽了。兩箇人都糊塗了。動不得。拉小姐倒了。還不曉得去幫忙。讓王上一箇人。一隻脚跪在地下。一隻手樓住拉小姐的腰。格小姐先說道。原來陛下聽見我

們所說的話。王上不響。很着急的兩眼，只看拉小姐。那時拉小姐的眼半開半閉，一隻手還在王上手裏。愛安站在格小姐身邊，答道：「是的，他們所說的話，我們都聽見了。一箇字也沒漏。」愛安說這話的時候，以爲格小姐聽了，也要暈倒在他身上。早已伸手預備扶他。誰知格小姐却是不輕容易暈倒的。很生氣的看了愛安一眼，跑了。孟太理心定了之後，走過來扶拉小姐，讓王上好放手。王上被拉小姐的香頭髮碰在臉上，不禁大爲感動。幾乎有支持不住之勢。愛安想道：「這件事來得真湊巧。我是第一箇先出去宣布。」王上走過來，聲音發抖的對愛安說道：「伯爵，你要記得。這件事不許走漏半箇字。王上是忘了剛纔分付愛安的話。這第二趟分付的話，原是很用不着的。誰知不到半點鐘，芳田浦的人都曉得拉小姐在大橡樹下對兩箇同伴親口供認他戀愛王上。王上因爲拉小姐得病，非常之關切，拉小姐倒在王上身上的時候，王上是情不自禁，幾乎把持不住。那些隨扈的人都說是王上戀愛拉小姐。從此以後，公爺倒可以放心了。太后聽了也覺得詫異，立刻就去找第二兒子同王后。」

但是對他們所說的話。是兩樣的。太后對王后說道。媳婦。你疑心王上。都疑錯了。他們最喜歡造王上的謠言。今天說王上戀愛這箇。明天又說王上戀愛那箇。太后對腓立說道。你現在不應該喫醋了。他們現在說王上戀愛拉小姐了。你可不要告訴老婆。王后自然是有人告訴他的。太后是很曉得他第二箇兒子的脾氣。公爺聽了。果然放心。立刻回去找老婆。那時尙未夜深。熱鬧要到兩點鐘纔散。他就請公爺夫人同他月夜遊園。走得不遠。公爺忘了太后分付的話。對夫人說道。我們要小心。不要把謠言傳到王后耳朶邊。夫人問道。什麼謠言。公爺道。王上有了戀愛了。夫人問道。戀愛誰。公爺道。拉小姐。夫人微笑。好在是在黑影裏。公爺看不見。夫人道。這箇謠言。有了多少時候了。公爺道。有人留心的。看見好幾天了。不過其始只看見些淡煙。今晚纔看見是熊熊的大火。夫人道。王上賞識的還不錯。拉小姐原是很可愛的。公爺道。我恐怕你是說打趣的話罷。夫人道。你爲什麼這樣想。公爺道。不管怎的。別人許不高興。拉小姐是快樂的。夫人道。你不曉得拉小姐的心。你怎麼會曉得拉小姐。

就讓王上戀愛他。公爺道。我却看不出他不讓的道理。夫人道。拉小姐戀愛的是波拉治子爵。公爺道。這是你的意思。夫人道。他們兩箇人已經定了親。公爺道。從前原有這句話。我也曉得的。夫人道。這是怎麼講。公爺道。後來要王上在婚書上畫押。王上却沒答應。夫人道。這是當真的麼。公爺道。當真的。還是德拉費伯爵親自面求王上畫押的。王上因爲伯爵曾爲法國立功。曾經出力幫助你的兄弟查理第二復辟。是很敬重這位伯爵。你是曉得的。夫人道。他們兩箇少年。只好耐煩點。等王上改變了意思。好在兩箇人的年記都還輕。不必十分着急。腓立大笑。說道。原來你還沒聽見那最有趣的情形。夫人道。你趕快告訴我。公爺道。你曉得園裏有一棵大橡樹。夫人道。我曉得不曉得。你姑且不管。公爺道。拉小姐同他的兩位同伴。坐在大橡樹下談心。以爲是沒人聽見。就把他戀愛王上的話。告訴了同伴。夫人覺得很有點不安。問道。拉小姐戀愛王上麼。這是幾時的事。公爺道。不過一點鐘以前的事。夫人一驚。問道。以前就沒得人疑心這件事麼。公爺道。並沒人疑心。夫人道。連王上也不疑心。

麼。公爺道。那位小姐是很密祕的。只有他自己曉得。誰知偶然不小心。倒讓他的同伴。引他說出來了。夫人道。你是從那裏聽來的。公爺道。人人都聽見了。拉小姐是自己告訴格小姐孟小姐的。夫人站住不動。一手抓住公爺。很着急的問道。你說是一點鐘以前的事麼。公爺道。是的。大約不過一點鐘。夫人問道。王上可曉得。公爺道。最有趣的情形。我還沒說咧。那三位小姐談心的時候。原來王上同愛安在橡樹後偷聽。夫人聽了。如同小刀刺心一樣。夫人道。我不過幾分鐘之前。還看見王上的。爲什麼他不告訴我。公爺道。他逢人便分付不許告訴你。他自己如何肯對你說呢。夫人很生氣。問道。你說什麼。公爺道。王上不肯叫你曉得。夫人道。爲什麼不讓我曉得。公爺道。爲的是恐怕你告訴王后。夫人聽了。十分難受。恨不得登時去追問王上。王上是不曉得公爺夫婦所說的這番話。後來王上看見夫人上前來。還裝做沒事的樣子。很高興的對夫人說話。夫人等他說拉小姐的事。王上始終不提。夫人只好先問道。你告訴我。拉小姐暈倒了。現在怎麼樣。王上還裝做沒事的樣子。說道。拉小姐還

未十分好。夫人道：這件事不會妨礙我們所布散的謠言麼？王上道：什麼謠言？夫人道：謠言說你很關切拉小姐。王上道：這是很不要緊的。夫人不響。原想王上自己告訴他橡樹後偷聽女孩子們談心的故事。王上却始終的不說。夫人只好不問。就分手了。夫人登時去找愛安查問根由。愛安原是最好說話的。一五一十都告訴了夫人。告訴完了。夫人說道：這是極有趣的事。但是你可曉得這全是假的。愛安道：那裏的話。全是真的。夫人道：你也不過聽別人說的。你自己並不在場。愛安道：我在場親眼看見。親耳聽見的。夫人道：你看王上聽了拉小姐戀愛他的話。有點動心麼？愛安道：一定動心的。我聽了格小姐恭維我的話。我是很動心的。況且拉小姐比王上是箇太陽。那是恭維到極處。無以復加的了。夫人道：王上聽了這種的話。是不見得會動心的。愛安道：拉小姐雖然把王上比做太陽。其實王上也不過是箇人罷了。拉小姐暈倒在王上身上的時候。就很看得出來。夫人大驚問道：拉小姐暈倒在王上身上麼？愛安道：當時的情形實在好看。夫人道：你只管往下說。愛安道：拉小姐倒在

他身上的時候。王上的臉色登時變了。很有點情不自禁。夫人氣到幾乎說不出話來。勉強笑說道。你說得真好聽。隨即回到宮裏。

第一百十八回 夫人遊園

再說。腓立同夫人分手之後。十分高興。因為覺得有點疲倦。回到自己房裏。喊了侍者。進房更衣。一面在房裏唱得很高興。又把裁縫喊來。要看明天該穿的衣裳。因為衣裳很對意思。就厚厚的賞了裁縫。裁縫剛出去。羅連跑進來。公爺看見他。很歡喜。羅連想了一會。開口道。你可覺得王上的舉動。有點古怪。公爺道。我却不懂得。羅連道。王上對待吉士的樣子。很不可解。王上冷淡他。原是假的。公爺道。是假的麼。羅連道。現在王上很同吉士要好。公爺道。我看不會的。羅連道。你還不見麼。王上並不叫吉士回鄉下去。還叫他跳舞。公爺道。你不以王上爲然麼。羅連道。你看怎麼樣。公爺道。我看王上不該待吉士待得太嚴。吉士不過是太鹵莽。並不懷惡意。羅連道。我只怪王上的度量。未免太大了。公爺道。這是怎麼講。羅連道。我以爲王上醋意甚重。

不會大方的。公爺聽了羅連起先那些話。原有點很不願意聽。現在聽他說喫醋的話。發起火來。喊道。王上喫醋麼。這是句什麼話。喫什麼醋。同誰喫醋。我倒要聽你說了。羅連知道自己說得過火了。趕快排解。說道。自然是爲事權喫醋。除此之外。王上不能因爲別的事喫醋的。公爺道。我明白你的意思了。羅連道。公爺可曾在王上面前。替吉士說情。公爺道。我沒替他說情。吉士原是箇好人。我不想傷害他。但是他對待夫人的行爲。我却不以爲然。羅連這趨原想在公爺面前搬點是非。要公爺深恨吉士。不料當下公爺忽然大方起來。他要另想法子。後來想道。我不如等狄倭達回來。再動手。他做一天。抵得我忙一箇月。現在吉士回來了。原是箇好機會。不過夫人現在不喜歡吉士了。却引動了王上。然而王上新近又別有戀愛。夫人是不會久戀王上的。再過幾時。夫人一定要耍什麼新花樣。等到那箇時候。我再想法罷。想好了。只好不響。倒在交椅上。靜坐。公爺的興致。却很好。不曉得說了多少話。後來沒得說了。分付羅連去告訴夫人。說是夜深很涼。不再出來陪夫人夜遊了。羅連去找夫人。

人把話告訴了。覺得夫人好像心裏有什麼大事。羅連順步走向花園。走不上一百步。看見兩箇少年男人。手拉手的散步。在路上拿腳踢石子。原來一位就是吉士。一位是波拉治。羅連是很不喜歡這兩箇人的。見了面。只好行禮。他們兩箇人還禮。那箇時候。園裏並沒什麼人。夜深風冷。羅連向左轉灣。從一箇小院子進離宮。那兩位向右轉。往樹林裏走。羅連正在登樓。看見有一箇女人。背後又跟着一箇女人。向大廳走。那時還有一點亮。彷彿還看見那兩箇女人的身材。都是很好的。前面走的一箇更好看。羅連停了一會。想道。這兩箇女人。我好像有點認得。正想尾追。看他們做什麼。這箇時候。他的跟人走上來。說道。送信人來了。羅連道。不必太忙。叫他明早來罷。侍者道。恐怕內中有公爺的要緊信。羅連道。是那裏送來的。侍者道。一封是英國來的。一封是加來來的。加來那一封。是很要緊的。羅連道。加來的麼。誰在那裏寫信給我。侍者道。彷彿是狄倭達的筆迹。羅連道。既是這樣。我先回房裏。按下不提。且說剛纔那兩箇女人。走到一箇小樹林。站住了。先行的那一位回過頭來。問道。離那棵

樹還有多遠。在後的那一箇答道。還有幾百步路。請你先在這裏歇歇罷。先行的就是公爺夫人。聽他這樣說。就靠着樹。站在那裏。對跟來的女人說道。我要你把實情告訴我。不許有半箇字的謊。那女人很慌。答道。夫人不要同我生氣。夫人道。格小姐。你不必害怕。這件事同我原不相干。你不過恐怕在樹下所說的話。被人偷聽了。王上要不高興。你放心罷。我現在特爲來試試看。王上究竟能聽見你們說話麼。格小姐道。王上一定是聽見了的。因爲他離我們很近。夫人道。也許你們說話。聲音低。不能句句都被他聽見。格小姐道。我們是照常說話。以爲是沒得人偷聽的。夫人道。你們是三箇人。是不是。格小姐道。是的。拉小姐孟小姐。還有我。夫人道。你所說的。並沒什麼不敬的話。格小姐道。恐怕是說錯的。倘若是王上聽見了。我求你同我說情。夫人道。那箇自然。但是你不必害怕。王上偷聽了。即使王上聽見了。他也不曉得是誰說的。樹林之下。白天都是很黑暗的。況且在晚上。王上若是並不生氣的話。我們倒不必先同他說起。格小姐道。倘若他們認得了拉小姐。他們一定也認得我。愛安

彷彿是曉得我在樹下的。夫人道。好在你並沒說過得罪王上的話。格小姐道。那却沒有。不過有一位說了幾句很恭維王上的話。拿我的話去比較。我所說的就甚好。夫人道。孟太理是向來鹵莽的。格小姐道。不是孟小姐說的。是拉小姐說的。夫人看見各人所說的話相符。不禁大驚。說道。我看王上是並沒聽見。我們到橡樹下試試看。你還認得麼。格小姐道。我閉了眼。也找得着。夫人道。很好。你就去。坐在那裏。照常的說。我在樹後聽。倘若是聽得見的話。我……格小姐道。是的。夫人。夫人道。我自然要保護你。說完。夫人往前走。忽然立住了。問道。孟太理一定也是很害怕的。格小姐道。他却說得很少。不會害怕的。夫人道。他可以說箇謊。不叫你們爲難。格小姐道。他曉得夫人要幫我們的忙。一定不肯的。夫人道。我要你們同說你們先曉得。王上同愛安藏在樹後。格小姐道。我曉得。夫人道。你是曉得愛安聽見你恭維他的話。格小姐道。是的。故此我纔說。王上也是聽見的。夫人聽了。咬牙。說道。愛安那箇人。你是曉得的。王上向來是很縱容他的。他愛說什麼。就說什麼。不管是真是假的。但是我

們要考究。到底王上聽見沒有。格小姐道。王上一定聽見的。夫人道。既然這樣。你就
 要聽我分付。你們三箇人。一口咬定。說是先曉得王上同愛安躲。在樹後。特爲說出
 來。鬧着頑的。格小姐道。我們怎麼好說同王上鬧着頑呢。夫人道。很容易的。況且你
 們都是小女孩子。他們跟着你們。原要嚇你們的。很容易說得圓的。孟小姐說梅力
 康。你說愛安。拉小姐說王上的。都算是鬧着頑的。格小姐道。拉小姐是很願意賴的。
 夫人道。當真的麼。格小姐道。是的。夫人道。既然這樣。只好當做頑笑的了。梅力康是
 沒得話好說。愛安只好被人家恥笑。王上只好讓人家批評他不自重的了。格小姐
 道。夫人真是聰明。我們都很感激的。夫人道。與我也有益。格小姐道。怎麼會有益。夫
 人道。你們都是我的女伴。我是不能讓人造你們的謠言。拿你們當笑柄的。你可曉
 得。宮裏的人。是最喜歡造謠言的。我們說話的時候長久了。我們走到了沒有。格小
 姐道。只離五十碼遠了。我們要向左轉。夫人問道。你看孟小姐肯依着我的法子辦
 麼。格小姐道。他一定依的。夫人道。拉小姐呢。格小姐道。有點爲難。他是向來不說假

話的。夫人道。他依了。却是於他有益。格小姐道。這一層是不能動他的。夫人道。是的。我聽說他有古怪脾氣。動不動拿宗教做題目。遮掩他的怪僻行爲。但是如果他一定不依。還要常常的對人說他戀愛王上。被宮裏的人拿來做笑柄。我恐怕他只好回去。李洛阿養鴿子過日子。夫人說話的時候。很露出怒容。格小姐很害怕。只好自己說。夫人分付的話。無一不依。再過一會。快到大橡樹。格小姐說道。這裏就是的。夫人道。我們試試看。可以聽見多少。格小姐忽然大驚。一手攙夫人的肩膀。說道。不要響。夫人立住了。問道。什麼事。格小姐道。你試聽聽就曉得。很容易偷聽的。夫人果然屏息靜聽。聽見有人很憂愁的說道。波拉治。我告訴你。我戀愛他得很利害。快要瘋了。夫人聽了。一驚。微微的一笑。說話的聲響。他是認得的。於是伸手把格小姐領到一箇地方。聽不見那箇人說話了。夫人道。你在這裏。不要又被人來偷聽。剛纔說話的人。是說你。格小姐道。說我麼。夫人道。是的。說的是你們昨天的故事。我在這裏聽。你去找孟太理。你們兩箇人在樹林外邊等我。格小姐遲疑。夫人又叫他去。他只好

拉起裙腳。從一條小路走出了花園。當下夫人躲在樹林。坐在大栗樹下。很留心的聽。想道。我倒要聽聽這箇犯單思病的獸子。對波拉治說我什麼。

第一百十九回 吉士之狂愛

再說。公爺夫人在栗樹下偷聽。那時寂無人聲。隨後聽見洛奧爾說道。吉士這是一場大禍。吉士答道。我也曉得。洛奧爾道。你犯了戀愛病。不算是大禍。你不能深沉。顯露出來。却是大禍。吉士道。怎麼講。洛奧爾道。你一舉一動。一談一笑。都露出戀愛的樣子來。你自己把持不住了。處處都要顯露出來。給人看見。即使眼前沒得人。你也要把你戀愛的意思。告訴樹木。你要曉得有人會偷聽的。吉士歎口氣。洛奧爾道。我很替你擔心。自從你回來之後。無一件事不露出你戀愛的情形來。你回來已經是很不妥的了。我奉勸你。小心些。自己費點大力。按住些。不然。是有大禍臨身的。倘有不測。怎麼樣好。誰能救你。你要記得。夫人也要受罪的。即使夫人本無他。但是因為你戀愛他。別人就可以說夫人的閒話。你有什么法子保護呢。吉士道。不管有什么

麼禍事來。總不能穀比我現在所受的還苦。洛奧爾道。我不懂你的意思。吉士道。反對我的事體太多了。我一箇人。獨力難支。從今天起。我以後所做的事。我自己都無把握。我算是瘋了。從此以後。我算是沒得這箇人。從此以後。我也不打主意。我就放縱我自己。你曉得的。我們打仗的時候。一箇人在前敵哨探。忽然會遇着一二十箇敵人的。我們還可以抵敵得住。倘若敵人慢慢多了。我們不是拒敵而死。就要退後。我現在所處的情形。就是如此。最初的時候。我要敵我自己。其後我要敵巴金汗。現在王上自己上場。我只好讓他的了。我却不自欺。我只看見一條路走。我只好爲情而死的了。洛奧爾道。你只能怪你自己。不能怪公爺夫人。夫人爲人。你是曉得的。向來是風流跌蕩。厭故喜新的。你爲什麼放縱你自己。去戀愛他。誤了自己的一生。夫人之能動人。我是曉得的。人家見了。就戀愛他。原不足怪。你雖然戀愛公爺夫人。你却也要替公爺想想。你也要爲自己想想。吉士道。洛奧爾。我曉得你表同情。說許多話來安慰我。不過我曉得你所說的話。你自己也不盡能相信。洛奧爾道。你錯了。我

心裏想什麼。嘴裏說什麼。當下公爺夫人睜了大眼。動也不動。全副精神。在那裏偷聽。半句都不讓漏了。吉士道。我曉得公爺夫人的性情。比你清楚。公爺夫人。不獨是愛風流。好恭維。好新鮮。他是很放蕩的。最是難鬪。我告訴你。我受的罪。如同在地獄一樣。我本不是箇懦夫。我却不能再受罪。我有一件事好做。大約等到我把這件事做過了之後。夫人或者會後悔。洛奧爾看見吉士很震動。不禁大驚。問道。你打算怎麼樣。吉士道。有一天。我要走去對夫人說道。我年紀輕。我戀愛你到瘋了。我當初原想遠遠的崇拜你。誰知你用出許多手段。勉勵我上前。你叫我心裏想是你也戀愛我。故此我愛情就日深了。誰知你又把我撇開了。你雖然是箇金枝玉葉。還不值得一箇王子的戀愛。我戀愛你很深。我實在是箇戡子。我只好一死。當作罰你。我死的時候。還要詛罵那箇女人。害了我的前程。洛奧爾道。吉士。你當真是瘋了。吉士道。是的。現在法國沒得軍務。我只好投到奧國的軍營去。讓匈牙利人。或是土耳其人。把我殺了。吉士還沒說完。忽聽見樹林裏有響聲。洛奧爾先跳起來。吉士還是兩手撐

住臉。坐在那裏不動。忽然間樹葉分開。有一箇臉作死灰色的女人。站在兩箇人跟前。一隻手拿着樹枝子。一隻手舉起臉巾。吉士抬頭一看。原來是公爺夫人。喊了一聲。洛奧爾說了幾句對不起的話。夫人說道。波拉治子爵。我費你的心。同我去看看我的女伴在那裏。伯爵。你就在這裏。我覺得很倦了。請你伸手來扶我。吉士看見了公爺夫人。如同半天一箇霹靂。事到其間。只好大着膽子。看見洛奧爾遲疑不走。吉士對他使眼色。使手勢。要他走。當下夫人在那裏等。等到洛奧爾走了。上前抓住吉士的手。現在樹下。只是他們兩箇人。四圍寂然無聲。只聽見洛奧爾的脚步響。兩箇人頭上有樹葉遮住。偶然搖動。還看見星光。公爺夫人把吉士領到一箇地方。離開那棵大樹。一直走到一箇開敞地方。夫人聲音發抖。說道。我特爲領你到這箇地。因爲剛纔那裏說話。是可以聽見的。吉士道。可以聽見的麼。難道你……夫人道。你剛纔所說的話。我都聽見了。吉士喊道。可了不得。低了頭。不敢抬。夫人道。你說我的話。我都聽見了。吉士不響。但願地下有箇窟窿。可以鑽進去。夫人道。我甯願人家說實

話傷害我。不願人家說假話騙我。吉士原來你當我是箇蕩婦。吉士道。是我所戀愛的人。我不能用這樣壞字眼。夫人道。據我看來。凡一箇女人。令人動情。還不去救他。才不算箇人。吉士道。我說的話。不能與你有什麼關係。我的死活。同你不相干。夫人道。吉士。我畢竟是箇女人。我很同你做過朋友。我不願意你枉送了性命。我同你開誠布公的說。我要你把我們兩箇人。從前的交情。忘記了。吉士做出乞憐的樣子。看夫人說道。我做不到。夫人道。你爲我惹了禍。我不能不設法救你。我們今天約好了。你饒恕了我的無意識之舉動。我也饒了你說我是箇蕩婦。你就不必輕易一死。令戀愛你的人難過。夫人說這番話的時候。是很柔媚的。吉士又有點支持不住了。夫人道。你若是能聽我的話。往後你自然不深怪我了。你還可以做我的好朋友。幫我的忙。吉士此時心裏亂了。沒得主意。說道。夫人。這樣的條款。我不能依從。夫人道。難道你不肯同我做朋友麼。吉士道。我甯可爲情而死。不願做泛常的朋友而生。我只能當你是我終生所崇拜的女人。你若是願意的話。只管罵我。逐我。都可以。我剛

纔說你不好。原是因爲由愛生恨。都因爲我戀愛太過。你不能怪我。倘若我是死了。你頂少也念念我爲你而死。或者有點後悔。夫人半晌不語。抬起頭來。說道。你當真戀愛我到這箇地步麼。吉士道。不管你說什麼。做什麼。你是曉得的。我戀愛你很深。夫人道。你這樣的病。是要溫柔藥才能醫的。你伸手過來。你的手冰冷。吉士跪在地上。舉起夫人的手。在嘴上親。夫人道。你既然戀愛我。只好戀愛的了。又說道。我們回去罷。吉士站起來。伸手扶夫人。說道。你想出殺我的新法子。夫人道。好在許久纔能殺。於是兩箇人。回到園裏。

第一百二十回 阿拉密得密信

再說。羅連在房裏讀信。原來是狄倭達跟人寫的。信裏說的是。在加來比劍。狄倭達受了巴金汗劍傷。請他告訴吉士同公爺。狄倭達的信。還說巴金汗戀愛公爺夫人的話。羅連讀到這裏。聳聳肩。因爲今天的事體。是狄倭達夢想不到的。羅連把信放在一邊。說道。狄倭達原是箇明白人。爲什麼說這樣的糊塗話。大約居鄉日久。是會

糊塗的。他爲什麼不告訴我點要緊新聞。比劍算得什麼。假使不是因爲這封信。我還可以跟着那兩箇女人。偷聽點新聞。打聽出來。一定同一箇女人不便。或者鬧到兩箇人比劍。公爺聽了。又可以解悶。隨後看看表。說道。太遲了。已經是半夜一點鐘了。衆人大約都回到王上的大廳了。我失了一箇好機會……隨即走到窗口。看園裏的僻靜地方。忽然看見兩箇人。向離宮而來。一箇是箇身材很好看的女人。是剛纔半點鐘之前。看見過的。陪着的是箇男人。羅連喊道。這箇女人又來了。趕快跑下樓梯。要看是誰。走到小院子的門口。就碰見公爺夫人進來。看見只是夫人一箇人。心裏有點詫異。曉得那箇男人。一定還相離不遠。羅連等不及鞠躬。就趕快走。夫人彷彿是不願意羅連看見他。也趕快走。羅連走出去。就找那箇男人。出來得正巧。那箇男人正要轉灣。羅連追過去。那箇人被臺堦遮住。看不見了。那箇人彷彿是一路走一路想心思。走得很慢的。羅連走上前。一轉灣。碰見兩箇男人。向他而來。正想要發脾氣。抬頭一看。認得是戶部大臣福奇。同來的人。羅連却不認得是阿拉密。羅連

是想不到會遇着福奇。喫了一驚。只好對他鞠躬。福奇回禮。對羅連說了幾句客氣話。羅連也只好答幾句。覺得不高興。不能追尋那箇人。羅連說道。大人來得很遲。我聽公爺說。王上特爲請你來的。公爺看見你不來。很詫異。福奇道。起先我來不了。等到事體完了。我趕快來。羅連道。巴黎還安靜麼。福奇道。是的。收稅却沒鬧事。羅連道。原來你要看見巴黎平安無事。你纔來。福奇道。是的。因此我到得遲了。我要請教你。你可曉得王上在宮裏。或是在樹林裏。我今晚很想見王上。羅連道。我有半點鐘沒看見王上。不曉得在那裏。福奇道。大約在公爺夫人那邊。羅連道。不見得。我纔看見夫人。從小樓梯到自己房裏。除非剛纔碰見你們二位的是王上。羅連說到這裏。就不響。要等福奇說那人是誰。福奇却沒說出來。只說道。不是王上。羅連很失望。對福奇鞠躬。正要走開。回過頭看見柯羅孛。在那裏分付幾箇人。羅連說道。那邊樹下有幾箇人。你問他們。許能告訴你王上在那裏。福奇看不清楚樹下的人。問道。是誰。羅連道。柯羅孛。福奇道。對着拿火把的人說話的。是柯羅孛麼。羅連道。是的。他分付

匠人預備明晚的燈彩。福奇說道。謝謝你。羅連原想打聽些新聞。只好鞠躬走開。福奇臉上又有許多憂愁之色。阿拉密看看他。很有可憐之意。說道。我就不懂。爲什麼你一聽見柯羅李的名字。立刻就發起愁來。剛纔你還是很高興很快樂的。一遇着這箇很不相干的人。你登時就不高興起來。你爲什麼不信命。福奇道。我覺得我的快樂事。已經到了絕頂了。恐怕不能長久。我是快樂極了。無以復加的了。我恐怕樂極悲來。慢慢要下臺了。阿拉密微笑。說道。你說你的快樂。我却不懂得你指什麼事。你遇着有不如意的事。都來同我商量的。總算是你當我是箇好朋友相待。我却要同你同享快樂。福奇道。這是件祕密事。你是箇主教。我不便對你說。阿拉密道。我是箇教士。你什麼話不好對我說呢。福奇長歎一聲。說道。我恐怕不能對你說。阿拉密想了一會。後來微笑。說道。謹慎原是好的。福奇道。不要響。我看見那條毒蛇。認得我。要到我這邊來。阿拉密道。你說的是柯羅李麼。福奇道。是的。你不必久在這裏。我不願意他看見你。他許不喜歡你的。阿拉密道。只要有你在這裏。我可以不必同他做

朋友。福奇道。原是的。不過我許不長在這裏。將來有一天。我許要下臺的。阿拉密道。等到你下臺的那一天。就可以試試我們的交情。合力抵禦柯羅李。現在與其在這裏說閒話。何妨去見王上。或是見公爺夫人。福奇道。是的。我不如去見公爺夫人。阿拉密道。近來是公爺夫人。很得王上的寵。你也要同他周旋。或者可以幫我們的忙。抵敵柯羅李。你不如去見公爺夫人。找他幫忙。福奇道。你可曉得清楚。王上現在是的確同公爺夫人要好麼。阿拉密道。倘若是有了什麼改變。一定是從今早變起的。我布散的偵探很多。福奇道。也罷。我就去見公爺夫人。我已經帶了兩樣金剛鑽首飾來。阿拉密道。我從前看見過的。是很厚的一分禮。一定有人喜歡的。這箇時候。有箇跟人走上來。後面是箇信差。信差送一封信。說道。給大人的信。跟人遞一封信。給阿拉密道。這一封信。是給主教的。跟人拿了一箇火把。兩箇人就讀信。福奇一認得信面的字跡。立刻就高興起來。那信上說道。我們分手。不過一點鐘。自從我告訴你。我戀愛你之後。我覺得彷彿有一世了。信上不過是這兩句話。原來白利愛夫人同

福奇盤桓了兩天。確是一點鐘之前。兩箇人纔分手的。白利愛夫人恐怕福奇忘記了他。特爲打發一箇專差。送他這封要緊的信。福奇讀完了。把信送到嘴唇邊。親一親。隨即賞了信差好些金錢。當下阿拉密打開信來讀。信上說道。王上遇着一件奇事。很爲所動。王上偶然偷聽了幾箇女伴說私話。內中有一位。說他戀愛王上。說這話的。就是拉維力小姐。相貌長得很好。很能動人。王上已經有點入迷了。你們要留心。防這位拉小姐。信上並沒說到公爺夫人的話。阿拉密讀完。把信放在袋裏。福奇還是捨不得他那封信。還在那裏看。阿拉密拉住福奇的手。福奇問道。什麼事。阿拉密道。你可聽說。有位小姐叫做拉維力。福奇道。我不曉得。阿拉密道。你要留神。這箇人。福奇道。我想起來了。我記得他是公爺夫人的女伴。阿拉密道。無疑是他了。福奇道。這箇人怎麼樣。阿拉密道。你今晚去看。還是看這位小姐。福奇道。你說什麼。阿拉密道。你那份厚禮。還是送給這位小姐。福奇道。我不懂。阿拉密道。我向來勸你做一件事。都是有道理的。福奇道。但是現在這一件。却太離奇了。阿拉密道。我不是亂來。

的。你一定得去見拉小姐。我只好替你告訴白利愛夫人。說是你因為國家大事去見這位小姐的。福奇道。德博理。你說什麼。你爲什麼要提白利愛夫人。阿拉密道。我想過了。不如索性告訴你。你的祕密事。我也曉得一二。你去見白利愛夫人罷。福奇道。你勸我去見誰。我就去見誰。阿拉密道。你剛纔飛昇到最高天頂。現在却要快快的下來。柯羅孛來了。你看有多少人圍住他。恭維他。巴結他。看來他是步步高升的無疑了。果然這箇時候。柯羅孛走過來。後頭跟着許多人。那箇不恭維他。柯羅孛得意的了不得。福奇道。只要拉芳廷在這裏。他一定要說蝦蟆吹氣的故事了。福奇見柯羅孛走來。先冷笑。柯羅孛也微笑。他在一旁留心看福奇的舉動。看了有一刻鐘。現在纔慢慢的走過來。阿拉密附耳對福奇說道。那箇無賴。又要同你要幾百萬。放煙火。點燈燭了。柯羅孛恭恭敬敬的鞠躬。福奇微微的點頭。柯羅孛說道。大人。你看那些燈彩怎麼樣。我們辦得很好麼。福奇說道。辦得是好極了。柯羅孛道。你肯說好就很好了。你曉得的。我們不過都是王上的臣子。然而芳田浦還比不上倭克士。福

奇道。是的。柯羅孛道。我們竭蹶得很。只好將就辦罷了。福奇聽了。臉上只略動一動。柯羅孛道。你是向來有名富豪的。何妨在你自己的花園。請王上去熱鬧。人家說你的花園。是花了六千萬的。福奇不慌不忙的答道。花了七千二百萬。柯羅孛道。一定是非常之華麗了。福奇道。你看我請王上。王上肯來麼。柯羅孛道。王上肯來。是無疑的。我可以保王上必來。福奇道。謝謝你。讓我斟酌。阿拉密趕快低聲說道。立刻就答應下來。請王上駕臨。柯羅孛道。你不是說。還要斟酌麼。福奇道。是的。我正在想。不曉得幾時請王上纔好。柯羅孛道。你爲什麼不今晚就請。福奇道。也罷。我就是今晚請王上。回頭對大衆說道。我原想請你們諸位。不過各位是曉得的。凡是王上去的地方。那些客是要王上請的。說完。福奇走開了。柯羅孛自言自語道。這箇人。太好富豪了。他立刻就設宴會。請王上駕臨。請是很容易的。不過這一請他。至少也要花一千萬。福奇對阿拉密說道。這一趟。你却把我毀了。阿拉密道。不然我救了你。福奇不答。上了臺階。要打聽王上睡覺了沒有。能否見他。

第一百二十一回 有條理的帳房

再說。路易第十四。同公爺夫人相見之後。回到自己房裏。愛安陪着。對王上說各人戀愛之事。第一件是吉士如何戀愛公爺夫人。夫人如何戀愛王上。梅力康戀愛孟小姐。拉小姐戀愛王上。格小姐戀愛自己。說得落花流水。又告訴王上。公爺夫人如何追問王上偷聽拉小姐說話的情形。王上自從偷聽了拉小姐戀愛的話。早已把公爺夫人丟在腦後。鍾情在拉小姐身上。王上快要安歇的時候。問愛安道。你曉得拉小姐麼。愛安道。我曉得。陛下既然戀愛拉小姐。陛下要他什麼樣。他無不依的。王上道。這是我的事。我要問的是別人說他怎麼樣。愛安道。人家都說他是很有德性。很有分寸的。王上微笑。說道。人家都是這樣說的麼。愛安道。這兩種好處。宮裏的人是難得的。就是有了這兩層好處。人家是不相信的。王上道。他可是箇世家。愛安道。是的。他是拉維力侯爺的小姐。現在是李梅的義女兒。王上道。我記得了。李梅是前一位奧林斯公爺的大總管。我在孛洛阿還看見過這小姐。那箇時候。我却並沒

留意他。愛安道：現在再留意他，也還不遲。王上道：你說拉小姐並無戀愛人。愛安道：即使有的話。王上怕什麼。王上道：我想起來了。他同一箇什麼人定了親的。愛安道：定了親麼。王上道：愛安，你最喜歡打聽新聞的，該曉得這件事。愛安道：我却不曉得。還是陛下見聞廣些。王上道：我曉得那箇男子的父親，當面求我在婚書上簽字的。那男子叫做……王上正要說出波拉治子爵的名字，忽然停住了。繻着眉頭，愛安問道：那男子叫什麼。王上想起舊事來，心裏很有點不安，說道：我現在忘記了。愛安道：我或者可以幫王上想想。王上道：我只記得公爺夫人的女伴，內中有一箇已經定了親了。大約不是拉小姐。愛安道：大約是格小姐。王上道：許是的。愛安道：他是同蒙特本定親。但是格小姐並不見得十分得意。王上道：我要你去打聽拉小姐的故事。愛安道：我幾時再來。王上道：你有話告訴我。就來。愛安道：不久我就要來的。王上道：公爺夫人聽見這件事，可有不高興。拉小姐的意思。愛安道：並無不高興。王上道：你看公爺夫人並不生氣麼。愛安道：我却不曉得。我只知道他以為樹下偷聽那件

事很有趣。王上道也罷。我聽見外間房裏有人說話。大約是信差來了。你去看看。愛安走出房一看。回來說道。福奇來了。據他說是王上傳得來的。但是現在深夜了。不好求見的。不過先來報到。王上道。福奇麼。我是三點鐘寫信。叫他明日來的。現在是早上兩點鐘。他已經到了。來得真快。我馬上就見他。愛安。你去打聽事體。明天再來回話。愛安鞠躬出去。得了這箇好差使。十分高興。告訴了內侍。領福奇見王上。王上看見福奇。先站起來。說道。福奇。我很高興見你。你來得很快。你接着我的信時候不早了。福奇道。王上的信是昨晚七點鐘到的。王上道。你近來一定是很忙。我聽說你有三四天不出門。福奇道。是的。我有好幾天沒出門。王上道。我有許多話對你說。福奇道。陛下待我甚好。我很感激。我要趁這箇時候。再同陛下說。陛下從前應許我帶領一箇人來見陛下。王上道。我記得了。是箇教中人。要來謝我。福奇道。是的。這箇時候。我原不該帶他來的。不過他追得我很緊。還要趕快回去他的教區。王上道。這箇人是誰。福奇道。是萬斯的新主教。是我前三箇月保舉的。是陛下簽過字的。路易原

來當日並沒讀文憑。就簽字的。說道。許有這件事。他現在來了麼。福奇道。來了。萬斯是箇很要緊的地方。那裏的百姓是很愚蠢很老實的。德博理很盡心教他們。王上道。德博理麼。路易第十四覺得這箇名字還熟。不過一時想不起來。福奇道。陛下不曉得他。他是箇最忠心可靠的。王上道。我記不起這箇人。你不是說他要趕快回去麼。福奇道。他接了幾封信。很着急的要回去。但是要先面謝陛下纔起程。王上道。你告訴他。我就要見他。福奇對內侍使手勢。阿拉密就進來。對王上鞠躬。王上定眼看他。彷彿是要追憶從前在什麼地方見過的。王上道。你就是萬斯新主教麼。阿拉密道。陛下。是的。王上道。萬斯是在畢旦尼省。阿拉密鞠躬。王上道。在海邊是不是。阿拉密又鞠躬。王上道。離美人島不遠。阿拉密道。離美人島約二百里。王上道。二百里不算遠。阿拉密道。我們畢旦尼的人。覺得二百里是很遠的。若是從海道走。更覺得遠了。那箇島離河口還有二百里。王上道。福奇有一所極華麗的房子在美人島。阿拉密道。我也聽見說。王上道。福奇。你爲什麼不請主教到島上看看。豈不奇怪。阿拉密

不等福奇開口爭先說道。我們畢旦尼地方的窮主教。是輕容易不能走開的。王上道。不管怎的。我要罰福奇。阿拉密道。陛下打算如何罰法。王上道。我把你調開了。福奇着急。在那裏咬牙。阿拉密只是微笑。王上問道。你在萬斯有多少進項。阿拉密道。六萬利華。王上道。這不算多。大約你自己有點私產。阿拉密道。我沒得私產。只有大教堂裏福奇的坐位。每年可收一千二百利華。王上道。德博理。我答應你。將來替你調一箇好缺。我不會忘記的。阿拉密鞠躬。王上也鞠躬。阿拉密曉得是召見完了。再說了幾句不相干的話。就走出去。福奇道。假使德博理從少年就當教士起。是應該大用的。王上道。他的學問不甚高明麼。福奇道。他早年原是當軍人。後來纔改行業。當教士。陛下若是許我。我可以把他的歷史告訴陛下。王上道。我是很想聽他的歷史。不過我們還是談你的事罷。我要同你賀喜。福奇道。陛下待我很優厚。王上道。福奇。我從前待你很有點意見。福奇道。我是不幸得很。王上道。現在沒有了。但是你總覺得。福奇道。是的。我只好耐煩的等。等到陛下曉得了實在情形的那一天。原來那

一天已經到了。我很高興。王上道。你大約明白我爲什麼不喜歡你。福奇道。我曉得陛下以爲我太揮霍。辦理財政。並不得法。陛下以爲國庫沒得錢。王上的私囊。一定也是空的。王上道。我從前確有這箇意思。如今沒有了。是我想錯了。福奇鞠躬。王上道。你都辦好了。沒得人滋事麼。福奇道。是的。還有些錢剩。王上道。近來這一箇月。你支出的錢。很不少。福奇道。還存了許多錢。隨便陛下幾時要。王上道。這兩箇月。我不要你煩心去籌款。福奇道。既然這樣。我當下去籌五六百萬。預備將來有軍務。王上道。你看會有軍務麼。福奇道。倘若一旦有軍務。我們法國是可以抵敵得住的。王上滿臉的高興。說道。我們近來這幾天。錢花得很不少。你不要責怪我們。福奇道。陛下還有二十年的少年。當這二十年。還可以花一萬萬。王上道。福奇。一萬萬是許多錢了。福奇道。陛下若是以爲應該節省的話。我們也可以節省。好在陛下有兩箇財政官。各有用處。一箇可以教陛下如何花錢。這就是我。一箇可以教王上如何把錢收藏起來。王上見福奇保舉柯羅李。有點詫異。說道。那一箇是柯羅李。你居然保舉柯

羅孝。福奇道。是的。他是箇很有才幹的人。又忠於王上。王上微笑。說道。你說這種話。難道是因爲他常同你反對麼。福奇道。是的。我有籌款入庫的本事。他有許入不許出的本事。王上道。你大約要說兩句不以他爲然的話。福奇道。陛下指他辦事之才麼。王上道。是的。福奇道。不然。我曉得法國之大。沒得第二箇可以比得上他管帳的本事。王上道。我們這兩天的大宴會。全是他一箇人經手辦的。他雖然是向來喜歡省儉的。這一趟他却很肯花錢。福奇鞠躬不響。王上道。你以我的話爲然麼。福奇道。我看柯羅孝。辦得很有條理。並沒辜負陛下信用他。王上聽他這兩句話。明白福奇的意思。是說柯羅孝不過是有條理。却並不見辦得十分華麗。王上覺得像是箇鄉下人。自以爲穿了最新最好的衣服。誰知到了巴黎。纔覺得自己還是土頭土腦的。惹人笑話。此時纔覺得福奇批評的話。很不錯。後來福奇告辭走了。王上安歇下來。想來想去。柯羅孝雖然費了許多心思。畢竟還逃不出福奇所說的。有條理的帳房幾箇字。覺得很難受。福奇這一番輕描淡寫。不卽不離的。恭維了柯羅孝幾句。却

比出力毀謗他的力量大得多了。

第一百二十二回 愛安遇吉士

再說。愛安奉了王上之命。去打聽消息。愛安一想。第一件先要找着吉士。於是跑到宮裏去找他。找不着。又走到花園去找。四下裏也找不着。忽然遠遠看見一箇人。同石人一樣。靠着一棵樹。兩眼只管看樓上的一箇窗子。那箇窗子。原是公爺夫人房間的一箇窗子。愛安以爲那箇人。一定是吉士。就慢慢上前細看。果然是吉士。吉士因爲夫人又同他要好。十分高興。愛安曉得拉小姐當了公爺夫人的女伴。還是吉士之力。却不曉得吉士爲什麼這樣出力。心裏打算好了。要在吉士嘴裏打聽消息。如果打聽出來。告訴了王上。王上一定是喜歡他的。倘若打聽出有點不好的消息。他就要設法把拉小姐闕出宮裏。那時宮裏的夫人小姐們。因爲喫拉小姐的醋。却虧得愛安想計。把拉小姐闕了。一定是很感激他的。倘若是王上聽了許多的不好消息。還是不肯同拉小姐分開。愛安就要使拉小姐知道他。曉得他的陰事。自然是

畏懼他。替他出力。倘若拉小姐有什麼破綻。後來一天要流露出來。愛安只推不知道。王上自然不怪他。拉小姐還是感激他的。盤算好了。去同吉士說話。那時正是夜深。凡是犯戀愛病的人。這正是神聖不可侵犯的時候。吉士正在那裏胡思亂想。忽然覺得有箇人。把手放在他肩膀上。說道。我正找你。吉士很詫異道。你找我麼。愛安道。是的。你詩興發作。一箇人在這裏想警句麼。吉士因爲他來打岔。很不高興。答道。你猜的有點像。你來做什麼。愛安道。你沒聽見我先說的話麼。吉士道。這是怎麼講。愛安道。我不是說。特來找你。果然找着了。吉士道。怎麼樣。愛安道。我找着你深夜唱歌。引動情人。是不是。吉士道。恐怕是的。愛安道。這原是你的長處。吉士道。我的長處麼。愛安道。女人們是最喜歡你的。吉士道。怎麼講。愛安道。誰不曉得。我特爲來告訴你。我也犯了戀愛病。吉士道。是麼。愛安道。是的。吉士道。你何妨告訴我。這箇時候。吉士恐怕愛安看見對面的窗子上。還有燈光。一手把他拉到別處。愛安說道。不要到樹林裏黑暗的地方。那裏又潮又冷。我們還是站在月亮下罷。吉士道。也好。你

喜歡那裏。就是那裏。於是兩箇走到宮裏的花園。吉士道。你只管問我。我答你。愛安道。很好。有一箇人你很關切的。我要問你。吉士道。大約那人是你所戀愛的。愛安道。我不能對你說。吉士道。是的。戀愛之事。深藏心裏。原不可輕易告人的。愛安道。是的。我是最易動心的。吉士道。人人都曉得。愛安道。我老實告訴你。我很戀愛格小姐。吉士道。你弄錯了。我從來不關切格小姐。愛安道。原來格小姐得了公爺夫人女件的差使。不是你薦的。吉士道。格小姐是大世家。用不着外人的力量。愛安道。你說笑話麼。吉士道。不是的。愛安道。原來格小姐當了女件。同你不相干。吉士道。我向來沒見過他。一直等到大婚那一天。我是第一趟見他的面。他的事體。我全不曉得。不能告訴你。吉士說完。正要走開。愛安那肯這樣容易放過。說道。伯爵。且等一等。我還有話說。吉士道。對你不起。我看我們該回宮了。愛安道。我剛纔找着你的時候。你並無回宮之意。吉士道。你若是有要緊的話對我說。我是很願意聽的。愛安道。遲早差半點鐘。不算什麼。我要你對我說。你不肯談格小姐的事。並不是因爲有什麼不便說的。

話。吉士道。我相信格小姐。是位極清白的姑娘。愛安道。我聽你這句話。高興極了。我要告訴你。公爺夫人女伴的差事。你不能說同你不相干。你曉得的。有人因爲這件事。做了一首歌。吉士道。那些人是無論什麼事。都要作歌的。愛安道。這一首。你聽見過麼。吉士道。並沒聽過。你何妨唱給我聽。愛安道。起頭我忘記了。末了那兩句。我還記得。吉士道。你只管唱給我聽了。愛安果然唱了。吉士道。腔調不好。意思也不好。愛安道。原不是名手做的。是某爵爺做的。他們是做不好的。吉士道。可惜你只記得末了兩句。愛安道。不要忙。我記起第二韻那兩句。愛安又唱。吉士接住道。底下一定是說拉維力。愛安道。你猜着了。吉士道。這是不難猜的。愛安道。你很出力幫忙的。就是孟小姐。拉小姐。說完大笑。吉士道。歌上並沒說到格小姐。你該滿意了。愛安又大笑道。孟太理怎麼樣。吉士道。孟小姐是逃不了的。不論他們說什麼。總帶上孟小姐的。愛安道。你曉得他的故事麼。吉士道。我不曉得。滿尼甘的朋友梅力康。很戀愛孟小姐。滿尼甘托我替孟小姐求女伴的差使。還要我替梅力康求在公爺府裏辦事。你

曉得的。我很喜歡滿尼甘。故此替他辦。愛安道。你可辦成的。吉士道。孟小姐的事。是我辦的。梅力康的事。還沒辦到。你要問我的。我要告訴你了。愛安道。差不多都告訴我了。只有拉小姐。你却未提。吉士道。拉小姐也是我薦的。愛安聽了。哈哈大笑。吉士有點不高興。說道。你不要拿來當笑話。拉小姐爲人。你是要恭敬的。愛安道。新近的謠言。你還沒聽見麼。吉士道。我却沒聽見。你也必要告訴我。愛安道。你彷彿把這件事體。看得很要緊。吉士道。那是自然。因爲我有一箇好朋友。很戀愛拉小姐。愛安道。當真的麼。吉士道。是的。我不能讓你。把他當做笑柄。愛安道。原來如此。吉士正要走開。愛安要把戀愛拉小姐那人的名姓打聽清楚。說道。你要闕我走了。吉士道。不是的。我並不闕你走。不過我的歌。還沒編好。只做得一句。你曉得麼。愛安道。我曉得。吉士道。應該是四句的。我還要做三句。很要用點心。愛安道。是麼。我只好告辭了。吉士道。暫別了。愛安道。你做詩做得快麼。吉士道。很快的。愛安道。到了天亮。你該可以做好了。吉士道。我盼望可以做好了。愛安道。暫別了。明天見罷。愛安走了。吉士回到

花園。愛安走向樹林邊。原來花園同樹林中間。有幅短牆相隔。牆邊有許多大樹。愛安就沿着牆邊走。要回去宮裏。牆邊那條小路。兩旁還有小樹。路上長的草很長。愛安在那裏走。是沒得脚步聲響的。一面走。一面因爲並沒打聽出拉小姐的故事來。很不高興。正在那裏另想別法。再打聽。忽然聽見有人低聲說話。立住脚細聽。聽見附耳說話聲。歎氣聲。忍笑聲。又有女人着急的說話聲。再一細聽。原來這許多聲音。是從頭上來的。於是慢慢的沿牆而走。抬頭一看。看見牆邊靠着一把梯子。有箇女人在梯子上。對着一箇男人說話。那男人是跨在一箇橡樹枝子上。女子是在花園裏。男人在園外。男人有樹葉遮住。看不清楚。

第一百二十三回 跳牆

再說。愛安聽見有人說話。自己縮小了身子。偷偷的走到梯下。靠住一棵樹。偷偷聽。聽見那女人說道。滿尼甘。你這箇人太胡鬧了。我們只管在這裏說話。會被人聽見的。滿尼甘道。那是難說的女人道。我却要先走開了。倘被人看見。豈不羞死。滿尼甘道。

你不要孩子氣罷。女人道。若是得着什麼好處的話。自然又當別論。我爲什麼無緣無故。惹禍上身。暫別了。我要走了。愛安想道。這箇男人的名字。我曉得了。却不知道那箇女人是誰。於是伸出頭來偷看。看見那箇女人。穿的是藍緞子鞋。妃色的襪子。滿尼甘喊道。孟太理。你且等一等。不要走。我還有許多要緊話對你說。愛安想道。原來就是孟小姐。這三位花仙。原來各人有各人的密事。我當初以爲他的戀愛人叫做梅力康。不是滿尼甘。孟小姐聽見滿尼甘這樣說。只好不走。滿尼甘爬到別一箇樹枝上。要坐近些。說道。你聽着。第一件。你不要疑心。我有什麼壞意思。孟小姐道。我也許不疑心。不過你爲什麼要寫那樣的信給我。爲什麼在這箇時候。在這箇地方。約我相見。滿尼甘道。我要你記得。你當了女伴。原是我的力量。我也曉得。我寫那封信。你一定來會我的。因爲這箇時候。這箇地方。最安穩。沒得人來打岔。我纔約你的。況且我要問你幾句話。孟小姐道。我不懂得。你說什麼。我不如還是走罷。滿尼甘道。你若是不聽我說。我就要爬到你那裏來。我勸你不要藐視我。我老實告訴你。我跨

在樹枝上。很不舒服的。你還是聽我說的好。孟小姐道。我聽你說。不過不要長篇累牘的。你說樹枝上不舒服。我站在梯子上。站得很疼的。幾乎把鞋子都站穿了。滿尼甘道。請你伸手過來。孟小姐道。做什麼。滿尼甘道。伸過來。你就明白了。孟小姐伸出手來。說道。手在這裏。你打算怎麼樣。滿尼甘道。我要把你扶過來。孟小姐道。難道你要我同你坐在樹枝上麼。滿尼甘道。不是的。我不過要你坐在牆頭上。請你就這樣坐。不比你站在梯子上好麼。你那裏地方很寬敞。我要坐在你身邊。孟小姐道。你不要過來。你還是坐在你的老地方。不然。恐怕有人看見。滿尼甘道。也罷。我就不挪地方。不過這裏是很不舒服的。孟小姐道。你又要說到別的事了。滿尼甘道。可不是。孟小姐道。你寫一封信給我。滿尼甘道。是的。孟小姐道。你爲什麼要寫的。滿尼甘道。你想想看。今天兩點鐘。吉士就動身。孟小姐道。怎麼樣呢。滿尼甘道。我看見他走的。我就跟住他。孟小姐道。是麼。滿尼甘道。吉士是非常不得意。孟小姐道。我曉得。滿尼甘道。他太鹵莽了。既然走了。就不該回來。芳田浦。孟小姐道。滿尼甘。你很是箇哲學家。

滿尼甘道。吉士是不顧利害的。不是戀愛人。不能做到這箇地步。我勸他。他不聽。噯。可了不得。孟小姐道。怎麼樣了。滿尼甘道。樹枝子不好。把我衣裳扯破了。孟小姐大笑。說道。不要緊的。好在是夜深。你往下說罷。滿尼甘道。吉士騎馬走了。我慢慢的跟在後頭。我讓他先走。我心裏想。不久就要回頭的。孟小姐聳聳肩。滿尼甘道。你坐得舒服。只管笑。我這裏却很不舒服。孟小姐道。你耐煩點罷。一會就完了。你剛纔說。你跟他到某處。滿尼甘道。我跟到某處。以爲他快要回頭了。我只管跟。誰知他趕快走。聽說進了宮。我是八點鐘到的。四下裏找他。也找不着。我很不放心。我是不肯胡亂走進宮裏。我想出法子來。送一封信給你。你老實告訴我。他在那裏。孟小姐道。容易的很。王上見了他。很喜歡。滿尼甘道。闕了他走了之後。又同他要好了麼。孟小姐道。公爺夫人對他也好。公爺同他更好。滿尼甘道。怪不得他不走了。他曾說起我麼。孟小姐道。一字也沒提。滿尼甘道。你看他現在做什麼。孟小姐道。大約在那裏睡着。做夢。滿尼甘道。他們晚上做什麼。孟小姐道。跳舞。滿尼甘道。是的。吉士怎麼樣。

孟小姐道。很好看的。滿尼甘道。好極了。我要同你在一塊。孟小姐道。怎麼講。滿尼甘道。我看他們這箇時候。是不會開花園門。讓我進去的。我又不是箇鳥。不能在樹上睡覺。孟小姐道。難道你要我幫你跳牆頭麼。忽然聽見又有一箇人說道。還有我呢。孟小姐回過頭來。往樹下看。說道。你是誰。那人道。小姐。是我。孟小姐道。你是誰。那人道。我是梅力康。說完。梅力康也爬上樹來。同牆頭一般高。孟小姐道。梅力康麼。可了不得。你兩箇人都變了瘋子麼。梅力康很恭敬的說道。孟小姐。你好麼。孟小姐道。你們要叫我瘋了。梅力康道。你不要這樣心狠。滿尼甘道。你忘記了。我們都是你的好朋友。你若是叫我們露天睡一夜。就是要我們死。難道你真要我們死麼。孟小姐道。梅力康嚇我。該罰他露天睡一夜的。滿尼甘道。梅力康可以隨便睡一夜。我却要跳牆頭。於是在樹上爬過來。跳在牆頭上。坐在孟小姐身邊。孟小姐不許他。他也不管。愛安在那裏偷看。覺得好笑。滿尼甘把腳放在梯上。要扶孟小姐下梯。當下梅力康爬到滿尼甘所跨的那樹枝上。也要跳在牆頭。滿尼甘扶孟小姐下了幾步梯。梅力

康哀求道。我這裏很不舒服。你當真不管我麼。你們不幫我。我恐怕是跳不過牆頭的。我的衣服也扯破了。沒得換的了。滿尼甘不要緊。他可以同吉士借。滿尼甘道。我要先找吉士。遲了。恐怕他關門。孟小姐道。我也是這樣想。你不如立刻去找他。滿尼甘果然跳在地上。說道。我走了。謝謝你。孟小姐道。滿尼甘暫別了。我現在要把梅力康闕走了。梅力康聽了。歎氣。滿尼甘走了幾步。又回到梯下問道。怎樣去找吉士。孟小姐道。你從這裏走。走到一處有十字路口。你就向右手……不是的。向左手那一條路走。滿尼甘道。當真的麼。你再想看。不要弄錯了。孟小姐道。是中間那一條。滿尼甘道。既是十字路。那裏有什麼中間的呢。孟小姐道。可不是。只有一條路。是通到公爺夫人那一邊的。滿尼甘道。我找的是吉士。不是公爺夫人。難道吉士同公爺夫人在一處麼。孟小姐道。自然不是的。滿尼甘道。你只要告訴我吉士的地方。何必告訴我公爺夫人的所在。孟小姐道。我很曉得吉士住在什麼地方。不過我解說不清楚。滿尼甘道。萬一我運氣好。走着對路。孟小姐道。走着對路。是很容易的。不過你還要

走過幾條迷人路。纔能到滿尼甘道。原來還有迷人路麼。孟小姐道。有的。很不好認的。就是白天。也常會走錯的。轉灣的地方。實在太多。你要記得。你到了那迷人路。先向右轉三次。再向左轉兩次。後再轉一兩次。……不要緊的。你走過迷人路。就有一條大路。兩旁是樹。一直去。就是吉士所住的房子。滿尼甘道。你指示路徑。指示得不清楚。假使我依着走。一定是要迷失的。我沒得別法。只好求你作嚮導。同我一塊走。梅力康喊道。你們走了。丟下我一箇人在這裏麼。孟小姐道。我不能陪你走。萬一有人看見。我同你兩人。夜深在園裏亂走。很不好。滿尼甘道。不要緊的。你自己可以問心就是了。孟太理道。我萬萬不能陪你走。滿尼甘道。既然這樣。我只好在這裏幫梅力康跳牆頭。他或者可以作嚮導。即使走錯了路。還有人作伴。倘若是我一箇人走錯了路。被人看見。是要犯疑的。梅力康。你來罷。梯子在這裏。孟小姐喊道。你若是離開那棵樹。我就要同你生氣。梅力康伸下一隻腳來。正要落在牆頭。聽見孟小姐這樣說。又縮上去了。滿尼甘說道。不要響。孟小姐道。什麼事。滿尼甘道。我聽見脚步聲。

孟小姐道。可了不得。原來愛安把樹枝樹葉推開。露出笑嘻嘻的臉來。那時候梅力康在樹上。伸出頭來。孟小姐扶住梯子。滿尼甘站在梯子。看見愛安。嚇了一驚。愛安說道。滿尼甘。你好麼。我們因爲找不着你。十分納悶。孟小姐。你好麼。孟小姐滿臉通紅。把兩手遮住臉。愛安道。小姐。你不要害怕。我來保護你。滿尼甘。你跟我來。這裏頭的路徑。我是很熟的。孟小姐道。你把梅力康也領走罷。梅力康道。滿尼甘同你說了好些話。現在輪到我同你說了。我有許多要緊話對你說。愛安大笑。說道。小姐。既然這樣。你就在這裏同他說罷。說完。拉了滿尼甘走了。孟小姐不動。站在那裏。看他們兩箇人走了。

第一百二十四回 梅力康與孟太理

再說。孟小姐在那裏看愛安同滿尼甘走了。不留神。梅力康已經慢慢的從樹上下來。騎在牆頭上。孟小姐回過頭來。說道。你這箇人。真狠心。你立定主意。要我難過。梅力康道。我並沒做什麼事。你爲什麼說我狠心。孟小姐道。你太好淘氣。常叫我爲難。

梅力康道。你不能這樣說。孟小姐道。我以為你住在奧林斯。你跑來芳田浦做什麼。梅力康道。我特為來找你。孟小姐道。用不着。梅力康道。你曉得的。我很想同你在一塊。我聽說你在芳田浦。我就跑來看你。孟小姐聳聳肩。說道。你已經看見我了。你也該走了。梅力康道。我來見你。還有話對你說。孟小姐道。我們往後找箇好地方再說罷。梅力康道。往後我不曉得能否見得着你。我們在這裏。很可以談。孟小姐道。我沒得時候。梅力康道。為什麼沒得時候。孟小姐道。今天晚上。出了許多事。梅力康道。連我的事。算在裏頭。不過多添一件。孟小姐道。我不能在這裏久等。格小姐在房裏等我。我要緊新聞告訴我。梅力康道。他已經等了有許多時。孟小姐道。有一點鐘了。梅力康道。再等幾分鐘。也不算什麼。孟小姐道。梅力康。你自己忘記了自己。梅力康道。不然。是你忘記了我。你頑的把戲。我有點不耐煩了。我在這裏。有一箇禮拜了。你總是不理我。孟小姐道。你當真在這裏一禮拜了麼。梅力康道。當真的。我在這裏邊躲藏。同一箇餓狼一樣。我讓煙火燒過好幾次。我的假髮。也蹭蹋了。我的衣裳。被激

水泡透了。我在這裏走來走去。很不耐煩。我只好冒險。爬牆頭。除非是箇松鼠。纔能過這種日子。你這樣苛待我。見直的當我不是人。我是不來的。我要做人。不要做松鼠。孟小姐的氣下了許多。說道。你要什麼。爲什麼不告訴我。梅力康道。你老實告訴我。你當真不曉得我在芳田浦麼。孟小姐道。我彷彿曉得。你是在這裏。梅力康道。上一箇禮拜。你就不能設法見我一面麼。孟小姐道。梅力康。我想起要見你。偏偏總遇着有事體。梅力康道。胡說。孟小姐道。你若是不相信。你可以打聽我的朋友。梅力康道。我都曉得。孟小姐道。梅力康。你不要煩心。往後就要好了。梅力康道。不好也不興。孟小姐道。你曉得的。不問我見得着你與否。我的心是常想你的。梅力康道。你當常常想我麼。或者你可以告訴我。我所求的差使。怎麼樣了。孟小姐道。前幾天沒得一箇敢到公爺面前。好在自從昨天起。公爺的醋性下了許多。梅力康道。怎麼樣會下去的。孟小姐道。聽說是王上戀愛別人。故此公爺的怒氣減了好些。梅力康道。誰造的謠言。孟小姐低聲說道。我老實告訴你罷。我看是王上同公爺夫人串通了的謠言。

言就是他們兩箇人造的。梅力康道。只有這箇法子。吉士怎麼樣了。孟小姐道。人家把他全忘記了。梅力康道。他們兩箇人沒得書信來往麼。孟小姐道。沒得書信來往。近來這一箇禮拜。我從來沒看見他們拿過筆。梅力康道。公爺夫人待你怎麼樣。孟小姐道。很好的。梅力康道。王上待你好麼。孟小姐道。王上見了我。總是陪笑臉。梅力康道。這是很好的。你告訴我。他們兩箇人找誰做替身。孟小姐道。拉小姐。梅力康道。拉小姐麼。怪可憐的。我們要想法攔止這件事。孟小姐道。爲什麼。梅力康道。倘要波拉治子爵疑心拉小姐。他不是把拉小姐殺了。就要自殺。孟小姐道。你看他會這樣的麼。梅力康道。女人們以爲是最容易看出別人戀愛的事。其實他們自己戀愛的事。還不知道。波拉治子爵很戀愛拉小姐。倘若他曉得拉小姐騙他。他不是把拉小姐殺了。就要殺自己。孟小姐道。王上可以保護拉小姐。梅力康道。波拉治就要殺王上。同殺強盜一樣。孟小姐道。可了不得。你瘋了麼。梅力康道。我並不瘋。我告訴你的。都是實話。我的主意是打好的了。孟小姐道。什麼主意。梅力康道。我就告訴波拉治。

子爵。把王上同公爺夫人的密謀。告訴他。孟小姐爬上一層梯子。對梅力康說道。不要響。你不要走漏消息。給洛奧爾知道。梅力康道。爲什麼。孟小姐道。因爲你不曉得實在情形。梅力康道。實在情形是什麼樣。孟小姐道。有人偷聽麼。梅力康道。沒得人偷聽。你只管說。孟小姐道。今晚我們坐在大樹下。拉小姐從容的很的說道。我就不懂。一箇女人看見過王上的。還有眼睛看別人。梅力康聽了。一跳。幾乎跌下牆來說道。當真的麼。孟小姐道。他的確是這樣說的。他向來是心口如一的。梅力康道。原來女人們多是毒蛇。孟小姐道。梅力康。不要響。梅力康道。這件事。一定要告訴洛奧爾。趁着這箇時候。先攔住了纔好。孟小姐道。來不及了。梅力康道。怎麼講。孟小姐道。拉小姐所說的話。王上已經曉得了。梅力康道。王上曉得了麼。是誰告訴王上的。孟小姐道。王上自己聽見拉小姐說的。梅力康道。怎麼好。孟小姐道。王上躲在橡樹後聽見的。梅力康道。看來王上同公爺夫人的密計。是很容易行的。可憐那洛奧爾。他如何受得住。孟小姐道。可不是。梅力康道。這件事情真不好。我們如何攔得住王上。孟

小姐道。我也是這箇意思。梅力康道。我們倒不如自己打算罷。孟小姐道。這是最妙的。梅力康道。你試拿你的媚眼看看我。孟小姐道。你把你的長耳朵放開了。聽我說的。梅力康道。你把你的小嘴送上來。讓我同你親嘴。孟小姐果然獻上來。說道。在這裏。梅力康趁勢。親了好幾次。嘴親過了。說道。讓我們盤算看。第一層。是吉士戀愛公爺夫人。第二層。是拉小姐戀愛王上。第三層。是王上戀愛公爺夫人。同拉小姐。第四層。是公爺。什麼人都不戀愛。只戀愛自己。有了這幾層。隨便是箇獸子。都可以弄點富貴到手。我同你都是聰明人。難道就不能弄點好處麼。孟小姐道。你又做夢了。梅力康道。都是可以辦得到的事。並不是做夢。我的寶貝。你聽我想法。你跟我走罷。我從來還沒有失過手。孟小姐道。是的。梅力康道。從前的事體。既然有了效驗。將來的事體。一定也是可以得手的。現在這裏的人。都是自己顧自己的。我們也只好自己替自己打算。我們兩箇人。何妨立箇條約。孟小姐道。可以。梅力康道。我們攻守同盟。孟小姐道。我可以答應你。梅力康道。你伸手出來說道。我盡力爲梅力康。孟小姐果然

照辦。梅力康拉了孟小姐的手。說道。我盡力爲孟太理。孟小姐道。我們以後。應該怎麼樣辦呢。梅力康道。我們的眼。要睜得大大的看。我們的耳朵。要留心聽。我們手上。要有點把柄。以便防守我們。却不要讓別人得了我們的把柄。反攻我們。孟小姐道。既然商量好了。條約簽了字。蓋了印。你也該快回客寓去了。梅力康道。什麼客寓。孟小姐道。你不是住在某客寓麼。梅力康道。原來這幾天。你原曉得我在芳田浦。孟小姐道。我知道。又怎麼樣。可見得我心裏只管想你。你却消受不起。暫別了。你回客寓去罷。梅力康道。可惜不能。孟小姐道。爲什麼不能。你沒得房間麼。梅力康道。原是有。一間的。可惜現在不是我的了。孟小姐道。誰人奪了你的房間。梅力康道。讓我慢慢的告訴你。我今天下午。各處的找你。跑回客寓的時候。氣喘汗流的。誰知有四箇鄉下人。擡了一箇病重的教僧到客寓。孟小姐道。教僧麼。梅力康道。是某派的教僧。年紀很老。鬚眉都白了。我正在那裏看他們把教僧擡到樓上去。我跟上。他們把老教僧擡到我的房裏。我以爲他們弄錯了。我就問店主。店主說是從今天起。那間房

租給教僧了。孟小姐道。怎麼好。梅力康道。我也是這樣說。不過我火性有點按不住。多說了幾句話。我又跑到樓上去。自己同教僧說。我以為那教僧動不得。快要死了。誰知道他腰伸得直直的。樣子很難看。很大聲的。彷彿是在戰場上發號令樣子。說道。闕他出去。當下四箇鄉下人同店主。不分皂白。把我闕到樓下去。你現在就曉得。我連住的地方都沒有了。孟太理道。這箇教僧是誰呢。難道他是改裝的耶穌軍的。大將軍麼。梅力康道。我彷彿聽見有箇人這樣稱呼他。孟太理道。現在怎麼樣呢。梅力康道。現在我沒得地方去。我是不在樹林裏過夜的。孟太理道。這怎麼好。梅力康道。我也不曉得。忽然聽見一箇人說道。我可以替你設法。孟太理同梅力康兩箇人聽了。一跳。回頭一看。見是愛安。愛安說道。碰巧我回頭來。幫你一箇忙。我有一間房子給你。可以保得住。沒得教僧來霸佔你的。孟小姐。請你放心。我聽了你們兩箇人所說的話。不會走漏的。拉小姐格小姐的祕密事。我都曉得。我很能殼收藏你們三位。的祕密事。不使走漏。梅力康同孟太理兩箇人。面面相看。沒得法子。只好罷了。於

是梅力康慢慢的從梯上下來。心裏盤算。要曉得愛安究竟聽了多少話在肚裏。當下孟小姐同隻小鹿一樣。早已跑了。愛安很得意的。帶着梅力康走。愛安遇着滿尼甘同梅力康兩箇人。十分得意。以爲從他們嘴裏。可以討得出拉小姐的祕密事。

第一百二十五回 孔雀店

再說。芳田浦地方。有一條大街。叫做利昂街。在十字路口之一角。有一箇客店。名叫孔雀店。就是梅力康住的。梅力康剛纔對孟小姐說的話。因爲忙了。漏了許多。那間客店。前後來了好幾箇人。不止一箇老教僧。但是來的人。都要說出一箇暗號。說不出來的。是不許住的。梅力康覺得很詫異。因爲心裏很忙。沒得工夫去根究。他却一箇都不認得。那些來住的人。却不容易出門。終天都在房裏。彼此也不甚交談。梅力康是最先到的。看見那些人來住的人。都要說暗號。他就問店主。店主說是闕客來的很多。總要定箇限制。恐怕有強盜混在裏頭。因爲孔雀店是向來有名的大客店。若是客人被偷被搶。就要壞了名譽。梅力康看見有許多要來住的。都被店主辭退。

不讓在店裏住。他自己並沒暗號。却居然住在店裏。心裏有點詫異。滿尼甘要住在店裏也不能。連放馬也不許。梅力康莫名其妙。只好不去根究。即使他要打聽。也是打聽不出什麼道理來的。那一箇禮拜之內。自從梅力康到了之後。一連來了七位客人。都有隨帶的人。內中有一位。是德國很大的武官。隨帶了書記醫生。三箇跟人。七匹馬。這位德國武官。名叫歐士保。是箇男爵。還有一箇却是西班牙紅衣主教。帶了兩箇姪子。兩箇書記。一箇家人。十二匹馬。這箇人叫做哈利巴。還有一箇叫做瑪理尼。帶着一妻一女。還有一箇是蘇格蘭爵爺。隨帶七箇人。名叫馬克摩。還有一箇是從維也納來的。是箇奧國人。樣子很像箇軍人。不像箇教士。名叫吉海瑪。還有一箇是比國女人。帶了一箇女伴。十幾箇跟人。這幾箇客人。都是先後一兩天同到的。却弄到那間客店。十分熱鬧。早一天是書記們先到。預備好了一切。梅力康來的時候。只帶了一箇皮包。騎了一匹劣馬。說是一位爵爺的朋友。過兩天爵爺就要到店。主同他很客氣的說道。我曉得。你說是先來。就請你揀房子罷。梅力康看見店主雖

然客氣。却還有點藐視之意。就要擺點架子出來。給店主看。說道。我要住在你店裏的頂好房子。店主道。要馬房麼。梅力康道。要的。店主道。從幾時起。梅力康道。立刻就。店主答應着。梅力康道。暫時先不用那最大的房間。店主道。曉得。梅力康道。我自己只要小點的房間。等到我的朋友來了。纔要大房間。他同你算帳。店主答應了。梅力康說道。你領我去看我的房間。店主一手拿了帽子。領梅力康到了房間。梅力康覺得店主看得出他是箇什麼路數人。心裏想道。他把我看錯了。我就讓他倒可以得點便宜。歇了一會。就去找孟小姐。到了第二天。七箇闊人來了。梅力康很高興。因爲他先來佔了一箇房間。誰知等到這班人到了之後。店主走來對梅力康說道。你曉得的。那一邊的大房間。是留給你的朋友。梅力康道。我曉得。店主道。等到你的朋友來了。他看見房間。已經先揀好了。一定是滿意的。梅力康道。說到我的朋友。我却有兩句話先對你說。店主道。請說。梅力康道。他原是要來的。店主道。大約總要來的。梅力康道。或者他改了意思。店主道。那是不會的。梅力康道。你不能說得實在。

罷。店主道。我曉得。一定來的。梅力康道。萬一說不定的話。店主道。這是怎麼講。梅力康道。我說他或者不來。店主道。他說的。他一定來。梅力康說了兩句拉丁話。店主道。這是怎麼講。梅力康道。這兩句話說的。是口說無憑。立字纔能當憑據。他雖然口對我說。却並未立字。我現在却是有點爲難。我只好告訴你。如果有別位客人要那房間的話。你只管讓給他。店主道。我做不到。他雖然並沒寫信給你。却曾寫信給我。梅力康道。是麼。店主道。是的。梅力康道。他信裏怎麼說。那封信我可以看看麼。看看同他對我所說的話。對不對。店主說道。他的信說道。你曉得的。有幾箇要緊人。在你店裏聚會。我也要來。請你把房間留住給我。另留一箇小房間。給我的朋友。他大約比我先到。……店主道。你就是信上所說的朋友。無疑了。梅力康點頭。店主又說道。信上還說。你替我朋友留的房間。不要太貴的。因爲他住不起。店主說道。這是說你。無疑的了。梅力康道。是的。店主道。很好。我們算是商量好了。你管你自己的。你的朋友。管他自己的。梅力康想道。我不曉得信上說的是什麼人。隨即高聲說道。信後簽的

字妥當麼。店主道。我正在要問你。你的朋友是誰。梅力康道。爲什麼呢。難道信後沒簽字麼。店主睜大兩眼。很有點莫名其妙的神氣。說道。並沒簽字。梅力康裝模做樣的說道。他不肯露出真名姓來。一定是有箇道理的。我也不便把他的真名姓告訴你。店主道。這是不錯的。我只好不問你了。梅力康道。你很有分寸。我的房錢是自己給的。你是曉得的。俗話說得好。帳單短。交情長。你告訴我。我欠你多少錢。店主道。不必着急。梅力康道。我現在就要算帳。房飯連馬料一切。每天共該多少錢。店主道。四箇利華。梅力康道。我住了三天。共該十二利華。錢在這裏。請你收了。店主道。客人爲什麼今天就要算帳。梅力康又裝模做樣說道。你要曉得。不論什麼時候。我許要動身的。店主道。我曉得。請你不要客氣。你只管當是自己家裏一樣的住。梅力康道。謝謝你。店主鞠躬走了。梅力康一箇人在那裏想道。寫信給店主的。不是吉士。就是滿尼甘。吉士恐怕王上不理他。故此在宮外先租箇地方。或者是吉士叫滿尼甘寫的。也不定。他們挑定這間客寓。原是有道理的。因爲這裏有便門。女客可以隨便出入。

沒得人看見。但是許多人在這裏聚會。是什麼意思呢。那些人已經都來了。大約都是外國人。要見王上的。信上說的那箇窮朋友。一定是遮掩人眼的。所指的不是吉士自己。就是滿尼甘。倘若是的。我却很容易造箇謊。因爲滿尼甘同梅力康兩箇名字。有點相同。想透了之後。梅力康上牀。睡得很熟。後來他去找孟太理好幾趟。找不着。寫了好幾封信。却無從投遞。悶的了不得。就走向自己那間小房裏歇歇。又走到廊裏。看看這些外國人是誰。如是者過了七天。到了第七天晚上。他就在園裏會着孟小姐。看官記得。他對孟小姐說。是被入闋出客店。作者現在要補說那件事。那天晚上。一點鐘。梅力康憑闌在那裏享福。忽然看見滿尼甘在樓下騎馬走過。梅力康自言自語道。大約我的朋友來住我的小房間了。就伸出頭去喊。滿尼甘擡頭。認得是梅力康。說道。梅力康。你在這裏麼。我遇着你很高興。我在芳田浦。走來走去。找三樣東西。總找不着。第一件。我要找吉士。第二件。找的是住房。第三間。是馬房。梅力康道。吉士。我却不得曉得。因爲我沒看見他。住房同馬房。早已替你在這裏定好了。滿尼

甘道替我先定了麼。是誰定的。梅力康道。大約是你定的。滿尼甘道。我定的麼。梅力康道。是的。你並沒先定下來麼。滿尼甘道。我並沒定什麼房間。這箇時候。店主走出門口。滿尼甘道。我要一間客房。店主道。你預先定過了麼。滿尼甘道。我並沒先定。店主道。我恐怕不能屈駕了。滿尼甘道。既然這樣。我只好說是我已定下來了。店主道。一間客房。還是一間套房。滿尼甘道。隨便都可以。店主道。你是寫信定的麼。梅力康對滿尼甘使手勢。滿尼甘道。是的。你沒接着我的信麼。店主看見滿尼甘有點遲疑。犯了疑心。問道。是幾時的日子。滿尼甘說不出來。只管抓耳朵。兩隻眼望住梅力康。梅力康那時走了。要下樓來。剛好有箇人來了。披了大罩袍。站在門口。聽見他們說話。店主又問道。你寫信來定房間。是幾時日子。新來的那箇人走過來。摸店主的肩膀。說道。是禮拜三的日子。滿尼甘走開一邊。梅力康覺得有點不舒服。店主對着新來的人很恭敬的鞠躬。說道。你的房間。我早已預備好了。馬房也預備好了。回頭一看。又說道。客人的馬。在那裏。新來的客人說道。我的馬也許來。也許不來。但是同你

不相干。你只要有租錢就是了。店主又鞠躬。新來的人問道。你大約連小房間也都預備好了。梅力康聽了。很想找箇地方躲起來。店主指着梅力康說道。你的朋友已經住了好幾天了。新來的客人一看。說道。這箇並不是我的朋友。店主聽了。很詫異。新來的人說道。我不認得他。店主對梅力康說道。原來你並不是這位客人的朋友。梅力康說道。只要你有租錢就是了。何必問是朋友不是朋友。店主道。却有一層。你既然不是這位客人的朋友。你就不該住這間客房。我請你立刻讓出來。梅力康道。這位客人。不能在第一層樓要一箇房間。在第二層樓又要一箇房間。我只要有一間就是了。新來的客人說道。我不能讓。我兩間都要。我自己就要一間。梅力康道。很好。還有一間。誰住呢。新來的人回過頭來。指着後來的幾箇人。說道。請你看看。梅力康回頭一看。看見有四箇鄉下人。用牀擡住一箇教僧。後來不由分說。店主同四箇鄉下人。把梅力康圍出客店。其後還是在牆頭碰見愛安。把他領到一箇房間安歇。

第一百二十六回 耶穌軍教師

再說。那位披了大罩袍新來的客人。原來就是阿拉密。他自從同福奇分手之後。就改了裝。跑到孔雀店來。早一箇禮拜。他已經先定好了房間。到了之後。等到梅力康滿尼甘走了。阿拉密就問教僧。問他喜歡住在套房。還是住在單房。教僧就問房間。在那一層。阿拉密很恭敬的告訴他。單房在第一層。套房在第二層。教僧說。要第一層。住在單房裏。阿拉密對店主說了。隨即把教僧送到單房。阿拉密原是箇主教。爲什麼見了一箇平常的教僧。就如此的恭敬。況且阿拉密很可以同福奇住在宮裏。爲什麼反要住在客寓呢。這却是有點奇怪。那箇教僧。像是病得很重的。到了房裏。說道。你們把我放在交椅上。於是幾箇人輕輕的把教僧放在牀頭邊的一把交椅上。教僧說道。你們喊店主來。過了五分鐘。店主來了。教僧對他說道。你可以告訴這幾箇好人。請他們回去罷。我在路上暈倒了。他們要把我擡到他們自己家裏。我恐怕太騷擾他們。故此到你店裏來。說完。用手畫十字。店主聽他這樣說。有點詫異。自己也畫十字。說道。神父。我們原是曉得你快來。却不曉得你這樣病重。那幾箇鄉下

人看見店主對教僧這樣恭敬，也覺得詫異。教僧從懷裏掏出幾箇金錢來，給那幾箇鄉下人，說道：「我的好朋友，這是酬你們的勞。我所入的教派，不許我白叫你們忙。我求你們收用，好好的回家罷。」幾箇鄉下人，在那裏遲疑，不敢收。店主從教僧手上拿過來，交給他們。他們說了多謝，走了。於是關了房門。店主還在房裏，教僧一箇人在房裏尋思，睜大兩眼，不曉得看什麼。後來問店主道：「芳田浦有醫生麼？」店主道：「神父有三位。一位是某某，一位是某某，是某派的教僧。還有一位，就是吉利薩。」教僧道：「你去找吉利薩來。」店主鞠躬，教僧又問道：「這裏有什麼教士？」店主道：「有耶穌軍教士。還有某某兩派的教士。耶穌軍教士住得近些。我去請耶穌軍教士來麼？」教僧道：「你立刻去請他來。看官要曉得，這位教僧，同店主都是耶穌軍的人。彼此見面，做了暗號，就曉得是同會的人。」店主走了之後，教僧從口袋裏拿出一堆信件來，在那裏很用心的看。看了一會，手足覺得拘攣起來，頭往後倒，兩隻手垂下來。如是者有五分鐘。房門開了，店主進來，後頭跟着一箇醫生。教僧醒過來，趕快把那些信收在椅褥

之下。店主出去。剩了醫生在房裏。教僧說道。吉利薩。你走近點。不要耽擱時候。你趕快替我看。老實告訴我。吉利薩說道。店主告訴我。你是我們的同教。教僧說道。是的。我要你對我說老實話。我覺得很不好。恐怕快死了。吉利薩提住教僧的手診脈。說道。你犯的是大熱病。很有危險。教僧很嚴厲的問道。什麼叫做危險。吉利薩道。假使你不過是一兩年資格的教師。你的病還可以治。教僧道。你看我怎麼樣。醫生遲疑不說。教僧說道。你看我的頭髮都白了。你看我臉上的縐紋。是很受過辛苦的了。吉利薩。我是一箇十一年資格的耶穌軍教師。醫生聽了。一驚。他曉得的。凡是有十一年資格的教師。是預聞會裏祕密的。有無限大的權力。吉利薩鞠躬說道。原來是位教長。教僧道。是的。你老實對我說。吉利薩道。你現在所得的是腦熱病。教僧道。恐怕是無望的了。吉利薩道。我並不說是無望。不過病是很重的了。你爲什麼病重。還要走遠路。教僧道。預先約好的。我不能不來。吉利薩道。有性命之憂的。你還是來麼。教僧道。是的。吉利薩道。照病情看來。你有大險。教僧聽了。臉上却有點微笑。說道。你這

話。全是對十一年資格教師說的。但是我需要你盡情的告訴我。你一句都不許隱藏。我已經去找教士了。醫生道。但是還得有望。教僧舉起一隻手。露出一箇戒指來。上頭刻了一箇記號。吉利薩一看。纔知道他是耶穌軍的大將軍。不禁一驚。喊道。大將軍。教僧說道。不要響。你要對我說實話了。吉利薩道。趕快叫教士來懺悔罷。再過兩點鐘。恐怕還要暈。這一暈。恐怕就不濟了。教僧繃眉。說道。原來我還有兩點鐘好活。醫生道。但是你還要喫我的藥。我就去拿來。教僧道。喫了這服藥。又可以多支持兩點鐘。醫生道。是的。兩點鐘。教僧道。我只好喫的了。那怕是毒藥。我也要喫。我不是因爲我自己。我爲的是教會。吉利薩道。少了你。我們怎麼好。教僧道。少了一箇人。不算什麼。但願上帝保佑我。挑選一箇好人繼我當大將軍。吉利薩。你先去罷。我碰着你。却是很好。倘若遇着教會外的人。他不會對我說實話的。恐怕我一點都沒交代。就死了。吉利薩。你是箇有學問的人。你快去拿藥來。吉利薩道。我求你先保佑我。教僧道。我心裏是很願意。不過我氣力來不及了。說完。倒在椅上。幾乎又暈過去。吉利薩

糊塗起來。不曉得在房裏看守的好。還是去拿藥。想了一會。趕快走去拿藥。

第一百二十七回 耶穌軍

再說。醫生走了之後。不過幾分鐘。懺悔神父來了。教僧見了。說道。這箇人沒得大力。如何能替我懺悔。見他進來。說道。你請坐下。聽我說。這箇神父。在耶穌軍裏頭。名位是很低的。一句話都不響。就坐下。教僧說道。這箇客寓裏頭。有好幾箇人住。神父道。我以爲你叫我來替你懺悔。教僧道。我只能讓你替我懺悔一半。說完。費了許多力。起來。爬上牀。睡下。把椅子讓神父坐。教僧說道。我剛纔不是說。客寓裏有好幾位客人。神父道。我曉得。教僧道。應該有八箇人。我先同從維也納來的那箇人說話。他叫歐士保。請你去對他說。他所盼望相見的人。來了。神父覺得很詫異。不曉得教僧是什麼意思。教僧說道。你聽我的話。去找他來。神父出去找。神父出了房門。教僧把藏起來的信件。拿出來。看着說道。歐士保不過是箇有點志氣。却是度量很淺窄的人。說完。又把信件藏起來。原來神父帶了歐士保來。歐士保很有洋洋得意之色。進

房的時候。看見房裏的鋪陳。並不華麗。教僧睡在牀上。情狀很難看。就有點看不起的意思。很驕蹇的問道。誰請我來。教僧道。是我請你來的。回頭對神父說道。請你先走開。我們有話說。等到這位走了。你再進來。神父出來。走去打聽店主。這箇教僧是箇什麼人。爲什麼當神父。是箇跟人一樣。這裏歐士保走近牀前。正要說話。被教僧舉起手。攔住他。說道。時候是很匆促的了。你是不是來預會的。歐士保說道。神父是的。教僧說道。你想當教會的大將軍麼。歐士保說道。是的。我很想得大將軍。教僧道。你可曉得大將軍的位分。同教王分庭抗禮。所有歐洲各國之王。都要奉他爲主。却是要替教會辦點大事。纔能做得大將軍。歐士保道。你是誰。爲什麼這樣問我。教僧道。你盼望相見的人。就是我。歐士保道。你就是耶穌軍的大將軍麼。教僧道。我就是大將軍。一面說。一面把戒指給他看。歐士保大驚。說道。你就是大將軍麼。爲什麼住在這間小房裏。睡在這種小牀上。你難道當真要傳位麼。教僧道。這些都是不相干的事。你若是要當大將軍的話。趕快把你曉得的事。告訴我。你要把歐洲各大國有

什麼極要緊的祕密事。說出來。我要挨次的選擇。你先說罷。歐士保道。是的。我告訴你。教僧道。這封信是你寫的麼。歐士保說道。是的。教僧道。我的書記。給你一封回信。你可以給我看麼。歐士保道。在這裏。那封信上說道。五月十五號至二十二號。芳田浦孔雀客店。教僧道。很好。請你說罷。歐士保說道。我有一萬五千人。駐紮在丹尼河邊。所有的將官。都是我們教會中人。我只要四天之內。就可以把皇帝廢了。另立我們教會中所公舉之皇族。教僧很留心聽。說道。還有什麼。歐士保道。我的陰謀。可以使歐洲革命。教僧道。很好。你先出去。一刻鐘之內。你就要離開芳田浦。再聽信罷。歐士保很恭敬的對教僧鞠躬。走出房門。教僧自言自語道。這不算得什麼祕密事。誰人不曉得。不過是箇不相干的。謀爲不軌之事。想了一會。又說道。現在奧大利的勢力衰了。不能震懾歐洲了。說完。用紅鉛筆。在單子上。把歐士保的名字鉤了。說道。我們看那位紅衣主教。怎麼樣。他或有點很要緊的祕密消息。擡頭一看。那位神父在那裏聽分付。教僧說道。你剛纔不是找店主說話的麼。神父道。是的。我還同醫生說

話。教僧道。你說的是吉利薩麼。神父道。是的。教僧道。他來了麼。神父道。他把藥拿來
了。教僧道。很好。等我要用的時候。我喊他來。你現在明白了。我要你懺悔。是件很要
緊的事。神父道。我明白了。教僧道。你趕快去請西班牙紅衣主教哈利巴來。他進來
的時候。你可以不必出去。我覺得又有點暈了。神父道。我去請醫生來。教僧道。且先
等一等。你快去找紅衣主教來。我立刻要見他。過了五分鐘。紅衣主教進來。臉色很
白。很不安靜。說道。我聽說……教僧道。不要耽誤工夫。說完。把主教給他的信。給主
教看。說道。這是你寫的麼。紅衣主教說道。是的。但是……教僧問道。你有什麼要緊
的消息。紅衣主教遲疑。因爲不曉得這箇老教僧。有什麼權力。可以聽他的祕密消
息。教僧舉起手來。把戒指給他看。一面靠住神父。說道。祕密消息。趕快說。紅衣主教
說道。就在這箇人跟前說麼。教僧說道。你用西班牙話對我說。紅衣主教用西班牙
話說道。西班牙公主。嫁給法國王上的時候。內中有一條密約。說明他夫婦兩人都
不能做西班牙國主。教僧點頭。紅衣主教說道。有這一層。若是法國肯守約。兩國纔

不能開仗。教僧又點頭。紅衣主教說道。倘若兩國之中。有一國不守密約。歐洲是難免動兵。教僧又點頭。紅衣主教道。看來。若有一箇人。曉得這箇情形的。歐洲和戰之局。都操於他一箇人之手。他有了這樣的大權。自然可以想出法子來。替教會爭許多利益。教僧這箇時候。全箇身子靠在那神父身上。喊道。趕快。趕快。紅衣主教走近身邊。附耳說道。我曉得。法國王上。不過等西班牙王死了。或是太子死了。就要登西班牙的王位。我有一件公文裏頭說的是。路易第十四。將來的舉動。教僧問道。公文在那裏。紅衣主教道。在這裏。教僧問道。是誰寫的。紅衣主教道。是我寫的。教僧道。你還有什麼消息。紅衣主教道。我看我的消息。很不少了。教僧道。你很替教會立點功。我却要問你。從何處打聽出來的。紅衣主教道。我大行賄賂。買通法國王宮的人。把所有的字紙。交給我。教僧微笑。說道。辦得很聰明。請你一刻鐘之內。離開這箇地方。隨後聽信罷。紅衣主教聽了。鞠躬而出。教僧對神父說道。喊吉利薩同瑪理尼來。神父出了房。教僧又把鉛筆。鉤了紅衣主教的名字。隨即往後靠。哼得好利害。暈倒過

去。及醒來的時候。纔曉得吉利薩扶住他。已經喫下半服藥去。神父同瑪理尼站近門口。教僧問瑪理尼的話。同前兩箇人相彷彿。起初還不肯說。後來教僧對他使手勢。他就說是教王恐怕耶穌軍的權力太大。要解散他們。驅逐出境。已經派人同各國君主商量這件事。把教王的得力黨人名字告訴了教僧。又說有兩位紅衣主教。是耶穌軍十一年資格的教師。教王先要把他們驅逐出境。此外還有三十二箇會友在羅馬的。恐怕也要被逐。教僧聽了。謝謝他。分付他一刻鐘之內。起程回去。瑪理尼自己以爲一定可以做大將軍。得意洋洋的出來。誰知他一走之後。教僧自言自語道。這班人只配做奸細。那裏有當大將軍的本事。他們只能打聽出不相干的詭事。却並不曉得極要緊極祕密的國事。我們耶穌軍並不是明目張膽的張大權力。全靠暗中運動得許多無形的權力。我是快死的了。可惜還找不着接手的人。但願我再活十年。我們耶穌軍的根底。就堅固了。可以做許多事。却不要因爲我死了。弄得不好。忽然起來。伸得直直的說道。總得想法子。我曉得要快死了。吉利薩。我還

要再活一點鐘。吉利薩從身上取出一瓶藥來。給教僧喫了幾滴。教僧問道。快叫那蘇格蘭人來。叫那某處的商人來。我快死了。神父走出來。遇見阿拉密。神父同醫生要攔阻他。阿拉密畫了兩箇十字。他們纔曉得他也是箇教師。趕快站開。恭恭敬敬的讓他進去。阿拉密走到牀邊。教僧因爲喫了藥。提起精神。坐在牀上。阿拉密見房裏氣悶。開了窗子。走過來。對教僧說道。你並沒傳我。我就先進來。求你恕罪。我因爲聽見你的情形不好。我的名次在第六。恐怕來不及。故此先進來。教僧聽了。有點詫異。看看單子。說道。你就是德博理。萬斯的主教。從前叫做阿拉密的麼。阿拉密鞠躬。教僧道。我們從前會過。阿拉密道。是的。教王拜壽。我們同在那裏的。教僧道。是的。你也想當大將軍麼。阿拉密道。我曉得本教會要打聽一件極祕密的國事。有人能彀打聽出來。告訴你的。你就把大將軍的位子讓給他。我曉得一件極要緊極祕密的消息。故此我也來試試看。教僧道。你告訴我。讓我看是怎麼樣。阿拉密道。我的消息太重大了。不能輕易用嘴說的。只要說出一點來。就恐怕走漏了。有人聽見。更是不

便教僧道。你打算怎麼樣給我曉得。阿拉密擺手。叫神父同醫生走開。從懷裏取出一封密信來。交給教僧。教僧道。你這樣寫出來。比口說還要險。阿拉密道。不然。信裏的字。只有你我。知道。教僧聽了。很詫異。瞪眼望着阿拉密。阿拉密說道。信上的字。全是用密碼。這箇密碼。原是一六五五年。你用的。你的書記某人。認得這箇密碼。可惜。他已經死了。教僧道。原來這些年。你用的就是這箇密碼。阿拉密鞠躬說道。是的。這箇密碼。原是我教他的。說完。就要走。教僧看看那封信。喊道。你回來。不要走。阿拉密走到牀邊。教僧把那封信。先燒了一手。抓住阿拉密的手。拉他過來。低聲問道。這件祕密大事。你從何處打聽來的。阿拉密道。是施華洛夫人。告訴我的。他是太后的密友。教僧道。施華洛夫人。在那裏。阿拉密道。他已經死了。教僧道。還有什麼人曉得。阿拉密道。還有一箇男人。一箇女人。曉得這兩箇都是鄉下人。照應他的。教僧道。這兩箇人在那裏。阿拉密道。那兩箇人都死了。現在。只有我一箇人。曉得這件祕密大事。教僧道。你曉得有多久了。阿拉密道。我曉得有十五年了。教僧道。這十五年裏頭。

你並未漏洩出來。阿拉密道。並沒漏洩。我還想活呢。教僧道。你現在把這箇要緊消息。送給教會。什麼好處都不要麼。阿拉密道。我盼望點好處。倘若你活着。你自然給我一箇相當的職位。教僧道。我要死了。你就當了大將軍罷。說完。把戒指脫下來。替阿拉密戴上了。回頭對神父同醫生說道。你們兩箇人做見證。我雖然是病重。心裏是很明白的。我今天自願把這箇戒指給了德博理。他從此以後。就是我們耶穌會的大將軍。說完。對他點頭。神父同醫生立刻跪在地下。對阿拉密磕頭。教僧道。不要耽誤時候。我還要辦許多事。阿拉密道。讓我去辦。教僧道。很好。回頭對神父同醫生說道。你們先出去。兩箇人立刻出房。教僧對阿拉密說道。現在耶穌軍的大權。在你手上。了。地球上的萬國。都要聽你的指揮。我們教會的光榮進步。在你一箇人手上。了。隨即低聲說道。你先把房門關好了。阿拉密輕輕關了門。又走到牀邊。教僧道。教王陰圖我們教會。要把教王弄死。阿拉密道。我一定要把教王弄死。教僧道。我們欠某商人七萬利華。他已經來了。要我簽字。阿拉密道。我把錢還他。教僧道。我們會裏

的一位十一年資格的教師。因爲不謹慎。把第三件祕密大事走漏了。被六箇人曉得。這六箇人的名字。在這裏。你要留心看守這六箇人。務必把那要緊的信件拿回來。不然。恐怕要惹禍。阿拉密道。我一定設法。教僧道。有三箇會友犯事。已經定了罪。你要把他們貶到西藏去。就叫他們死在那裏。不許回來。這是那三箇人的名字。阿拉密道。我照辦。教僧道。安華地方。有箇女人。他手上有幾件書信。妨礙本會的。近來這五十一年。我們每年給這箇女人五萬利華。這一款未免太重些。我們會裏經費不甚充足。你去花一大款。把信件買回來。倘若他還不肯。你就不要給他錢。却要小心。不要鬧出事來。阿拉密道。我竭力把這件事辦好。教僧道。有一條船。從南美洲開來的。一箇禮拜之前。應該到了西班牙都城。名爲裝載糖食。其實都是金子。是我們教會的。共值一千七百萬利華。你要照應這件事。我把提貨單交給你。阿拉密道。應該分付他們在什麼地方靠船呢。教僧道。在巴安。阿拉密道。若不是頂風的話。應該三禮拜之內。可以到了。你還有什麼話分付。教僧微微點頭。已經說不出話來。口吐

鮮血從牀上倒在地下。阿拉密伸手摸他的胸口，已經不動了。阿拉密低頭的時候，看見地下有塊碎紙，是剛纔他交給教僧的，趕快拾起來，燒了。於是喊醫生同神父進來，說道：他已經死了。我們只好埋葬他。同他念經。你們去預備葬事，不要熱鬧。只要按着窮僧人的儀節辦就是了。神父出去。阿拉密對醫生低聲說道：你把這瓶裏的藥倒了，洗乾淨，會裏分付你用的藥，瓶裏還有幾滴。吉利薩聽了，好不害怕，渾身發抖，幾乎暈倒。阿拉密聳聳肩，拿起瓶子，把藥水倒在灰裏，把教僧交代下的信件，收在懷裏，走出房來。

第一百二十八回 洛奧爾出差

再說。當天未喫早飯之先，王上預備同太后王后，要到教堂。公爺同羅連，還有幾箇人，騎馬到河邊要洗澡。離宮裏沒得什麼人，只剩了公爺夫人，推病不出。孟小姐找了拉小姐，出了離宮，穿過花園，快到樹林的時候，就慢慢的走。那時天氣很熱，孟小姐叫拉小姐先等一等，自己走上前當哨探，看見四圍無人，走回去對拉小姐說道：

謝天謝地。現在的確無人偷聽了。拉小姐歎一口氣。不響。孟小姐說道。真是討厭。梅力康。愛安。都要從我嘴裏打聽祕密消息。恰好現在沒得人。我們商量箇對付的法子。拉小姐擡起頭來問道。爲什麼我們自己不能住在自己房裏。一定要搬到夫人隔壁房間睡。爲什麼你昨晚回來那樣遲。孟小姐道。我只問你一句。你却要問我十句。所問非所答。你問的話。我隨後答你。我要問你。有祕密事沒有。這是很要緊的。拉小姐道。我不曉得什麼祕密事。我只曉得我昨天糊裏糊塗的。說了幾句糊塗話。又不曉得怎麼樣糊裏糊塗的。暈倒了。現在人人都談我們這件事。孟小姐笑說道。你說你自己罷。不要扯上我。你說你同格小姐罷。你們兩箇。昨晚在大橡樹下。說出心中祕密事來。被人偷聽了。拉小姐低頭說道。你不該笑我。我已經很難受的了。你還拿來當笑話。孟小姐道。我不是同你說笑話。我很認真的。你不要說我裝病不去教堂。特爲跑來同你說笑話。恰好現在無人偷聽。我心裏也很有難過的事。特爲找你來同你商量。你還不幫忙。我來問你。是因爲我們所處的地位。很不妙。你昨晚在橡

樹下說的話。誰不知道。誰不在那裏談這件事。我告訴你。昨晚同今早。衆人沒談別的。談的都是你。拉小姐道。你同我在一塊的。我說了什麼話。你是聽見的。孟小姐道。我自然是聽見的。我半字也沒忘記。我要問你的。並不是這一層。我要問你。你說的那幾句話。是當真的麼。拉小姐此時糊塗了。說道。你不要再追問我了。我甯可忘記了我說過那幾句話。你還來追問我。孟小姐道。這是怎麼講。拉小姐道。你不替我想法。只管來追問我。孟太理道。你自己想想看。起初你說得太少。現在又說得太多了。誰人要打聽你心中的祕密事呢。叫你難過。叫你爲難呢。我不過要你一點都不勉強。好好的對我說。我曉得的。假使格小姐在這裏。也是這樣說的。我告訴你。我昨晚原預備好。我們在房裏商量這件事。我把梅力康滿尼甘打發走了之後。回到房裏。誰知公爺夫人分付下來。叫我們睡在他房隔壁。我們就不能談祕密話了。今早夫人傳格小姐。大約是要追問他。你肯同我們合手麼。拉小姐道。我不曉得。你要我做什麼。孟小姐道。我看你是曉得的。讓我先問你一句。你到底戀愛洛奧爾麼。這是很

容易答的。拉小姐聽了這句話如同半天的霹靂驚了一跳。說道：你問我戀愛洛奧爾不戀愛麼？他同我做了一生的朋友，彷彿是我的兄弟一樣。孟小姐道：你又是所答非所問了。我不是問你是否把洛奧爾當做朋友，當做兄弟的戀愛。我問你是否把洛奧爾當做丈夫的戀愛。拉小姐道：你爲什麼這樣生氣？孟小姐道：我並不生氣。不過問你一句很容易答我的話。你爲什麼不答我。拉小姐道：你雖然問我的情形不像是箇友誼相待的。我可以答你。孟小姐道：請你答。拉小姐道：我老實告訴你心裏的事。我看得很重的。我不願意叫人家輕易看出來。孟小姐道：我就是不高興這樣。假使我能數看得見你的心。我就說道：路易賽你同洛奧爾定了親是件最好的事。洛奧爾是箇最好的人。你自己沒得什麼財產配了他。是很好的。洛奧爾將來所得的家財每年有一萬五千利華。你就不必遲疑嫁了他。就是了。假使我看見你的心。我就是這樣勸你。拉小姐道：我應該謝謝你的。不過我的意思同你兩樣。孟小姐道：且慢。我奉勸你之後。還有話說。我就要說道：路易賽你不要白天睜大眼做夢。

那是很險的少年女子。應該是要開心快活的。不要常常走到樹林裏。想心思。也不要拿脚尖在沙地上畫字。空中樓閣是很險的。你這樣胡思亂想。不獨害了你的美貌。還要糟蹋了性靈。拉小姐道。我知道你勸我是一番好意。我謝謝你。孟小姐道。我還要告訴你兩句話。你不要全拉在自己身上。說是我說你。我從前聽見有人說。有一箇發獸氣的小姐。胡思亂想要嫁皇帝。越想越糊塗。後來想瘋了。誰知那箇皇帝戀愛別人。並不想那位小姐。不過借他來當箇替身。好遮掩人家的耳目。誰知那位小姐倒認真起來。你看他可憐不可憐。拉小姐聽了。臉無人色。答道。實在可憐。孟小姐道。我們這樣人都許碰見。這樣事的平常總要有點預備。這種的事情。我們今天只管當做笑話。明天或者就可變卦。同我們生死相關的。拉小姐聽了。一跳。臉上變做死色。孟小姐道。王上喜歡我們女孩子。自然要使出點手段去牢籠他。故此我們當女伴的。所處的地位。是非常之險。我們不問誰人遇險。都應該彼此關照纔好。拉小姐道。不要響。有人來了。孟小姐道。是的。是誰呢。我以為他們進教堂的。進教堂。洗

澡的去洗澡了。原來樹林的那一邊。果然有箇人走來。那箇人生得很高。行動很大。方夾住一把劍。罩袍放在肩膀上。穿了靴。一看見這兩位小姐。就微笑。對他們行禮。孟小姐喊道。原來是洛奧爾。拉小姐道。波拉治子爵麼。孟小姐道。我們商量的事。正好請他來判斷。拉小姐道。你可憐我。不要這樣狠心罷。孟小姐看見拉小姐十分着急。只好罷了。回頭對洛奧爾說道。你今天加倍的好看。已經裝束好了。洛奧爾鞠躬說道。小姐們好麼。拉小姐看着洛奧爾不響。孟小姐說道。你爲什麼裝束好了。洛奧爾眼看着拉小姐說道。我要走了。拉小姐很害怕。聲音發抖的問道。洛奧爾。你到那裏去。洛奧爾說道。我的寶貝。王上派我到英國去。兩位小姐聽了。彼此使眼色。齊聲喊道。王上麼。洛奧爾看見他們使眼色。倒不疑心。不過以爲他們兩箇人詫異。說道。是的。王上想起英王查理第二同德拉費伯爵要好。今早我在路上。遇見王上。王上把我喊過去。說道。波拉治。我有幾封公文。交給福奇。送給英王的。我要你替我送到英國。你去見公爺夫人。看看還有什麼信件沒有。拉小姐聽了。心裏不知是禍是

福。喊道。可了不得。孟小姐道。你立刻就要動身麼。洛奧爾道。王上分付的事。是不好耽擱的。我立刻就要動身。公爺夫人在那裏寫信。我聽格小姐說。你們在這裏。我特爲來找你們。孟小姐道。我們今天不高興。洛奧爾抓拉小姐的手。問道。爲什麼事。你的手這樣的冰冷。拉小姐道。並沒什麼。洛奧爾很溫柔的說道。我盼望你的心並不冷。拉小姐擡頭看。說道。對待你這樣的老朋友。我的心是不會冷的。洛奧爾道。路易賽。我謝謝你。我深知你爲人。我是最戀愛你。我對你說句實話。你不要見怪。路易賽發抖。說道。你只管說。我留心聽。洛奧爾道。我不曉得怎樣。我這趟出差。總有點不放心。孟小姐回過頭去。拉小姐問道。你去多少日子。洛奧爾道。我大約不過走開半箇月。却是奇怪。我覺得很不放心。我同你離開的趟數很多。都是很放膽去的那幾趟。都是去打仗。我一點也不怕。不曉得爲什麼這一趟是一點險都沒有。況且回來。王上還許賞我的功。許我娶你。我倒不放心。總怕是一場大夢。到了要緊的時候。恐怕同雲煙一樣。一陣風就吹散了。我覺得心裏很愁悶。大約是因爲我太過戀愛你。

了。捨不得遠離。拉小姐聽了這番話。倒在孟小姐懷裏大哭。孟小姐也禁不住下淚。洛奧爾看看路易賽。只見他的眼淚一膝跪下。抓他的手來。親孟小姐說道。你快起來。格小姐來了。洛奧爾起來。又看看路易賽。拉拉孟小姐的手。走去迎格小姐。問道。公爺夫人寫完信了麼。格小姐道。信是寫完了。封好了。專等你。洛奧爾看看路易賽。對三位小姐辭行。走回離宮去。格小姐看他走了。先說道。只有我們三箇人了。我們好好的商量。昨天晚上那件事。想出一箇辦法。你們聽我說。我把公爺夫人的意思告訴你們。兩位小姐齊聲問道。夫人的意思麼。格小姐點頭說道。是的。公爺夫人已經下了哀的密敦書。拉小姐道。可了不得。公爺夫人知道昨晚的事麼。格小姐道。夫人曉得。比我們自己曉得的還要清楚。我告訴你。我們如何對付的法子。孟小姐道。請你趕快說。拉小姐道。我們等到幾時。耳朵纔能清靜。格小姐道。你們不要害怕。我們有箇妙法。說完。坐在他們兩箇人之間。抓住他們的手。正要說的時候。聽見有箇人騎馬走過。彷彿是向離宮去的。

第一百二十九回 公爺高興

再說。梅力康聽見滿尼甘在教堂等他。他就走去。出來的時候。滿尼甘很歡迎梅力康。見面之後。就要同梅力康借幾箇柯朗。梅力康說是井裏雖是水多。禁不起澆花的人。用水太多。有乾的時候。滿尼甘想了一會。說道。這也是有的。梅力康道。我們總要找箇來源引水。井纔不乾。滿尼甘道。是的。有什麼法子想。梅力康道。我看並不難。滿尼甘道。你看應該怎麼樣。梅力康道。我只要在公爺手下當箇差使。自然就有進項。滿尼甘道。我替你弄到手了。梅力康道。不然。我只聽見他們應許我。這是不相干的。如同有了錢包。却沒得一箇錢。滿尼甘道。這話原是不錯。梅力康道。我們趕快設法。把差使弄到手纔好。滿尼甘道。我的好朋友。現在同公爺要差使。很不容易。他現在不甚同我們要好。梅力康道。情形真不好。滿尼甘道。我們若是太在公爺夫人身上用心。公爺是不喜歡的。梅力康道。不然。我們只要辦得得法。公爺就要喜歡我們的。滿尼甘道。你看是的麼。梅力康道。我們倘若辦不到。豈不是大貳子麼。滿尼甘。你

提點精神。用點手段罷。想箇法子。叫公爺同吉士和解了罷。滿尼甘道。你從愛安嘴裏打聽出什麼消息來。梅力康道。我打聽不出什麼來。他只管問我。滿尼甘道。他同我倒肯說。梅力康道。他說什麼。滿尼甘道。他告訴我。王上很戀愛拉小姐。梅力康道。誰不知道。你還是勸吉士趕緊想法。再同公爺要好。滿尼甘道。我們先要找着吉士。梅力康道。這有何難。他是好走來走去的。你專心等他。一定遇得着的。滿尼甘道。他在什麼地方的時候多。梅力康道。你是曉得的。他戀愛公爺夫人。你還要問麼。你在花園裏。離夫人窗子不遠的地方。一定碰得着他。滿尼甘道。可不是。他來了。梅力康道。我料事是不會錯的。我們先商量好罷。你要錢用。是不是。滿尼甘垂頭喪氣。說道。是的。梅力康道。你要的是錢。我要的是差使。我的差使到手。你就有錢用。滿尼甘道。就是這樣罷。我去設法。這箇時候。吉士走上前來。梅力康先走開。滿尼甘看見吉士滿臉愁容。說道。你又做詩了。你倘若是已經得了上聯。我倒可以替你湊下聯。吉士搖頭。捉住滿尼甘的膀子。說道。我找的是另外一樣東西。並不是詩句。你既然在這

裏閒逛。何不替我找一箇伶俐人。替我辦一件爲難事。滿尼甘道。我儘可以幫你的忙。吉士道。我要見一箇人。滿尼甘道。第一件。是要先到那箇人的屋裏。吉士道。那箇自然。不過有一層爲難。那屋裏有一箇喫醋的丈夫。滿尼甘道。那箇喫醋的丈夫。兇惡麼。吉士道。非常之兇惡。滿尼甘道。這箇人。是不是同守地獄的惡鬼一樣。有三箇頭。你不要聳肩。我說的是正經話。我看見詩本上說。若要走入地獄。先要拿塊餅給惡鬼喫。叫他不留心。但是一塊餅不穀三張嘴喫的。惡鬼既然有三箇頭。三張嘴。你該預備三塊餅。吉士道。我不如去請教別人。滿尼甘道。你要我幫忙。你該先把情形告訴我。吉士道。倘若洛奧爾在這裏。他一定明白我的意思。滿尼甘道。你爲什麼不簡直說。我要見公爺夫人。又怕公爺喫醋。……吉士很嚴厲的說道。滿尼甘。滿尼甘一點也不害怕。問道。伯爵。怎麼樣。吉士道。宮裏的貴人。你如何敢這樣的藐視。滿尼甘道。我不懂得你說什麼。我並沒說出什麼人的名字來。你告訴我什麼丈夫喫醋的話。我就對你說。你若要見夫人。先要同公爺要好。伯爵微笑。說道。你開頑笑。滿

尼甘道。譬如說的話。你說的是某公爵夫人同某公爵。我勸你先想法。進去他的屋子。吉士道。是的。不過要先造出箇藉口的話。滿尼甘道。藉口的話。是很容易的。可惜梅力康不在這裏。不然他可以立刻替你想出五十句藉口的話來。吉士道。誰是梅力康。我彷彿記得這箇名字。滿尼甘道。怎麼不記得。你還欠他父親三萬柯朗。吉士道。想起了。就是從奧林斯來的那箇人。滿尼甘道。是的。你還應許他一箇差使。我說的不是那箇好喫醋的丈夫。我說的是箇王子王孫。吉士道。倘若梅力康是箇伶俐人。或者可以替我想辦法。叫公爵重新同我要好。滿尼甘道。我對他說。吉士道。來的是誰。滿尼甘道。波拉治子爵。吉士道。可不是。說完。上前去迎他。說道。洛奧爾。你在這裏做什麼。洛奧爾道。我特爲來找你。同你辭行。滿尼甘。你好麼。吉士道。什麼。你要走麼。洛奧爾道。是的。王上叫我出差。吉士道。你到那裏去。洛奧爾道。我要到倫敦。我現在要到公爵夫人那裏拿信。帶到英國去。吉士道。公爵出去了。只有夫人在那裏。洛奧爾道。公爺在那裏呢。吉士道。他去河裏洗澡。洛奧爾道。我託你對公爺說一聲。我原

該等等看公爺還有什麼話分付。不過福奇告訴我說是王上立刻要我動身。滿尼甘推吉士說道：這不是一箇絕好機會。你就去見公爺罷。吉士道：不見得甚好。滿尼甘道：倘若公爺還有同你要好的意思。這一點藉口的話就很彀的了。倘若還是同你不對。隨你什麼藉口的話也不興。吉士道：不錯的。洛奧爾。我們暫別了。兩人分手之後。不到五分鐘。洛奧爾進去見公爺夫人。那時夫人信已寫完了。燒火漆的蠟燭。還沒有吹滅。見了洛奧爾。微笑說道：你來了麼。我聽見說。你要去倫敦。見我的哥哥。他一定很喜歡見你的。以表他感激德拉費伯爵的意思。洛奧爾道：德拉費伯爵。替英國王上。雖然出過一點力。王上報功。是報得很厚的了。我見着王上。一定要把我們父子感恩之意。對王上說明。夫人問道：你見過我的哥哥麼。洛奧爾道：並沒見過。夫人道：你見着他。只管提我的名字。洛奧爾道：多謝夫人。夫人道：我記起從前你護送我到巴黎的事。你持身莊重。不比巴金汗。吉士。那兩箇瘋子。你在倫敦耽擱得久麼。我可以幫你點忙麼。洛奧爾道：耽擱不久的。我不過奉王上之命。去辦一點事。夫

人道。你公事完了。就回法國麼。洛奧爾道。是的。除非英國王上。有什麼事體給我辦。夫人道。我的哥哥。一定願意你多住些日子的。洛奧爾道。英國王上要留我。我不曉得怎樣推辭。我求夫人對我們王上說。幾時要我回來。我就回來。夫人道。你要小心。王上叫你回來的時候。我恐怕你不見得肯趕快回來。洛奧爾道。這是怎麼講。夫人道。法國宮裏的小姐們。是很美貌的。不過英國宮裏的女人。也是很美貌的。洛奧爾微笑。夫人道。你這一笑。我還曉得。你是不是以爲你的身雖在英國。你的心還在法國麼。洛奧爾道。夫人猜着了。故此我不願意離開法國太久。夫人道。你這樣戀愛那人。那人是一定也戀愛你。是不消說的了。洛奧爾道。我們從小就在一塊。我曉得我們彼此都很相戀愛。夫人道。既然這樣。你就快去快來罷。等到你回來。就可以辦喜事。沒得什麼阻撓麼。洛奧爾道。可惜很有點阻撓。夫人道。是麼。有什麼阻撓。洛奧爾道。王上不以爲然。夫人道。什麼。王上不准你們成親麼。洛奧爾道。王上的意思。要我們從緩。德拉費伯爵。親自求王上的。王上雖沒說不肯。却要從緩。夫人道。難道王上

以爲那位小姐。配不上你麼。洛奧爾道。那位小姐。很配得上我。夫人道。難道他的出身。不如你麼。洛奧爾道。他是世家小姐。夫人道。他年輕貌美麼。洛奧爾道。他今年十七歲。我看他相貌極美。夫人道。那位小姐。現時在那裏。洛奧爾道。現時在芳田浦。夫人道。在宮裏麼。洛奧爾道。是的。夫人道。我認得他麼。洛奧爾道。就是夫人的女伴。夫人道。你可以告訴我名字麼。洛奧爾道。就是拉維力小姐。夫人聽了。不禁一驚。說道。就是昨天……夫人正要說出來。忽然改口。說道。就是昨天忽然得病的。洛奧爾道。是的。我今早纔聽說。夫人道。你未到我這裏之前。見着他麼。洛奧爾道。見着的。我同他辭行。夫人道。你不是說王上要耽誤你們兩箇人的佳期麼。洛奧爾道。是的。夫人道。王上說出什麼道理來。洛奧爾道。並沒說出什麼道理。夫人道。是幾時德拉費伯爵求王上的。洛奧爾道。已經有一箇多月了。夫人想道。有一箇月了。這是很奇怪。夫人勉強的微笑說道。英國王上。不應該久留你。你去罷。我再寫信給英國王上。就是求他趕快。讓你回來。說完。站起來。把信交給洛奧爾。洛奧爾鞠躬出來。夫人自言自

語道。已經有一箇月了。難道王上戀愛這位小姐。我就看不出來麼。想了一會。重新又坐下寫了一封信。加了幾句話。請英王趕快打發波拉治子爵回來。當下吉士果然聽了滿尼甘的話。騎上馬去找公爺。原來那天公爺在河裏洗澡。洗得很高興。洗完了。慢慢回宮。臉上還戴了面帕。因爲新浴之後。恐怕被太陽曬黑了。半路上碰見吉士。倒很高興。滿尼甘見了。想道。好了。公爺先說道。吉士。你好麼。吉士道。我盼望公爺也很好。公爺道。我很高興見你。你過來在我右手走。你把韁拉好了。我要慢慢走。吉士答應着。走到右邊來。公爺道。你前些日子戀愛我的老婆。是很有趣的。我要你照舊的使出你那副本事來說完。大笑。吉士滿臉通紅。隨從的幾箇人。雖然沒聽清楚。也大笑。吉士道。公爺可憐我罷。不要叫羅連來取笑我。公爺道。這是怎麼講。吉士道。他若是知道公爺取笑我。他一定也要取笑我。公爺道。你說的是戀愛我老婆的話麼。你老實認了罷。你看見我的老婆很饞的。吉士道。隨你怎樣說。我是不能認的。公爺道。大約是因爲顧住我的面子。我要你老實說。當做你說的是拉小姐說完。大

笑。又說道。我這箇法子好極了。我手上拿的是兩面刀。可以同時傷兩箇人。我一面從你身上打到你的未過門的老婆。某小姐一面打從王上身上打到拉小姐。這位拉小姐是王上的新寵。吉士道。公爺這樣開心。我却很高興。公爺道。我洗澡之後。覺得非常之高興。看見你。又高興。吉士道。謝謝公爺。公爺道。因爲我攔住了。不許你跳舞。故此謝我。是不是。吉士道。公爺又取笑了。公爺道。你老實招認了罷。你那一天從夫人房裏出來。很生氣。原是極不幸之事。你那天晚上。大跳舞。很坍塌。大約是因爲這箇緣故。你不要生氣。一生氣。臉上就不好看。假使昨天夫人看見你。一定是……吉士趕快問道。怎麼樣。我聽了。很害怕。公爺道。一定是很不喜歡你。不理你。說完。又大。笑。滿尼甘想道。我纔曉得。不論什麼富貴貧賤。人情都是一樣的。公爺說道。你現在來了。羅連也要好一點。吉士道。我那裏能穀感動羅連呢。公爺道。你還不曉得。羅連很妒忌你。吉士道。是麼。這未免太恭維我了。公爺道。你可曉得。你在的時候。他恭維我。你不在的時候。他倒要我守起規矩來。我忽然想起來了。我有箇好主意。吉士

道。請問公爺。有什麼好主意。公爺道。你被貶逐的時候……吉士道。我被貶逐。是誰之過。公爺道。不是我之過。我並沒求王上驅逐你。吉士道。我也曉得。不過……公爺道。你想是夫人。我也不說。不是的。你爲什麼得罪了夫人。吉士道。公爺。我那裏……公爺道。女人們脾氣是很不好的。夫人也免不了。倘若是他驅逐你的。却同我不相干。我同你並無意見。吉士道。原來是這樣。豈不是我的萬幸。滿尼甘在旁邊聽見十分好笑。只好拿馬頭擋住笑臉。公爺道。我要告訴你。你被逐的時候。我倒有了一箇好主意。吉士道。我很着急的要聽。公爺道。那一天羅連知道你走了。沒得別人同他爭。他就收拾我。我就想起夫人來。因爲我只管不理夫人。夫人却是同我很溫柔的。我就想起要做一箇好丈夫。給宮裏各人做箇榜樣。我就打牢了主意。起首去戀愛夫人。吉士很詫異。問道。當真的麼。還是說笑話。公爺道。我是當真的。我成親的時候。王上給了我些產業。夫人自己原有錢。英法兩國王上。又給他許多錢。我就打算回到某處。我那裏有箇極大的堡砦。四面都是樹林圍住。地方是很清靜的。沒得人來

攪擾。兩夫婦在那裏。過箇快樂日子。豈不甚妙。你看這箇主意。好不好。吉士聽了。心裏很着急。勉強說道。這箇主意好極了。公爺道。我不願意再驅逐你出宮。我若是回到堡裏。只好不帶你了。吉士道。公爺是什麼意思。公爺道。我的意思。是要回到我自己的堡裏。吉士道。無論公爺走到什麼天涯海角。我都是要跟公爺的。滿尼甘着急起來。走上前。低聲說道。你不要亂說。你要小心的想透了。再答公爺道也罷。你一定要跟我。我就帶你去。吉士道。我立刻要跟你走。我們就動身。公爺道。且慢。我們先回宮去。吉士道。爲什麼。公爺道。去拉夫人一塊走。我同你是說好的了。夫人也願意同我走的。吉士道。倘若我不陪你。你不要怪。公爺爲什麼要帶夫人走。公爺道。我纔曉得我很戀愛夫人。吉士聽了。臉色發白。說道。你既然戀愛夫人。何必要朋友呢。滿尼甘在旁。想道。這句說得好。公爺道。你還是害怕夫人同你生氣。吉士道。公爺是曉得的。是夫人要驅逐我的。公爺道。吉士。你倒有古怪脾氣。吉士道。假使是公爺處我的地位。又該怎麼樣。公爺道。我纔曉得你昨天爲什麼跳舞得不好。原來你是特爲做。

出來的叫夫人。不好看。吉士。你要小心。我要把這箇情節告訴夫人的。吉士道。公爺。只管告訴夫人。夫人已經恨我極深的了。公爺道。算了罷。你太認真了。你不過被逐。兩箇禮拜。吉士道。兩箇禮拜。穀受的了。我愁苦得要死。公爺道。你難道不能饒了。夫人麼。吉士道。我永遠不能饒的了。公爺道。吉士。你爲什麼不講理。讓我去當箇和事。老罷。你將來曉得夫人的脾氣。你就知道夫人並不恨你。其實夫人是很聰明。很有趣的。你就曉得他。雖然是箇金枝玉葉。也同平常人一樣。很喜歡說笑笑。並且他的談風最好。同他談天時候。過得很快。我保你夫人同你。和好如初。滿尼甘想道。世界上居然有這種的丈夫。公爺說道。夫人一定同你。和好如初。我要教你一箇法子。要想夫人喜歡。原是不容易的。吉士道。公爺。公爺攔住說道。你不要再同我頂嘴。不然。我們又要爭吵了。滿尼甘低聲說道。他既然要你聽他的話。你何妨就依他。吉士說道。公爺。既然這樣分付。我只好依了。公爺道。今晚夫人請客。你同我喫飯。讓我領你去見夫人。吉士道。倘若我不能依你。這樣分付。你不要見怪。公爺急了。喊道。這不

是反了嗎。吉士道。昨天夫人當着衆人待我很冷淡。公爺大笑說道。當真的麼。吉士道。我請教他。他不理我。我以後却不能不自重自愛。公爺道。不相干。喫過飯。你去換衣服。換過衣服。你來找我。吉士道。公爺一定要我來麼。公爺道。一定要你來。滿尼甘想道。他一定不食言的。大凡一箇做丈夫的人。頭腦裏有了這箇主意。是抱得很牢。不會放鬆的。可惜某詞曲家沒聽見這番話。不然一定編出一箇頂有趣的曲子來。當下幾箇人到了離宮。公爺走到一箇極清涼的房子。進門的時候。吉士說道。我幾乎忘了。我有話要告訴公爺。公爺道。什麼話。吉士道。洛奧爾奉王上之命。到英國。他託我在公爺面前替他辭行。公爺道。洛奧爾是箇好孩子。吉士。你去換衣服。就到我這裏來。假使你不來的話……吉士道。怎麼樣呢。公爺道。我要把你關在巴士狄大監。吉士大笑說道。當真的麼。你同夫人是相反的。夫人因爲不喜歡我。驅逐我。你因爲太喜歡我。要把我關監。我要好好的謝你們夫婦兩箇人。公爺道。你這箇人。真是有趣。我沒得你在身邊。怎樣好過日子。你去罷。趕快回來。吉士道。也罷。我只管去。不

過我先要約好一層。公爺道：你只管說。吉士道：我要替我的朋友的朋友求情。公爺道：他叫什麼？吉士道：他叫梅力康。公爺道：這箇名字好難聽。他要什麼？吉士道：他要在公爺府裏當差。公爺道：什麼差使？吉士道：隨便什麼都可以。他這箇人是很靠得住的。公爺道：你問得正巧。我昨天纔打發了管宅去。吉士道：何妨就叫梅力康補請。問管宅辦的什麼事？公爺道：他只要管家人，不叫他們亂來。吉士道：很像一箇祕密偵探。公爺道：是的。滿尼甘道：這正合式。公爺問道：滿尼甘，你認得這箇人麼？滿尼甘道：他是我的好朋友。公爺道：這箇人怎麼樣？滿尼甘道：他當這箇差使，很相宜的。吉士問道：這箇差使有多少進項？公爺道：我不曉得。大約全看什麼人。吉士道：這是怎麼講？公爺道：只要他是箇伶俐人。吉士道：這樣看來，公爺一定喜歡他的。他那箇人，很伶俐。公爺大笑道：只恐怕我要多花錢了。吉士：你保薦的人，很不錯。吉士道：我看是還好。公爺道：你就告訴他，差使是他的了。且慢。我要先看看這箇人。吉士道：公爺見過這箇人，還是我領他見公爺的。公爺道：我記起來了。那箇人，彷彿還好。吉士道：

我覺得那箇時候。公爺很喜歡他。公爺道。是的。吉士。我同夫人。都不是難看的人。在夫人身邊。夫人是要挑選美貌的女件。我是要挑美男子在我身邊。倘若我將來有兒女。不愁他們不長得好看。因爲我們的前後左右。都是美貌的人。滿尼甘道。公爺的識見。是很高的。吉士不響。滿尼甘走去告訴梅力康。吉士回去換衣服。公爺那時候。是非常之高興。一面穿衣裳。一面笑。一面唱。到了喫飯的時候。加倍的高興。

第一百三十回 愛安說故事

再說。公爺是五點鐘喫飯。喫了有一點鐘。喫完了飯。衆人回去換了大禮服。預備到夫人那邊。原來太后王后請客。是太過拘束。衆人雖然去。都帶點勉強。惟有夫人請客。是略爲放縱一點。誰人不願去。況且夫人打定了主意。要蓋過了太后王后。但是夫人嘴裏略帶輕薄。好挖苦人。倘若有人得罪了他。他是要挖苦那人的。又不喜歡人家在他面前。說別人的閒話。不喜歡人家擺架子。大臣們在他面前。却不敢亂說話。惟有那班小姐們。夫人們。詩人們。最喜歡這位夫人。到了八點鐘。夫人帶了女伴。

進大廳。那時候有幾位大臣世爵已經先到了。夫人四圍的看。要找一箇人。那箇人却還未到。這箇時候。公爺進來。裝扮得實在好看。滿身都是珠寶。吉士跟在身後。很有點難受的樣子。身上穿的是灰色衣服。繡的銀花。藍色鑲邊。帽子上插的是紅鳥羽。他曉得夫人喜歡這幾種顏色。故此就照着裝扮起來的。確是好看。公爺却比不上他。夫人斜看他一眼。吉士臉紅了。夫人的臉也紅了。公爺笑嘻嘻的走上前。說道。夫人。這箇人你不喜歡他。驅逐他出宮。我現在特爲帶他來見你。他是我的好朋友。我求你饒了他罷。你饒了他。我心裏纔高興。夫人四面一看問道。你說的是誰。公爺曉得是機會到了。走開一邊。讓吉士上前。吉士恭敬的很。低心下氣。欲前不前的。走上去鞠躬。夫人假裝糊塗。對公爺說道。你剛纔說被逐出宮的。就指吉士伯爵麼。公爺道。是的。夫人道。他現在來了。却使出許多手段。要人看他。公爺道。你說得太欠公道了。來罷。你饒了他罷。夫人道。我無所謂饒。公爺道。可不是。無所謂饒。吉士裝模做樣的說道。夫人心裏明白。公爺道。夫人。請你伸手出來。夫人聳聳肩。兩眼微微的一

動。伸出手來說道。你既喜歡。我就依你分付。吉士捧手一親。那箇時候。夫人彷彿是不很着急的要縮回手去。吉士也不着急的放鬆。公爺道。夫人。伯爵是很和平。無害的。不會咬你的手。旁邊的人聽了。大笑。公爺正在得意的時候。侍者來報。王上進來的。夫人站在廳中間火爐之前。兩旁就是女伴。那些大臣世爵們就在女伴身邊。另外有幾羣人。站在窗旁。梅力康得了新差使。裝扮起來。好不得意。孟小姐站在夫人左邊。梅力康特爲做出許多得意樣子來。給孟小姐看。夫人同兩位小姐說話。公爺又同夫人說話。一聽說是王上來了。他就躲到後頭去。拉小姐也站在夫人左邊。在孟小姐格小姐之間。因爲這兩天出的事體太多。他常常的哭。把眼睛也哭紅了。只好拿扇子遮臉。王上進來的時候。各人向後略退。夫人上前迎接。一面向左邊看。吉士糊裏糊塗。以爲是夫人看他。十分高興。誰知是夫人要偷看拉小姐。果然看見拉小姐神色不安。王上進來。那些夫人小姐們都鞠躬見禮。王上是非常之高興。彷彿是今天晚上。暫且丟了王上的身分。人人見王上這箇樣。都很高興。愛安是樂不可支。

穿的是玫瑰紫的衣服。覺得好看的了不得。看看格小姐穿的衣服。也是玫瑰紫的。更加高興。這種事體。原是不足爲奇的。他是早從裁縫或是女僕嘴裏。打聽出來的。愛安的兩隻眼。是不離格小姐身上。王上見了夫人。先說幾句恭維話。請夫人坐下。大臣們走過來。圍住王上。路易問公爺洗澡舒服否。一面兩眼看住夫人小姐們。說道。有幾位詩人。拿他們洗澡的事。做了幾首詩。內中有一位詩人。名叫羅利。大約同一位水仙很親密。詩句說得很有趣的。說到這裏。內中有一位女客。臉紅了。王上四圍的看。孟太理是有膽的。看見王上兩眼只管看拉小姐。夫人不由分說。一連問了王上許多話。其意是要王上只對他一箇人說話。王上心裏是很着急。却沒得法。夫人問道。陛下是一國之主。什麼事都曉得的。水仙對羅利說的什麼。陛下何妨告訴我們。王上道。我不敢對你說。恐怕說了。你要臉紅。愛安的記性是好的。還許尙未忘記。假使忘記了。他自己可以補上。因爲他也很是箇詩人。愛安因爲自己戀愛的事。心裏忙的了不得。忽然聽見王上把他指出來。心裏忙亂。不曉得應該怎樣恭維公

爺夫人。愛安又看了格小姐幾眼。說道。倘若我忘了水仙對羅利所說的話。望陛下恕罪。陛下既然都忘記了。我那裏能彀記得呢。夫人有點不高興。愛安道。夫人。水仙說的什麼話。我們可以不管。我們還是留心花仙罷。他們的故事。那纔多咧。夫人道。我很想聽聽。愛安道。夫人要聽。是要問花仙的。因為他們終天住在樹林裏。夫人道。是的。那些花仙最喜歡說話。愛安道。是的。不過他們所說的故事。是很好聽的。我們可以不必怪他們多話。夫人道。他們說得好聽麼。愛安。你倒引動我好奇心了。假使我是王上的話。我一定要你說給我們聽。愛安道。王上分付。我無不遵的。公爺說道。原來你懂得花仙所說的話。你的運氣真好。愛安道。我很懂得。夫人道。請你說。王上心裏有點不安。看見衆人都想聽。有幾箇裝咳嗽。有些偷看女伴。衆人都不響。在那裏靜聽。愛安自己曉得最會說書的。看見衆人這箇樣。只好大着膽子。說道。王上若是准我說的話。我先要告訴夫人。凡是花仙。都是最喜歡住在橡樹下的。據古時的神話說起來。花仙所住的。都在那些極大的橡樹。看官要曉得。愛安先說幾句話。

做箇引子。是明明的告訴衆人。他所說的是那天晚上橡樹下偷聽的故事。自然要聽的人很多。也有幾箇人。心裏亂跳。很不安的。夫人說道。看來芳田浦這箇地方。花仙一定不少。因爲這裏大橡樹很多。一面說。一面斜看吉士。愛安道。夫人說的不錯。我要說的。就是本地風光。我說的花仙。就住在離宮的大樹林裏。夫人道。原來是近的事。我們都要聽。愛安道。讓我從頭說起。於是說道。從前我們這箇芳田浦地方。有一箇村子。村子裏有兩箇牧羊的人。內中有一箇叫做特西。從祖上下來。該了許多地。他這箇人年紀又輕。相貌又美。又有才能。故此四圍的牧羊人。都當他是箇王上看待。這箇人又有力量。又有膽子。騎馬格鬪的本事。是一時無兩的。他騎在馬上。提起長槍。好像是一位太陽神。是無人敢當的。衆人聽了。都曉得他說的是王上。大聲喝采。路易第十四。是最喜歡恭維的。聽了自然是高興。愛安又說道。不獨遠近的牧羊人佩服這位特西。……王上道。我以爲你說的是芳田浦牧羊人。夫人道。愛安原先說的是芳田浦牧羊人。我說這位特西。是天下無雙的。王上聽了。忘記了是聽

說故事。以爲是夫人恭維他。對着夫人鞠躬。愛安又說道。遠近的女人。無不喜歡他。他一言一動。都是能迷人的。愛安說到這裏。曉得王上是非常之高興的。暫停一停。看王上怎麼樣。夫人催他往下說。愛安道。特西有一箇親信的朋友。名叫阿明德。夫人說道。我們聽聽這箇阿明德。是箇什麼路數人。愛安道。阿明德自言是比不上這位特西。他不過是箇忠心的人。那位牧羊人。有什麼祕密話。告訴他。他只知道這位英雄相信他。他更小心。要他更相信。夫人道。你說了半天。不過說阿明德是箇靠得住的人。你却並沒告訴我們。他的樣子。愛安鞠躬說道。阿明德的年紀。比特西略爲大些。老天却也並不虧負他。他却並無大志。不過只要人戀愛他。看來他這箇人也還值得戀愛。說到這裏。兩眼看格小姐。格小姐却不理他。衆人看他描寫自己。也還謙讓。却很喝采。王上也點頭微笑。愛安又說道。有一天晚上。特西帶着阿明德。在樹林裏散步。談的都是戀愛之事。衆位夫人小姐要曉得。我只能把花仙告訴我的話。告訴衆位。這兩箇人。走到樹林深處。以爲是人跡不到之地。忽然聽見有人說話。衆

人都知道是說到最熱鬧的地方。很留心聽。夫人只管看孟小姐格小姐。愛安道。那兩人留心一聽。原來是牧羊童女說話。他們在那樹林深處。談論羊的好壞。衆人聽了大笑。王上對住格小姐微微的笑。愛安又說道。那位花仙告訴我。樹林深處。有三位年輕美貌的牧羊童女。夫人道。他們叫什麼名字。愛安說道。他們的名字麼。夫人道。那兩位既然有名字。這三位也該有名字。愛安道。衆位要曉得。這不是我自己的故事。全是花仙告訴我的。夫人道。花仙叫他們什麼。難道把他們的名字忘記了麼。愛安道。夫人。不是忘記。有時洩漏了女人的名字。是大罪過。夫人道。這一趟。我恕你無罪。你可以把他們的名字告訴我們。愛安道。那三位牧羊童女。一位叫做斐禮斯。一位叫阿瑪禮。一位叫格樂提。夫人道。名字是很好聽的。不曉得他們的相貌怎麼樣。愛安覺得有點爲難。夫人道。你只管說。陛下看是不是。路易第十四。心裏也有點不安。不過事到其間。只好讓他說。不過心裏很盼望愛安。把內中的一位。說得加倍好些。故此就分付愛安說。

第一百三十一回 夫人說故事

再說。因爲夫人同王上都要他說。那三位牧羊童女的相貌。愛安先看看孟小姐。說道。那位斐禮斯。長得不黑不白。不長不短。不太古板。也不太跌宕。他雖然是箇牧羊童女。却是有王家女子的聰明。籠絡男子的手段。是極好的。他很像一箇小鳥。有時飛得很低。幾乎到地。有時飛得很高。有時飛到樹枝上。打鳥的人。雖然很想捉他。却無奈他何。衆人聽了。都曉得他是說孟小姐。孟小姐明白。他是說自己。却很入神的聽。裝糊塗。夫人道。正是這箇樣麼。愛安道。我說的不過是箇大概。原可以添上許多枝葉。但是我不要得罪那位牧羊童女。只好說第二位。夫人道。我們很留心的聽。請你說罷。愛安道。阿瑪禮在那三位之中。年紀算是最大。說到這裏。趕快說道。今年却還不到二十歲。格小姐聽見他說年紀最大。繃了眉頭。很不高興。後來聽他說年紀不到二十歲。又微笑了。愛安道。這一位身材長得很高。頭髮是很長的。很像古時希臘仙女。脾氣是很驕的。倒像一位神女。不像是箇牧羊童女。在古時仙女中。他最像

獵神。

神女

有一天。有位仙童睡着了。這位獵神。把他的弓箭偷了。不去射林裏的妖怪。

却去射那些牧羊男子。夫人道。好狠心的童女。我恐怕他有一天。要傷害了自己。愛

安道。牧羊男子們。都是這樣想。夫人道。阿明德大約也是這樣想。愛安道。阿明德的

膽子很小的。他假使心裏有這種的意思。別人也不能曉得的。他是深藏不露的。衆

人聽了。都喝采。夫人道。請你說格樂提。古時的詩人。不過略爲說過幾句。我要你說

得詳細一點。愛安道。我那裏比得上古時的大詩人。夫人既然要聽。我只好說的了。

夫人道。你往下說罷。愛安道。這一位牧羊童女。臉色長得雪白。頭髮是金黃色。相離

很遠的時候。就聞着髮香。兩隻眼是天青色。說不出那種柔媚神氣。他若是一縷眉。

天地都爲之減色。若是一笑。就如暮春三風。百花齊放。羣鳥爭鳴。無論是天上是地

下的男子。若是被這位童女戀愛。真是到了極樂世界了。夫人同衆人很留心聽。愛

安說到這裏。夫人却不喝采。餘人也只好不喝采。公爺却曉得愛安恭維童女太過。

恭維牧羊人太少。愛安自己以爲是十二分描寫。衆人一定喝采的。誰知不然。他倒

有點不安。後來還是夫人說道。陛下看這三位牧羊童女怎麼樣。路易要恭維愛安。却不要犯着自己。答道。據我看來。阿瑪禮是很可愛的。公爺道。我最喜歡斐禮斯。那位牧羊童女。一定是很好頑的。衆人聽了大笑。孟小姐滿臉通紅。夫人問道。這三位童女。在那裏說什麼呢。愛安說道。他們談自己的心事。夫人道。你是最會說的。好好的對我們說。不要一句就說完了。愛安因爲剛纔等人喝采。却沒得人喝采。心裏是着實的不高興。現在夫人恭維他。他氣纔平下來。說道。三位童女說戀愛雖是件極冒險的事。沒得戀愛。却又過不了日子。夫人道。怎麼樣呢。愛安道。他們說。可見戀愛。是箇不得不有之事。夫人道。難道他們沒說出點界限來麼。愛安道。有的。他們說。最要緊的是能自由揀擇。阿瑪禮說。沒得戀愛。也可以過快樂日子的。不過後來他却說很喜歡一箇牧羊男子。夫人問道。他喜歡的是特西。還是阿明德。愛安道。他喜歡的是阿明德。但是那媚眼。格樂提。這箇也不喜歡。那箇也不喜歡。天下的人都不喜歡。惟有喜歡特西。他說。特西如同樹中之橡。花中之蓮。人中之王。出類拔萃。沒有比

得上他的。誰知他所說的話被特西聽見了。非常之高興。這就是那天晚上在大樹下。兩箇童女。不知不覺的。把心中之事。都說出來了。夫人微笑說道。你說完了麼。愛安道。我說完了。盼望說得還中聽。沒糟蹋夫人的時候。夫人道。伯爵。你說得很好聽。可惜說得太短了。你只好轉述仙女告訴你的話。愛安道。是的。夫人道。你可曉得。你回去的時候。在半路上。遇見一位水仙。那位水仙。看來好像是很不相干的。誰知他所曉得的。比仙女還要清楚。衆人聽了。說道。還有水仙麼。夫人道。是的。那位水仙。就住在那大橡樹不遠。愛安同王上彼此傳遞眼色。夫人道。離橡樹不遠。有一條小河。河的兩岸。百花怒放。那位水仙。就住在這箇地方。王上心裏很有點不安。說道。我曉得你所說的那小河。夫人道。我告訴你們的故事。是很靠得住的。因爲我從那裏經過。水仙把我攔住了。愛安道。攔住夫人麼。夫人道。是的。水仙告訴我許多話。是愛安不曉得的。公爺道。夫人。請你說罷。一定是很好聽的。夫人對公爺鞠躬。說道。我恐怕不如愛安說得好。我的記性也恐來不及。路易第十四。曉得夫人所說的故事。不會

放鬆他的。却又不好止他。只好說道。我們都很願意聽。夫人道。你們要記得。我所說的。都是水仙告訴我的。但是那位水仙。是很好頑的。一面告訴我。一面大笑。倘若我說故事的時候。也笑了。你們却不要見怪。王上同愛安。覺得衆人聽了這番話。先就有點笑意。知道其中必另有緣故。於是夫人說道。我在路上走的時候。看見路的兩旁。全是花。我就曉得。我所走的。就是剛纔那兩位牧羊人所走的路。王上聽夫人這樣說。曉得他要說出些令人難堪的話來。在那裏咬牙叫苦。夫人道。我在河邊走過的時候。水仙原在那裏唱。見我來了。拉拉我的裙脚。我原想不理他的。念他是位水仙。就立住脚。聽他說。他一面笑。一面說道。夫人可曉得。有人在我這箇河邊唱一齣小戲。實在是好笑。有兩箇牧羊男子淘氣。上了三箇牧羊童女的當。王上聽了。臉上的顏色發紅。愛安是聽得很入神。夫人道。那兩箇牧羊人。跟着那三箇童女。這原是很不該做的事。夫人小姐們。一定以我的話爲然的。王上點頭。夫人道。那三箇童女。看見那兩箇牧羊人。在樹林裏穿過來。因爲有點月色。認得兩箇牧羊人。是誰。衆人

大笑。夫人道：你們大笑了。先不要笑。後頭還有好的。咧。路易第十四臉無人色。愛安是一額汗。夫人小姐們是低聲的笑。夫人說道：三箇童女曉得那兩箇人跟在後頭。就坐在大橡樹之下。等到那兩箇淘氣人走得近了。聽得見他們說話。他們就裝出很放肆的樣子。各人說各人心中之事。就說是他們怎樣戀愛。那兩箇牧羊人。那兩箇人。獸頭獸腦的。當真相信童女的話。大廳上的人。男男女女。聽了無不大笑。路易第十四是滿面怒容。愛安神氣很不安靜。王上伸直了腰。說道：夫人。這件事的確是好笑。你說得更好笑。但是你可懂得。那水仙說什麼。夫人道：愛安既可以懂得仙女說什麼。我自然也懂得水仙說什麼。王上道：你要記得。愛安是要當學士的。故此要學許多學問。有許多是你不必曉得的。水仙的語言。你就許是不曉得。夫人道：我却很小心。我原恐我許不全懂得水仙的話。我又曉得水仙是會說各國的話。我就煩他對我說美國話。我又把孟太理格小姐拉小姐三箇人拉了來。又煩水仙用法國話。再告訴他們一遍。王上道：水仙說了麼。夫人道：水仙同我很要好的。對他們說了。

你若不相信。問問他們三位。回頭對三位小姐說道。水仙告訴你們的話。是否同我。剛纔對你們說的。是一樣。斐禮斯是不是的。我說錯了。我說的是孟太理。孟小姐立。卽答道。是的。夫人。又問道。格小姐是不是的。格小姐低聲答道。是的。夫人。又問。拉小姐。道。拉維力是不是的。拉小姐曉得。王上兩眼看住他。又不敢認。說是的。又不敢說。謊。只好點點頭。路易第十四看見這箇情形。糊塗起來。愛安心裏也很不舒服。只好勉強說道。這一齣小戲。演得果然好。王上聲音很啞的說道。那兩箇人好偷聽女孩兒的話。是該這樣受罰的。我看自從特西同阿明德兩箇人偷聽了女孩兒說話之後。沒得敢再偷聽的人。我是不來的了。衆位看怎麼樣。衆人都答不敢偷聽。夫人因爲這件故事。說得有力。王上聽了很難受。夫人非常之高興。公爺只曉得故事好聽。却不曉得內裏的情形。回頭對吉士說道。你看怎麼樣。你可憐特西同阿明德麼。吉士道。我很可憐那兩箇人。因爲戀愛之事。是最快樂的。那怕是假的。也是很快樂的。沒得戀愛。人生就沒得樂事了。那兩箇牧羊男子。以爲有人戀愛他。樂的了不得。

後來纔曉得是人家騙他們的。當做笑柄。我看是很可憐的。王上道。吉士。你的話說得不錯。那兩箇人不過有點淘氣。不應該受這樣的重罪。夫人說道。我盼望陛下聽了。不要生氣。路易道。我並不生氣。那位水仙說的既是實話。還有三位小姐做見證。我聽了是很喜歡的。一面說。一面兩眼看着拉小姐。拉小姐覺得非常難受。若不是孟小姐扶住他。就要倒在地下。王上却並沒留心。站起來。告辭。回到自己房裏。格小姐膽子比拉小姐的大。一點也不露出來。

第一百三十二回 拉小姐之信

再說。王上走回自己房裏。十分生氣。衆人都有點害怕。惟有公爺夫人。一點也不詫異。他因爲王上敗盟。特爲借這箇機會。說那件故事。叫他難受。要他知道戀愛的事。是不能翻覆的。公爺夫人。名分是甚高的。王上要同他親密。還不算失身分。若是同夫人的女伴親密。那就是很失身分。上下人等都要看不起他的。路易第十四這箇人。是很講自重的情愛。却不甚能動他。公爺夫人是很曉得王上的脾氣。想出這箇

報復的法子。報復得很透切。說到公爺夫人。他原不是箇度量淺窄。好事報復的人。不過年輕。好熱鬧。好人恭維。王上的意思。原是很看不起這位拉小姐的。說到相貌同籠絡的手段。拉小姐原比不上他。說到位分。又更比不上了。夫人的意思。原要在法國宮闈。佔第一箇位子。如何肯讓拉小姐。蓋過他的面子。有些好用心的。以爲是王上一定真戀愛拉小姐。不然。夫人不會用這種辣手。當着衆人的面。挖苦王上的。其實夫人不過要王上曉得。如果要同夫人反對。夫人是很有手段。可以使王上不安的。又要叫王上曉得。王上的位分。雖然很高。相貌雖然很美。也是不能隨便對待宮裏的夫人小姐們的。因爲有這幾層意思。故此先同女伴們說好。演出這一段小戲來。路易第十四。自從馬薩林死後。大權獨攬。從來沒受過別人的磨折。這算是第一趟受挫。假使是大臣們叫他受挫。他可以大發雷霆。把他們關在巴士狄大監。但是這一趟挫折他的。不過是幾箇鄉下的女子。況且又是件笑話。要想發作。又不好發作。只好忍受。論到事體的根由。原是路易不對。他的弟婦纔初進宮。他就使出

許多手段去戀愛他。兩箇人互相盟誓之後。不到幾時。王上就把夫人撇開了。難怪夫人要生氣。雖然這樣說。路易心裏是很難受。起初以爲拉小姐果然是真心的戀愛他。他覺得非常之高興。感動了無限的愛情。如今纔曉得全是假的。先串通了。頑笑他。王上在房裏。很生氣。愛安躲在房角上。不敢動。王上很怒的。對他說道。你叫我上當。被他們騙了。愛安渾身發抖。說道。請陛下不要生氣。女人們的舉動。是難料的。王上道。愛安。你錯了。我並不生氣。我不過因爲被兩箇女孩兒騙了。覺得很無謂。我們好好的。爲什麼被他們騙了。愛安道。我看見陛下很動情。我……王上道。說什麼。我那裏動情。我的心早已在……說到這裏。不往下說。恐怕愛安探出他的心事。隨後說道。我並不怪那女孩子。我曉得他的心。早已有了戀愛的人了。愛安道。是的。他戀愛洛奧爾。我早已告訴過陛下的。王上道。我早已曉得了。德拉費伯爵自己特爲走來對我說。要我在他們兩箇人的婚約上簽字。等到洛奧爾回來。我就叫他們成親。我們現在不必再談這件事罷。愛安道。這件不幸之事。我們只好不再談的了。王

上歎氣說道。不談這件事。原也不難。愛安道。我先要做幾首歌。夫人見了。一定歡喜的。王上道。你就去做罷。做好唱給我聽。我因爲這件事。心裏有點亂了。聽你唱新歌。倒可以養心。王上的話還沒說完。聽見有人敲門。愛安退後幾步。王上喊道。進來。就有一箇內侍進來。送上一封信。王上問道。誰人的信。內侍說道。我不曉得。是一箇侍臣交給我的。王上接了信。打開一看。看看信後的簽字。十分詫異。愛安走過來。王上打發內侍出去。自己讀信。讀完之後。喊道。可了不得。愛安道。陛下有病麼。王上道。不是的。你來讀信。愛安接過來。一看。信後是拉小姐簽字。喊道。拉小姐的信。王上道。你只管讀。愛安讀信。信上說道。我先求陛下恕我冒昧之罪。但是我不能不寫這封信。我回到房裏。憂苦萬狀。今求陛下俯賜召見。以便將實情上告。下寫拉維力。王上把信接回來。說道。你看怎麼樣。愛安也沒了主意。說道。我也不曉得怎麼樣好。王上道。你總該有點主意。愛安道。我看是拉小姐恐怕王上生氣。有點害怕。王上道。害怕什麼。愛安道。他們女孩兒家。因爲太膽大妄爲了。拿王上來開頑笑。不能不害怕。王上

道。我看不是的。愛安道。陛下的見解。自然是比我的好。王上道。拉小姐的意思。流露行間。是要從無字的地方着想的。剛纔公爺夫人見客的時候。我看出一點……說到這裏。不往下說了。愛安道。陛下自然是傳他來見。王上道。這箇不好。愛安道。陛下打算怎麼樣。王上道。你披上罩袍。你曉得女件們住在什麼地方。愛安道。我曉得。王上道。你可曉得怎樣進去。愛安道。這一層。我却不曉得。王上道。你大約曉得有一箇人。可以讓你去。愛安道。這另是一件事。我却認得一箇男人。他同女件們很熟的。王上微笑。說道。大約是同格小姐很熟的。愛安道。可惜不是的。他同孟小姐很熟。王上道。那人叫什麼。愛安道。他叫梅力康。王上道。這箇人靠得住麼。愛安道。我看是靠得住的。我看他身邊總有鑰匙。因爲我替他出過力。他一定要出力幫我忙的。王上道。好極了。我們走罷。愛安道。我遵命。於是路易披上愛安的罩袍。把自己的罩袍給愛安穿了。兩箇人慢慢的下樓。愛安跟在後頭。

第一百三十三回 拉小姐之戀愛

再說。愛安走到樓梯口。叫一箇侍者去喊梅力康。過了十分鐘。梅力康慌慌張張的跑來。王上先躲在黑暗處。愛安走上前。對梅力康。把來意說明。梅力康搖頭。說道。你要我領你到女件的房間麼。愛安道。是的。梅力康道。你先要把私探女件的意思。告訴我。愛安道。那却不能。我昨天幫你忙。你只好當我是箇好朋友。今天也要替我幫點忙。梅力康道。我昨天却把我的意思先告訴你。我不過是不要在露天之下睡一夜。這不算什麼要緊的事。你現在的事。却不許我曉得。你有什麼意思。愛安道。梅力康。假使我是可以告訴你的。我自然告訴你。梅力康道。既然這樣。你想進去。孟小姐房裏。是萬萬不能的。愛安道。爲什麼。梅力康道。你看見過。我在牆頭。同孟小姐調情。你還不明白麼。我若是把你領到我戀愛的女人的房間。我成了箇什麼人呢。愛安道。我不過同你要鑰匙。你怎麼曉得我是一定要找孟小姐。梅力康道。然則你到底要看誰。愛安道。房裏不止孟小姐一箇人。梅力康道。是的。愛安道。房裏還有拉小姐。梅力康道。你同孟小姐沒相干。同拉小姐也沒相干。只有兩箇人。我可以給鑰匙。一

箇就是波拉治子爵。一箇就是王上。這箇時候。王上從黑影裏走出來。半露單袍。說道。你就把鑰匙交給我罷。孟小姐同你兩箇人下樓去。我們登樓見拉小姐。梅力康看見是王上。不禁詫異。鞠躬喊道。陛下。王上微笑。說道。你剛纔不肯交鑰匙。現在忽然又交出來。我都不怪你。梅力康上樓。說道。請陛下分付。王上道。你去喊孟太理下樓。却不許你對他洩漏一點消息。梅力康答應了。上樓去。王上忽然想起來。就跟住梅力康上去。等到梅力康到了房門口。王上也到了。梅力康走進去。房門半開。王上看見拉小姐。坐在一把交椅上。孟小姐對着鏡子理髮。一面同梅力康說話。王上開了房門。走進去。孟太理聽見房門響。嚇了一跳。一看是王上。趕快就跑了。拉小姐看見王上也嚇了一跳。站起來。隨即又倒在交椅上。王上慢慢的走到拉小姐面前。說道。拉小姐。你要見我。我特爲前來。聽你有什麼話說。你只管說罷。愛安那箇時候。也上了樓。躲在門後。只聽見房裏說話。却看不見人。就在門外把守。拉小姐驚魂不定。好容易纔說出話來。說道。陛下恕我的罪。路易第十四說道。恕你什麼罪。拉小姐道。

我犯了大過。不是的。我犯了大罪。王上道。沒有的事。拉小姐道。我得罪了陛下。王上道。你並不得罪我。拉小姐道。我曉得。我自己得罪了陛下。我要解說明白我心裏並不想得罪陛下。王上道。拉小姐。你先要告訴我。你做了什麼得罪我的事。我是猜不着的。是不是因爲你們女孩兒淘氣。得罪了我。你是不是拿少年男子來開頑笑。這不算什麼。別的女子處你的地位。也要這樣做的。拉小姐道。我很感激陛下。王上道。這是怎麼講。拉小姐道。因爲假使我當真的是開頑笑。不能是無意的。王上一面退後幾步。說道。你要見我。就是要對我說這幾句話麼。拉小姐走上前。兩眼含淚。說道。陛下都聽清楚了麼。王上道。聽什麼。拉小姐道。大橡樹下所說的話。王上道。我聽得清清楚楚。一字也沒漏。拉小姐道。陛下聽了我所說的話。以爲我是有意騙陛下麼。王上道。是的。拉小姐道。難道陛下不曉得。我們這樣可憐的女孩子。有時要聽人分付的麼。王上道。我說的話。你不要怪。我就不懂。爲什麼在大橡樹下。能穀那樣自由說話的人。怎麼樣要聽別人的分付。拉小姐道。倘若人家恐嚇……王上道。什麼。恐

嚇你麼。誰敢恐嚇你。拉小姐道。自然有可以恐嚇我的人。王上道。我國裏的人。那箇可以恐嚇你。拉小姐道。陛下左右位分很高的人。以爲可以躡踢我。王上道。如何躡踢你。拉小姐道。把我驅逐了。毀壞我的名譽。王上道。你只管一面說人害你。一面開脫自己。却使不得。拉小姐喊了一聲。王上道。是的。你要開脫自己。原是很容易的。你爲什麼要說別人。以爲開脫自己的地步。我看你這樣辦法。心裏很難受。拉小姐道。我告訴你的話。你還不相信。王上不響。拉小姐道。陛下認了罷。王上道。我是不相信。拉小姐喊了一聲。合了兩手。說道。陛下不信我。王上又不響。拉小姐臉色變了。說道。原來你相信我。特爲做出許多事來。同你開頑笑。王上道。其實算不了什麼。頑笑原無大害。拉小姐道。王上不相信我。王上道。我不能信你。我不肯信你。拉小姐道。上帝可憐。王上道。你聽我說。這件事很容易解說的。你一定說王上追趕我們。要偷聽我們說話。我們將計就計。同他開箇頑笑。他性情溫和。一定會上當的。拉小姐忍住哭。兩手蓋住臉。王上還是不管。往下說道。我就裝做戀愛他。王上是箇老實人。又自騰

自傲的。一定是要相信的。好好的讓我們取笑他一場。拉小姐哭了。說道。他相信這種意思。王上又說道。你的意思。以爲如果王上認真起來。對人自鳴得意。宮裏的人。更看不起王上。我的戀愛人聽了。更高興。拉小姐聽了。王上這番話。十分着急。喊道。陛下。我求你不要再說了。難道你不看見你這番話。要把我氣死了麼。王上這箇時候。心裏有點軟下來了。說道。你不過是說笑話。拉小姐忽然跪在樓板上。合掌哀求。王上說道。我甯受無恥之罪。不受不忠之罪。王上不動。說道。你做什麼。拉小姐道。大約。你是要我毀壞了名譽。你纔相信我公爺夫人對你所說的話。全是假的。只有我在橡樹下所說的話……王上道。怎麼樣。拉小姐道。是真的。王上喊道。拉小姐。拉小姐。這箇時候。忘其所以。喊道。我就是羞媿死了。死在你眼前。我也是要說的。我戀愛你。我當真的是戀愛你。王上道。你戀愛我麼。拉小姐道。我第一趟看見你。我就戀愛你。我在孛洛阿。很不得意的時候。你看了我一眼。我就戀愛你。我曉得。我不過是一個鄉下女子。不該戀愛王上。更不該對王上說出來。你藐視我也。隨你。你辦我的罪。

也。隨。你。不。過。你。不。要。說。我。拿。你。來。開。頑。笑。我。們。家。裏。向。來。是。忠。義。的。我。戀。愛。王。上。……
：。我。要。死。了。拉。小。姐。這。箇。時。候。太。過。動。情。支。持。不。住。話。也。說。不。出。來。倒。在。樓。板。上。路。
易。第。十。四。聽。他。說。得。如。此。淋。漓。盡。致。的。自。然。是。深。信。拉。小。姐。當。真。的。戀。愛。他。一。點。都。
不。懷。疑。心。裏。亦。十。分。感。動。把。臉。藏。在。兩。手。中。後。來。覺。得。拉。小。姐。拉。住。他。他。情。不。自。禁。
把。拉。小。姐。扶。起。來。摟。住。他。拉。小。姐。這。箇。時。候。暈。倒。在。王。上。身。上。頭。靠。住。王。上。的。肩。膀。
王。上。一。驚。喊。愛。安。愛。安。跑。進。來。裝。做。擦。擦。眼。淚。幫。着。王。上。把。拉。小。姐。放。在。椅。子。上。替。
拉。小。姐。搓。手。拿。冷。水。澆。他。的。臉。愛。安。說。道。拉。小。姐。不。要。氣。了。王。上。相。信。你。的。話。王。上。
不。怪。你。來。罷。你。不。要。太。感。動。王。上。王。上。是。最。容。易。感。動。的。王。上。的。心。是。最。軟。的。拉。小。
姐。可。了。不。得。了。王。上。的。臉。色。變。了。死。灰。了。拉。小。姐。還。是。不。動。愛。安。道。拉。小。姐。當。真。的。
你。自。己。也。要。用。點。力。量。我。哀。求。你。不。要。氣。倒。了。倘。若。是。王。上。也。要。暈。倒。了。我。却。要。去。
請。醫。官。那。就。鬧。得。不。成。樣。了。我。的。好。寶。貝。小。姐。你。動。動。罷。你。趕。快。動。動。罷。愛。安。自。問。
是。用。盡。平。生。的。本。事。去。相。助。誰。知。拉。小。姐。還。是。不。動。後。來。還。是。王。上。跪。在。拉。小。姐。面。

前提住拉小姐的兩隻手拉到嘴邊親了好些趟。拉小姐纔慢慢的醒過來。微開淚眼含笑問道。陛下恕了我麼。王上說不出話來。愛安曉得不便在房裏。很想退出來。他一看。就曉得王上十分動情。拉小姐站起來。說道。我是對得起陛下的了。我如今只求陛下讓我到庵裏當尼姑。我只要活在世上一日。我總還是戀愛陛下。保佑陛下。王上說道。不能。你一定要住在宮裏。戀愛我。保佑我。你一生的快樂。有我照應。我戀愛你。我對你發誓。拉小姐喊道。陛下。陛下。王上見他還有點懷疑。什麼都不管。還是拚命的親手。愛安只好躲起來。後來拉小姐說道。陛下不要誤會我的意思。王上退後一步。說道。我可以對你發誓。無論天下有多少人。我最尊敬的就是你一箇。所有宮裏的人。我最看重的。就是你。隨後拉着拉小姐的手。鞠躬說道。小姐。你讓我親你的手。說完。很恭敬的在拉小姐手上輕輕的親了幾下。於是對着拉小姐說道。從今以後。你歸我保護。我有什麼對不起你的事。你可以不必對人說。人家對不起你的事。你也不必計較。從此以後。你所處的地位最高。沒得人比得上你。說完。喊愛安

道。你過來。拉小姐也要當你是箇好朋友相待。愛安對拉小姐鞠躬。說道。拉小姐當我是箇朋友。我是最高興的。王上對拉小姐說道。暫別了。我去喊你的同伴來。我盼望你以後。每夜祈禱的時候。也替我祈禱。拉小姐道。陛下。我從此以後。我心裏只有你是最可寶貴的。王上聽了這箇話。非常之高興。拉了愛安。就趕快的下樓。這樣結果。原是出公爺夫人意料之外的。